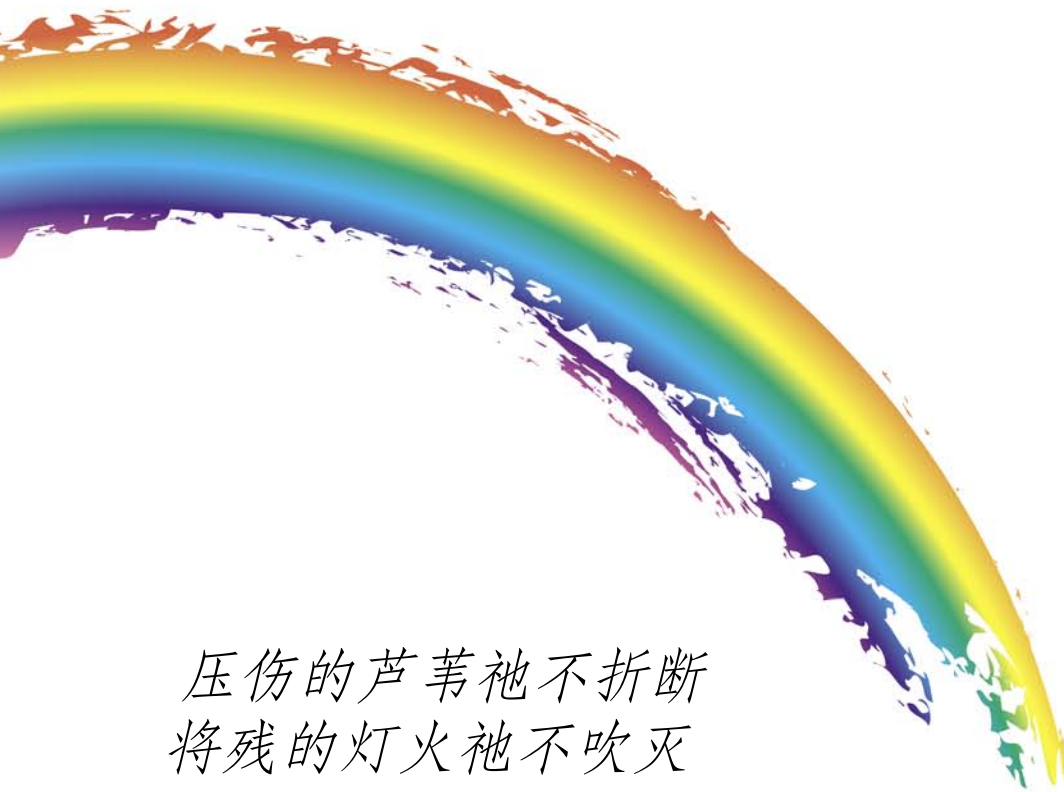


教会

Mar. 2007 2007年3月第2期

Church China
总第4期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圣经辅导专刊



教会 双月刊

ChurchChina

圣经辅导专刊

2007年3月第二期 总第四期

Mar. 2007

www.churchchina.org

2007年3月第2期总第4期

主办



编辑



《教会》编辑部
cc@churchchina.org

本刊为网络杂志《教会》的下载打印版。欢迎访问本刊主页 (<http://www.churchchina.org/>), 下载本期及以往各期内容。

版权声明：

本刊文本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及营利性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转载，但须注明出处及链接 (URL)。

仅供内部交流，请勿用于营利目的。

目录

卷首

03 安笛 / 从哀歌到赞美

综述

06 洪奕蕾 / 认识圣经辅导

12 林慈信 / 圣经辅导运动简史

神学

14 林慈信 赵辰 / 圣经辅导的神学根基及争论

心路

20 彩虹 / 我的教会“辅导”体会

24 小卫星 / 是谁战胜了歌利亚？——给 debar 的一封信

实践

34 爱德华·韦尔契 / 如何帮助忧郁者？

争鸣

41 董建林 / 圣经辅导、教牧辅导与心理咨询的关系

51 大卫·鲍力生 / 人类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心理辅导是神学问题

使命

62 理查德·巴克斯特 / 个体性牧养工作的意义



从哀歌到赞美

文 / 安笛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
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

——耶 15:18

在诗篇八十八篇中，作者希幔濒临死亡，昼夜在神面前呼求，眼睛因困苦而干瘪，天天向神举手，一切知己好友也远离，甚至永别人间。最后，只剩下黑暗是他讲话的对象，黑暗成为他唯一的朋友。每次读这诗篇时，好像读出自己的心与许多在忧伤沮丧中的人的心。很多弟兄姊妹在经历沮丧忧郁时，难以面对自己，而他们身边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帮助他们。

一位圣经辅导的教授谈到，非洲人很少有沮丧症，但是在所谓“现代文明进步”的国家，相当多的人却有沮丧的现象。关键在于，当我们能掌控的资源越多时，我们就越期望能长期拥有，这是我们内心深处想掌权作王的欲望。现代人要作神的心，其实越来越强，一旦事与愿违时，我们就从高峰跌下，为所失去的沮丧不已。但是在非洲，人们知道自己不是王，更不是神，反而比较能安然的面对一切苦难，而且也较谦卑地领受一位与他们同受苦难的神。

沮丧其实是个神学问题，这是神赐下机会，让人没有任何迂回地步的来面对他。人可以选择否定过去，将痛苦的过往一刀切开，保持距离，以期安全，结果伤痛往往变成冷漠；人也可以选择否定神或离弃神，结果伤痕经常变成莫名的恐惧；即使不否定神，会继续会怀疑神是否喜怒无常，因为不知道下一个苦难何时临到，神仿佛成了他最恐怖的敌人。但是，当人选择呼求神时，这伤痕却成了对话，敞开心去认识神的奇妙可畏，神就会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耶利米领受神的呼召，向以色列百姓宣告应该向巴比伦敌人投降，因为是以色列自己的罪遭来神的审判，结果全国上下，从君王、祭司到假先知百姓都要消灭他，连自己的父家都使诈要陷害他。五十年来，他都没看见他所宣告的实现，整天被陷害伤害，随时面临丧命的危险，神所应许的——他要成为铜墙铁柱，神要拯救他，使他胜过全国——都一点没有痕迹。于是耶利米沮丧起来了，向神哀歌，争辩恶人何为亨通，特别是父家的奸诈，甚至怀疑神也以诡诈待他，他咒诅敌人遭害，最后咒诅自己的生日，怀疑自己存在的目的。我们很纳闷为何耶利米后来不但没有自杀，反而继续传讲神的道。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耶利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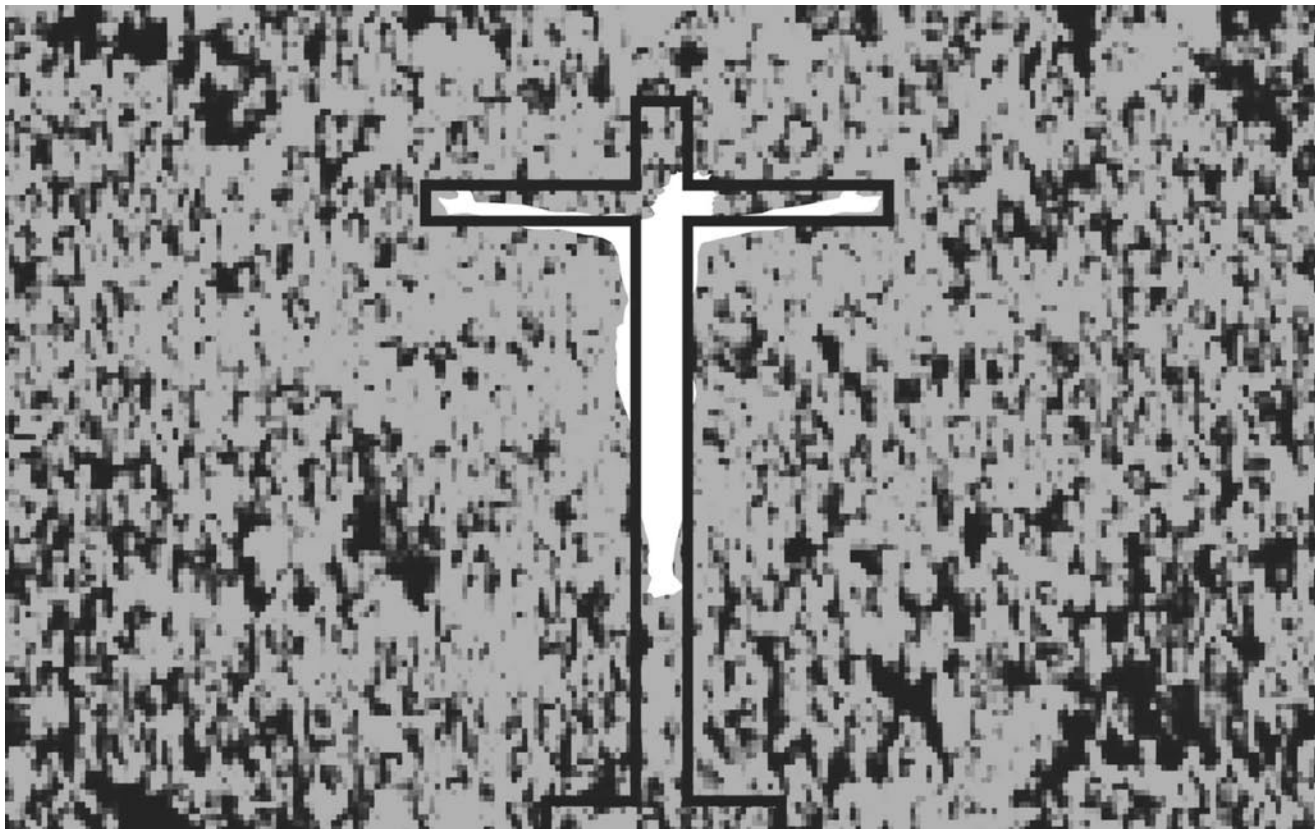
其实耶利米对沮丧的反应，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他诘问神是否诡诈时，他不是宣告神的不义，而是交心。他知道神不可能不义，但是又无法解释目前的困境，于是将心里的话都交出来，跟神说，让神来指教他，让神来更正、更新他。我们不晓得他独自静坐了多久（耶 15:17-18），神有时也静默等候我们在属灵的旷野脱茧而出，让我们用自己的问题反问自己，让我们所有的掌控欲都渐渐从心中消逝，让我们不再求人的同在与人的荣耀，叫这些致命的吸引力都慢慢消失，只剩下神的同在与荣耀成为我们心中唯一渴慕的方向。渐渐的，不再看自己像蚱蜢，人也不再那样巨大仿佛伟人，神才是那最坚固的磐石，心中的神终于比人以及所有的苦难还大，于是耶利米安息在神伟大的静默中。

神既是耶利米的主人，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神真的成为他的铜墙铁柱，地球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每分每秒真实的敬拜，如烈火的世人渐渐消逝在一位敬畏神的仆人眼中，神的道成为他一生至死忠心的烈火。五十年的火炼，将耶利米炼成精金，耶利米的哀歌成为一个最美之赞美的前奏，也成为我们沮丧中最深的安慰。✦

哦，默想基督的时候，什么伤口都得到一帖良药；忖思父神，每种忧伤都平静下来；圣灵的潜移默化，治愈每颗痛疮。要消除忧伤吗？要淹没困累吗？去吧！跳进神的最深洋海；在他的无限中消失吧！你就好像在安乐椅憩息后站起来，重新充满活力。除虔敬默想神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如此安慰心灵，能如此平静忧伤和苦痛的怒涛，能如此止息试炼的狂风。

——司布真





认识圣经辅导

文 / 洪奕蕾

人生总是充满了挑战、难题及迷惘。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人心理的问题就像被放在显微镜下，经常受到关注。无论是自己亲身经历或是看见周遭人的困难，我们经常需要别人的指引。有些人为了单身或选择配偶的问题而烦恼，有些人为了就业而担心，有些人为了婚姻、家庭里的琐事而需要接受辅导。此外，忧虑、脾气失控、嗜酒等也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因此，心理辅导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也正因为如此，不同学派的心理辅导争相涌现。但这些理论只看到问题的表面而非本质：人的罪性与缺乏了神的荣耀。这也是圣经辅导所不同的地方。

本文将简短地解释，什么是圣经辅导，圣经辅导的重点及怎样运用圣经辅导；让我们看到人罪性所带来的问题及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什么是圣经辅导？

圣经辅导就是帮助人从圣经里找到答案去应付生活中万变的问题，活出以圣经为生活最高准则的基督徒样式。圣经不单是给我们属灵生活或道德观的指引，它也能解决我们心理上的难题。圣经辅导不只是停留在帮助人看到问题的本身，它也让人看到因

为人罪性所带来的绝望，同时透过神的话语，让人看到在神里才能找到的盼望。所以圣经辅导可以说是门徒训练的一种类型，它让人认识神，看见并透过神的恩典与罪争战，走向成圣。

人通常在遇见难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神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埋怨神“不公平的对待”，再不然，就是把所有的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我们通常只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忽略了更基本的问题。有一对在教会里服侍多年的夫妻，他们在婚姻生活里有很多的磨擦。丈夫因为受不了妻子的吵闹，所以他把大部份的时间放在他的事业上或教会事奉上；妻子因为丈夫的冷落变得更加敏感、更加爱挑剔。这对夫妻虽然口里承认并心里相信神的主权及他的救赎，可是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里却完全看不到神的同在与他的恩典。这就是圣经辅导要帮助人看见的，他们所处的窘境。

圣经辅导帮助人看见神的荣耀与基督的恩典，帮助人将神的应许、命令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以弗所书 4:15 说，“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圣经辅导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不断长进。对于没有信主的人，圣经辅导让他看到自己的罪及没有神的绝望景况，从而让人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

有一个妈妈带着她最小的第四个孩子来到戒毒中心寻求帮助，她说，她不要再过以前荒谬的生活，因着她的忽略，她三个大儿子都学坏了，其中有二个经常入狱。她不想她其余的小孩长大之后恨她。她知道毒品给她带来的种种问题，可是当问她为什么要二十年前开始吸毒时，她却把责任推卸在他人身上，对她周遭的人充满了苦毒。她说她从小就在外婆家长大，与母亲缺乏亲密的关系。虽然在读初

中时回到母亲的身边，可是母亲却爱她的弟兄姐妹而忽略了她。她说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她就开始自我毁灭。虽然她曾想离开使用毒品的生活，可是当她面对生活种种的压力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毒品去逃避现实。她到现在也没有把握能成功戒毒。这位妈妈生活在绝望之中，虽然她知道要怎样做，可是她没有把握将来的家庭生活会变得美满幸福，也没有把握她的孩子能健康地成长。这位妈妈同时活在绝望和她的罪恶感中——但她把这些问题的源头归咎于他人，没有看到自己的罪。

可是当她以神为中心重新审视这一切时，她看到很多事情都是由她而起：以前她一直认为母亲不爱她，可是现在她看到是因为她已经学坏了，所以妈妈对她比其它弟妹更严厉，现在回想，她看到了妈妈的关怀与爱；因为她的毒瘾，她的婚姻并不美满；因为她的行为，没有人愿意与她亲近。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罪。

圣经辅导如果只停留在帮助人看到自己的罪的话，这只会让人更加绝望。诗篇一百零三篇让这位妈妈看到神的恩典及荣耀。圣经帮助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透过神的话语，她看到神从来没有离弃她。纵然她并不相信神，可是神却一直的保守她及她孩子们的安全。她看到神的恩典大大的在她身上彰显，神不断地把她召回到他自己的身旁，甚至当她还在罪恶之中徘徊时，神就为了她把自己的爱子钉在十子架上，为她的罪而死。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并复活，她也得到了释放。虽然她不清楚将来所要面对的事情，可是她确相信神的带领，及活在他主权下的自由。她的谈话中不再是埋怨与绝望，而是充满了喜乐及平安。这就是圣经辅导所能带给人真正的改变及盼望。



圣经辅导的内容

圣经启示了一切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圣经就如一本故事书，描述着主角耶稣基督的救恩及人类的救赎历史。神透过不同的记载显示给我们生活一切需知的事情。“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彼得后书 1:3）圣经没有谈到所有的问题，但它告诉我们做事的原则。圣经没有说怎样处理夫妻之间金钱上的争执，但告诉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及夫妻相处的总原则：以基督为首的婚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样面对忧郁、焦虑等心理病，该吃什么药，但告诉我们，人心理会焦虑是因为没有完全相信神的带领，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事情。圣经且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转向神时，就能得着释放，心里充满喜乐。

圣经辅导看重的是人的内心：每个人面对的问题不同，相同的状况，原因也可以大不相同。一个人经常发脾气，可能是对某些事情的畏惧，也可能是因为不喜欢别人的控制，或者得不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不少心理学派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谈及脾气失控的原因，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无非是行为上的改变。他们给人一些消怒的方法，教导人只有自己才可以控制自己的怒气，以此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征服一切。这些建议听起来十分不错，很多人或许也觉得十分有效，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他们没有看到是什么导致沉沦与邪恶。圣经辅导也帮助人看到行为上的不当，但更看重内心。圣经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箴 4:23），我们的行为都是由心发出的。耶稣也用树的比喻谈论人的内心，从一个人的好行为里可以看到他正直的心。同样，从坏行为中也可以看到人心之恶（路 6:43）。

我在一个非基督教的辅导机构里上班（我是唯一的基督徒辅导员）。我有机会观摩其它辅导员怎样带领小组辅导。在一次处理忿怒的辅导小组上，一位病人分享她每次发怒的原因说：“如果不是其它人触弄她，导致她失控，那么她也不会说出刻薄的话并做出一些伤人的行为。”那位带领小组的辅导员引导这位病人看见她自己所要负的责任，教导她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外是离开那个环境或是做其它事使自己忙碌。那时我心想，这些的确是可以短暂地帮助她，可是她并没有真正了解她怒气的来源，所以无论她怎么努力地想要控制自己，她的忿怒始终还会再次发作。的确，两天之后，这位病人因为一些小事又在食堂里大吵大闹。虽然之后她表现得很后悔，可是始终不解决问题。她深信唯有自己才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可是她也深晓自己的短处也看见每次的失败。

在她易怒的表面下有一个脆弱敏感的心。她用她的怒气遮掩自己的内心。如果把她的怒气拿走，可以看到她心中的真正的问题：害怕孤单、怕受别人的控制、怕被受到伤害、活在过去的苦楚里。因为被父母的抛弃，她学会了把自己的感情收藏起来，这样她认为就不会再受别人伤害。她心中真正的问题导致她现在的行为。无论多好的解决行为方法只能暂时压着她的怒气，却没有办法消除她心中的害怕。

类似这个病人所期望的并不一定完全是邪恶或不好的。正如她渴望被别人爱护、享受天伦之乐及完全离开苦难，妻子想要的是她丈夫的爱与重视，而丈夫想要妻子的了解及尊重，父母则期望孩子能孝顺，出人头地。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同，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代替了神的话，那我们的内心就被这些所想所求而捆绑，而不再全心事奉神了。雅各书 4: 1-4 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



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么？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四节经文谈论到私欲让我们互相争斗，虽然原文圣经所说的私欲不都是邪恶的，但这段经文仍明确地指出：日常关系中的混乱，都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的期望做主导时，期望很自然地就会变成了需求；而当别人达不到我的标准时，心情就会从期望变成失望，通常失望也会演变成一些惩罚。

有一天，我做完一天繁重的工作，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家，刚把门打开，就听到两个孩子在吵架。一看到我回家，他们就争相向我告状。虽然后来我处理了小孩子的问题，可是我那晚的脸色很不好，我忽视家中每一个人，不愿意与他们谈话，因为我的态度，那天晚上的气氛十分差。那天晚上我渴望得到的是休息，所以在到家之后，我期望其它人配合我的需求，让我有平静的一晚。当事情不符合我的标准时，我变得十分失望，于是用不理不睬的方式去惩罚我的家人。神并没有说要求休息不好，他甚至叫我们要休息，可是如果我们把休息看得比任何事情（包括神）都还重要时，我们就会制造出很多不必要的纷纷、吵闹，而且休息也成为了我心中的偶像。

圣经辅导让人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圣经辅导并不是要教导我们一套系统或一个方法，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面对不同人的需求时反应都不同，可是他每一次都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们看到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耶稣基

督道成肉身也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因着他的血得蒙救赎，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这些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圣经辅导帮助我们看清我们与神的关系：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信仰与生活并没有直接关联。有些基督徒星期天去教堂崇拜，而其它时间则与非基督徒没有两样。有些基督徒每天都读经、祷告，过虔诚的生活，但这些并不代表他们与别人就有良好的关系，更不代表他们真正认识神和他们自己。神告诉我们，我们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以反映出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拿之前所提到的那对夫妻为例，他们两人信主十多年，在教会里也有服侍，可是他们并不真正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虽然他们深知他们的婚姻是在神里的盟约，也在众亲友的见证下结为夫妻，可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神对婚姻的目的。经过了几次的婚姻辅导，不难看到这对夫妻对婚姻的期待与神所赐他们婚姻的目的大不相同。神把夫妻放在婚姻里，是让我们能一齐荣耀神，赞美神，并在成圣的过程中互相扶持，彼此成长。神在我们的婚姻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角。可是这位妻子心中最想要的是有一个丈夫给她随时依靠：她渴望她的丈夫能够成为她的庇护所，当她碰见难题时，她期望丈夫能帮她解决一切的问题。无论是修理电器或是帮她做家务，她渴望丈夫能对她的所想所求了如指掌。这位丈夫渴望婚姻能够成为让他休息的地方，渴望在忙碌的一天之后，可以坐在家好好享受宁静。所以当他回家时，他希望妻子与孩子不要来打扰他，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也期待妻子能够完全的了解他的需要。不难发现，他们所渴望的东西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与神所定婚姻的目的大不相同。当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就埋怨对方不理解自己。久而久之，



心中的不满越来越大，冲突也越来越多。在相互埋怨的同时，他们也埋怨神：他们埋怨神没有改变他们的伴侣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上好人选，他们埋怨神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是服侍、荣耀、赞美神，而是期待神来“服侍”他们的需要。

圣经辅导要我们回答以下的关于神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是为谁活着？我在神面前的身份是什么？谁是这位三一真神？我们需要体会到，无论在任何环境里，我们都要荣耀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里的身份是永不改变的。圣经辅导让我们看清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看清我们的生活是否真如我们所说的一样：用生命去荣耀神。

圣经辅导的过程

在帮助别人看到他们的问题及怎样依赖神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看到，神怎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我们怎样从自己的偶像中转向神，重新地把主权交给神。

有一天早上，我的一位病人在我办公室大吵大闹。刚开始的时候，我很耐心地劝导她，尝试让她的情绪平伏下来，并向她解释我所做决定的原因。但她还是怒气冲冲地走了。五分钟之后，我的上司来问我为什么病人不高兴。我的回应表面看起来十分平静，可是内心却像火烧似的愤怒，久久不能平息。当我向同事诉说这件事情时，她也站在我这一边，开始骂我们的上司。十分钟之后，我心里觉得舒服了很多。虽然我还有所不满，可是同事的支持让我觉得错不在我，而且我有权力生气。同事建议我找上司好好谈一谈，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甚至当天下午看到她时，我心里还是不是很舒服，也尽量地避开她。

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回想这件事情。纵然我心里舒服多了，却仍有很多的不平安，我发现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荣耀神，我允许内心的偶像代替了我所相信的这位神。我需要其他人对我的肯定，所以当上司要我更改我的决定时，我认为这是她对我的专业做出否定。不单如此，我觉得我的面子在病人面前挂不住，我的病人可能会因此挑战我的权威。此外，我心中也有骄傲，认为我是完全对的，没有人可以挑战我的决定。而我深知，对上司生气或说重话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反而会使她更看低我的工作态度，所以我在电话中表现得十分平静、十分专业。但内心的我却正相反！我容让我的怒气代替了神。再看深一层时，我的怒气是从我需要别人的肯定而来。我会在同事前诉苦，也是因为我需要别人对我的行为做出某种程度上的肯定。虽然当时我的确心里舒服多了，可是这不是从神而来的平安。然后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就是避开我的上司，继续让怒气在我心中不断滋长。

当这些一幕幕地掠过眼前时，好像被人突然间唤醒一般，我看到我心中的偶像就是“需要别人的肯定及骄傲”，我看到我在事奉的是我自己，我把自己代替了神。我不只得罪了人，同时也得罪了神。于是，我在神面前请求他的饶恕，因为我知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 5:20）。离开了神的恩典，我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不再靠自己，而是依靠神的恩典。我相信我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完全洗净了。神的恩典饶恕我所犯的过错，把我从罪中救赎出来，因着主耶稣基督，重新恢复我与神的关系，使我与神的关系和好。罪的重担就从我的身上转移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神的恩典，我的悔改释放了我心中的重担，让我再次找到从神而来的喜乐。



正因为如此，我不需要再顾虑别人对我的看法，因为我的身份是神的女儿，在神的眼中，我是最美好的。我不需要担心其它人会因这件事而看不起我。第二天上班时，我可以十分坦诚地面对我的病人及我的上司。对着我的病人，我没有主动要求她向我道歉，反而再次平静地解释我所做出的决定的原因。当她向我道歉时，我接受了她的道歉。同一天，我主动去找我的上司，向她道歉并告诉她我当时的心路历程。她听了我的话之后，也即时向我道歉。从那天起，我们在工作上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

纵然事情并不改变，因着我们内心的改变，我们对事情的心境及反应可以完全不同。当我们内心只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我们会变得苦闷不安，并导致诸多人际关系上的烦恼，而这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正反映出我们与神之间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只有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真正地向神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时，我们便可以得释放，且有真正的平安，而我们对事情所做出的反应也就能讨神的喜悦。

总结

你知道神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吗？神不是告诉我们“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箴言 5:21）吗？神不是告诉我们要清洁的心，不可心怀二意，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吗？

你知道神在掌权吗？神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管理之下吗？神不是透过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神他在作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吗？

你知道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吗？神透过他

的话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让我们看到盼望，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应许，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以自由，不再被罪挟制。

圣经是一本又真又活的书，因为他是神的话语，并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圣经不是一本充满教条的书，它的每一页都充满了神的荣耀与他对于民的爱。圣经的每一页都在诉说着神的恩典、他的大能、他的属性。同时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尽管我们多么的不配，可是神依然对我们不离不弃。圣经让我们看到救主耶稣基督及他的应许。这就是我们要透过圣经辅导所带给人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常常与罪争战。如果没有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或所说每一句话的动机时，我们往往会错失了一些成圣过程中的精彩片段。如果没有停下来看一看，很难看清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我们有否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着，我们甚至有时也忘记了，因着神，我们早已战胜了罪恶。✝

作者简介

洪奕蕾，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辅导硕士，现从事专职辅导工作。



圣经辅导运动简史

文 / 林慈信

“圣经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 又称“劝诫式辅导”(nouthetic counseling),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一场福音派运动, 不过, 教会以圣经为准则与内容进行辅导由来已久。圣经对自己的宣称是: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提后 3:16) 这正是圣经辅导的定义与步骤: 教导神是谁, 他要求人如何生活; 督责, 指出人的需要和其根源; 带领人回归正道, 使人在圣灵的感动下来到十字架面前悔改, 立志跟随主; 教导人透过学习神的话, 效法他公义与圣洁的性情,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宗教改革时期, 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改教领袖都致力于讲解圣经, 应用圣经, 透过解经讲道喂养主的教会。十六、十七世纪加尔文的学生在英国宣讲十字架与悔改的道理, 又建立合乎圣经的治会制度, 教会史称之为“清教徒运动”(Puritanism)。清教徒牧师系统的解经讲道, 又花很多时间精力牧养会众, 培育他们的灵性。他们仔细研究撒但如何攻击信徒的心灵, 一个神所喜悦的心灵应有哪些品质, 成圣的过程必须的因素, 可能遇见的障碍, 神如何供应我们成圣方面的需要, 等等。



亚当斯

用神的话来劝勉人, 就是做圣经辅导。在清教徒的时期(1555-1710), 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和执事们都喜爱用圣经真理, 用神的话语来劝勉信徒, 建立信仰, 胜过魔鬼的诡计, 克服罪恶, 强化信心, 安慰忧伤者。他们非常注重“心灵的医治”(cure of souls), 其中理查德·巴克斯¹特集历代清教徒智慧之大成, 撰写出《基督徒指南》(Christian Directory) 一书, 是好几代圣经辅导理论与经验的精华。该书目前还在出版。而在对儿童灵命的指导方面, 最著名的就是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

不幸地, 康德之后的欧洲哲学和思想界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就是人不可能透过思想(哲学)或经历(科学)认识神, 认识真理。十九世纪的哲学既然放弃了人具体找到真理的可能, 唯物论、无神论、自然主义、怀疑圣经的文学历史批判等就应运而生。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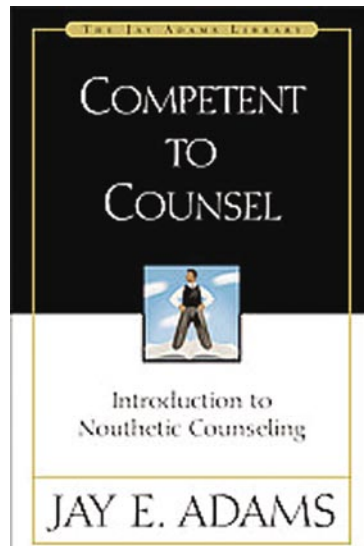
对于基督教神学的人观——人是谁, 人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带来深远的影响。以弗洛伊德和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 1902-1987)等人为代表的世俗心理学也兴起, 其基本观点与圣经的人观、罪观和救赎观大相径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教会大量地接受了世俗心理学的理论(这里不谈心理辅导的技

¹ 见本期《教会开展个体性牧养工作的意义》一文作者介绍, 70页

巧, 科学研究等), 开始从非圣经的角度看待人; 世俗心理学的书籍涌进教会, 包括福音派教会中。

在这大潮流中, 亚当斯 (Jay E. Adams) 为了预备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辅导课程, 对圣经关于辅导的真理作了整理, 又与当时市面上的辅导理论对照, 开始重新整理福音派的辅导理论。1970 年, 亚当斯的著作 *Competent to Counsel* 面世, 书名来自罗马书 15 章²。保罗说信徒们有良善, 都能彼此劝戒。中文译本《成功的辅导》1978 年出版, 由陈若愚牧师翻译; 后来又由中华展望再版, 改名为《圣灵的劝戒》。亚当斯称圣经辅导为 nouthetic, 这字来自新约的“劝戒”一词, 意思是面责的劝导 (confrontation)。有人误会, 以为圣经辅导都是责备, 没有爱心, 且不顾及人身体上的因素, 不细听人的倾诉等等。其实面责并不排除爱心、聆听、同情心和顾及人身体上的需要!

亚当斯博士一生努力建立圣经辅导学的理论基础; 虽然受到不少的攻击, 可是来自不同宗派的牧师, 信徒们仍纷纷响应, 他的学生们到处建立圣经辅导中心。其中有费城的基督教辅导和教育中心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辅导学者们在其中深入研究, 如何向人的心 (heart/motive) 说话, 分析人心中的动机, 以及基督改变人心以致改变人生活的模式与方法。至今, 圣经辅导学已经成

为一个多宗派, 超宗派的运动。

不同的圣经辅导材料与训练中心的重点稍微有些不同, 有的比较多用圣经经句, 有的多查《罗马书》等关于对付罪的经文, 等等。他们共通点乃是: 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对改变人的生命是绝对完备 (sufficient) 的。圣经的完备性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乃是圣经辅导运动的最基本原则, 也是所有圣经辅导机构的共同信念。

人是谁? 人基本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解决人的问题? 关于这三个问题, 圣经与世俗心理学提供的答案可谓天渊之别。接受哪一种答案, 这是基督徒必要做出的选择, 也显出我们的信仰根基何在。有鉴于此, 圣经辅导学运动同时是一场护教神学 (apologetics) 运动。✝

² Williams New Testament (1937):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about you, my brothers, I am convinced that you especially are abounding in the highest goodness, richly supplied with perfect knowledge and competent to counsel one another. (Rom 15:14)



圣经辅导的神学根基及争论

文 / 林慈信 赵辰

赵辰（以下称“赵”）：我第一次听说“圣经辅导”这个词是因为一篇《基督徒可能患抑郁症吗？》的文章¹，我当时想，不太可能吧？基督徒有神的灵内住，有主耶稣基督的保守，怎么会得这种好像只有那些没有盼望的世人才会得的病呢？但后来我发现，原来基督徒真的会得抑郁症，有的还很严重，这种“城市病”在教会里有时很普遍。于是我开始关注这类问题。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吩咐污鬼出来的时候，众人都惊讶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可1:27）。我的问题也很类似：教会历史上有“圣经辅导”这个东西吗？这是个新道理，新发明吗？

林慈信（以下称“林”）：只要有纯正的福音传播的地方，正统的教会一直都用神的话来劝导人。保罗在《使徒行传》20:20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或在众人面前”就是讲道，“或在各人家里”就是辅导。所以从圣经时代就有辅导或者劝导的事工。保罗也说，“或作劝化

的，就当专一劝化”（罗12:8）；“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戒”（罗15:14）。所以劝导很明显是一种恩赐，是一种传道事工，与教导、讲道有别，但本质是一样的。

宗教改革以来的，特别是清教徒时期的牧师们很善于辅导，就是用神的话对个人问题做精辟而合乎圣经的分析，再加上中肯的劝告。当时这种辅导被称为“灵魂的医治”（the cure of souls），跟今天的“心灵医治”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弗洛伊德和心理学之前，正统的基督教本来就有用圣经来劝导或辅导的事工，这本就是教会事工不可缺少的一环。

赵：就是说，这样一个今天提起来好像很新鲜的道理，其实长久以来都属于教会最基本的事工。

林：我们活在一个“后弗洛伊德”时代。不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受过了普世或者说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习惯于在感受到了什么伤害，有些个什么不舒服——我指心理的不舒服——的时候叫喊，说我们需要心理辅导。某些国家的政府在天灾人祸的事件之

后，会马上派心理辅导员去灾区，去安慰和咨询。其实辅导工作原本属于我们会长子的名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过去五十年间，世俗心理学的观念——很不幸的——很有效地渗透进了教会，先是自由派，后是福音派教会。因此，当我们再一次捡起长子的名份，以神的话来重建辅导工作的理论根基的时候，一些在当代文化中浸淫已久，对世俗观念习以为常的基督徒会觉得很新颖。

赵：嗯，情形正如你说，“教会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份让给了世俗心理学”。从使徒时代起，教会就以圣经的真理来劝诫、帮助和辅导人。可是在近现代，教会却失落了这方面的事工、能力和权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心理学的兴起。那么，是因为心理学的兴起而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还是有其它的什么原因？心理学兴起的渊源，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怎样呢？

林：这要分欧洲和北美两个不同的地区来讨论。心理学的兴起以弗洛伊德为代表人物，他在1870年代开始他的心理分析。而19世纪

¹ 徐理强，《举目》2005年3月第十七期

的欧洲，特别是德语区，是自由派神学包括“圣经批判”等学派兴起的时代，虽然不能说教会丝毫没有复兴，也并非没有护教的神学家，但普遍来说，自从施莱马赫（Friedrich E. D. Schleiermacher）和黑格尔以来，欧洲教会的属灵状况一落千丈，一直处于低落的状态，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属灵资源去检讨、回应或者说批判心理学的很多观念。

北美教会受自由派影响比欧洲晚了几十年。自由派神学到 1870 年代开始进入美国的神学界，1880 年代进入主流宗派，特别是公理宗和长老宗，主流神学院和宗派——比如说普林斯顿神学院——完全被自由派神学控制是在 1920 年代。首先受心理学影响的是自由派的教会与神学院。举个例子，一位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牧辅导教授会这样说：“在辅导过程中要不要用祷告，或者是读一段经文呢？这要看这种做法是否合乎正确的心理学原则”。这是心理学影响教牧辅导很明显的例子。这种的影响在福音派教会和神学院要到 1970 年代才非常明显。

赵：所以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总体来说和神学的自由化以及教会向世俗的妥协关系很大。有一本心理咨询教材谈到一个人的经历，很有代表性：美国应用心理学协会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是一个虔诚新教家庭的后代，年轻时曾就读于美国



自由派倾向最明显的协和神学院。在神学院里，罗杰斯改变了人生志愿，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从他的经历大概可以想象，那个时代教会的信仰状况如何。我们也许可以下结论说：导致教会失落了长子名份的，首先不是心理学的兴起，而是教会自身信仰根基的动摇。

林：历史告诉我们，不管是改革宗教会或是敬虔运动中都不乏很有思想，很有能力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但是，可能教会缺乏对他们在神学上、思想上的牧养，往往在这种很正统的圈子里面，会出现一些很世俗的思潮，甚至异端。自由派神学的开山鼻祖施莱马赫就出自德国敬虔主义传统的教会。

赵：这很出乎我的意外。我以为自由派神学应该出自信仰已经世俗化，教会荒凉，缺乏敬虔实质的地方。所以我想，在任何一个思想激烈变革的时代，教会都应该有意识地研究和了解种种新思潮，以至于可以给满脑子新知识的年轻人提供正确而有效的指导。

圣经辅导概念被重新提出来之后，教会有什么反应呢？为我们寻回了一项传统事工而欣喜么？

林：1970 年代，杰·亚当斯出版了当代圣经辅导的第一本著作《圣灵的劝诫》。我想出乎他的预料，很多来自福音派神学院心理辅导系的教授们都提出激烈的批判，他们都深受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一般来说，对亚当斯，或者圣经辅导运动的批判有以下几点：

1. 他们认为亚当斯博士不懂心理学，只是一位受过神学训练的牧者；
2. 亚当斯过分强调罪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人心理上或其它方面有一些需要被注意的因素；
3. 亚当斯可能是一位极端没有爱心的牧者，不懂得用同情的心聆听那些被辅导者。

赵：这几项争论，就我所知，到今天在教会里，包括在华人教会中，依然没有止息。有些问题被重复地提出来。

比如关于罪的问题。必须讲，第一次接触圣经辅导这方面的观点时，我和很多别的基督徒一样很惊讶。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基督徒说这样的话，好像已经变成了口头禅，以至于“罪人”成了一个符号，一种隐喻，或者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抽象概念。我们的各种问题，在心理学看来可能主要来自原生家庭²的伤害，你小时候怎样被错误对待，体罚，

² 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指个人成长的那个家，就是父母的家，相对于繁衍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就是成年之后，自己所建立的家。



等等；还有追溯到母胎中的情况：你在被怀的时候，你的父母吵架啊，母亲喝酒啊，诸如此类。我们原以为我们是“被害人”。但突然有一天，一个理论，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这些问题都出于罪，很多人就不能接受：我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我需要的是有人能够帮助我，从痛苦甚至悲惨的人生境遇中脱离出来。而圣经辅导把这些痛苦归结为罪，特别是我自己在其中也被视为一个罪人，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看法“合理”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人问耶稣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说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3）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不管是从人生经验还是从圣经教导出发，不见得所有的问题都与罪有关。所以，当圣经辅导这么说的时候，其理由是什么？

林：首先要澄清的是：圣经辅导**绝对不忽略**人身体的因素，生理上的问题。亚当斯常说，一个圣经辅导员必须与一位诚实的医生合作，意思是，很多被辅导者的问题当然受身体上、生理上的因素影响。亚当斯常常开玩笑说，一个常常缺乏睡眠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呢，和一个吸毒的人差不多，就是说，人都需要睡眠，需要休息，就像以利亚需要休息，需要食物一样。

亚当斯之后，第二代圣经辅导专家，神经心理学家爱德华·韦尔契（Edward Welch）³ 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书《都是脑神经惹的祸？》（*Blame it to the Brain*）。这本书介绍了过去15年以来脑医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以及圣经如何看人身体和灵魂的关系，并讨论了六种不同的问题：两种与生理有关，就是脑震荡和老人痴呆症；有两种可能与生理有关，也可能无关，包括忧郁和ADD（多动症）；与生理无关的两种是酗酒和同性恋。

所以，圣经辅导学一直关注人生理上的因素。圣经辅导员常常鼓励接受辅导者去接受身体检查。至于原生家庭问题，或者属灵界的一些因素，都不是我们排斥的范围。

圣经辅导学要强调的一点是，人要为自己的问题负责。比方说，有人从小被他的母亲、姐姐或者其他家人“虐待”——这里讲的虐待可能不是身体上的或者性虐待，而是一些责备、贬低的语言，等等。非圣经辅导学的基督徒辅导员往往会鼓励当事人去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这当然是对的。与此同时，圣经辅导指出，对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心里的苦毒也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的。说一件事情是由罪所引发的，是指我们都在亚当里，都是罪人，都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包括会受灵界因素的影响。在整个件事中，我是个罪人，同时是个受害者。最重要的，

我在神面前是一个要负责的，有选择的人。神学上称之为 the free moral agency——**我要为我所做的负责。**

赵：有一些病症，比如老年痴呆，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提到抑郁症，一些基督徒精神科医生强调抑郁症的主要成因是生理性的，比如脑介失调，或者血清促激素含量太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更加容易抑郁；还有人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只有6%的人得抑郁症，说明抑郁症和罪无关。结论就是，抑郁症是个生理性的问题，应该用物质性的办法比如用药物解决。用祷告、认罪等属灵的办法解决生理上的问题，难道这不是方法上搞错了吗？

林：这是反对圣经辅导运动最常用的“稻草人”。亚当斯和他的同工们一再强调，圣经辅导员不可以吩咐接受辅导者停用正在服的药。我们要处理的不是是否该服药，而是一个人为什么会“陷入必须要服药的境地”这个问题。面对



³ 见本期文章《如何帮助忧郁症者》作者介绍，40页。

教会中得忧郁的信徒，我们发现，大部分案例都是个人面对人生的挫折，反应和做法有错误而产生的。我们不排除这中间有生理的因素或者表现，**但圣经辅导的目标是帮助基督徒建立起生活纪律，遵行神的话语，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兼顾属灵上、道德上和生理上的因素，所以说圣经辅导员应该与诚实的医生合作。但亚当斯反对称忧郁为忧郁“症”，因为很多时候，把需要辅导的问题称为“病”，是把一些道德和属灵上的问题用一个“生理或医药的暗喻”来代替，这是一个逻辑错误。

赵：有人会说，圣经辅导很好啊，挺不错，但是心理学也要用。因为神赐下特别启示，也赐下一般启示，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一般的启示就是自然界。心理学和所有科学一样是一般启示，其成果包含真理成分，所以可以用。你怎么看？

林：需要声明，圣经辅导无意批判任何心理学家、科学家，任何主内非圣经辅导者的动机，也无意批判任何合理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一些心理辅导的技巧或方法，比方说聆听、同情，同理，等等。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一般启示？

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和罗马书一

章十八到二十节告诉我们：一般启示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的，但又是叫人无可推诿的。一般启示是从上而下的，是神借着受造之物在人心（包括人的思想）的启示。心理学和人间一切的哲学、宗教、文化一样，都是堕落的人类对神这种无言无语，却是使人无可推诿的一般启示的回应。既然是罪人的回应，一定有扭曲和错误（这包括所有派别的哲学和神学）。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说成是一般启示，是把神自上而下的启示与罪人对神启示的回应混为一谈。

赵：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心理学知识根本不包含一般启示，或者说这里用“一般启示”这个词完全错误。

林：一般启示不包括哲学，不包括心理学，不包括任何人的宗教和文化的成分，这些都是人对一般启示的回应、解释或者是扭曲。

赵：我有些糊涂了。也许我应该去复习一下系统神学。

林：一般启示的定义很清楚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做自我启示的主体是神，启示是自上而下的。而教会圈内一些大学教授、学者们则有意无意的（可能是无意的）不愿意面对罗马书一章对一般启示的描述，而扯开话题，说

心理学或任何文化因素就是一般启示。我的立场与此不同。

但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需要做科学研究，包括心理学研究。从受造之物，从人心中，神已经赐给人一般启示，所以当人有了圣灵的光照之后呢，信徒们需要去做严谨的学术研究，去探索神是谁，我们怎么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所创造的宇宙和自己，包括人的心理。**心理研究这个范围是基督徒文化使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有否用圣经的世界观、人观来建立我们研究的基础。**

赵：据我所知，虽然不同世俗心理咨询理论在所谓“人的意象”（image of the person）⁴ 这个基本的问题上彼此不能协调，也承认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提供一种科学水平上的确定性⁵，但是毕竟有一些通用的方法和技巧。有些人认为，即便教会以圣经为最终权威，但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很多科学所研究问题的答案，比如物理、化学的，圣经并不提供，其中包括医治人心理疾病——或者我们不用“疾病”这个词——的具体的方法。圣经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指导，但具体的操作还是要走心理学的道路，圣经话语和心理学在这个层面还是要融合，就是所谓“**教牧辅导**”。

⁴ 指心理学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假设性方案，一种策略性的观察人的方式。不同理论根植于不同的形而上观念立场，会有不同的人的意象。在这层意义上，心理咨询的任务不是实验性地探求关于人的事实，而是技巧性地阐释和应用关于人的某种概念方案。

⁵ John Mcleod, 《心理咨询导论》(第3版), 潘洁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第46页



林：刚才已经说过，圣经辅导无意批判任何流派的，具体的心理辅导技巧，只有当一些方法牵扯到它背后关于人的预设——人是什么，人的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才进入圣经辅导批判的视野。

过去 30 年，圣经辅导批判所谓“教牧辅导”，大致上是因为教牧辅导背后的人观是世俗的，以人为本的，不合乎圣经。最近五年来，*Unholy Alliance*⁶ 这本书证明，心理学带给教牧辅导的污染不仅仅是人本主义，还有新纪元（New Age）宗教中的东西——其中很重要就是“我必须爱自己”这个观念，它背后的观念就是：人（我）就是神。

当然，基督徒心理学家不敢也不会说人就是神，但确实会跟着提倡“我必须爱自己”。融合派的基督教心理辅导和心理学界一样，都在借用新纪元运动“爱自己”的观念，而这与圣经的教导刚好是 180 度的违背。比较早的心理辅导会强调人的自尊（self-esteem）或自我形象（self-image），罗伯特·舒乐（Robert Schuller）⁷ 是使这个观念普及化很重要的一个教会人物。他所宣讲的是与正统信仰相违背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建立人的自尊和自我形象，乃是吩咐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要爱神，爱别人，而不是爱自己。我们不是要建立自我形象，而是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对于“我是谁”这

个问题，唯一能够使我心灵深处满足的答案，只能来自圣经，来自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自圣灵在人心中工作。

赵：讲到要“爱神，爱别人”我们都理解，但要说“爱自己”是个新纪元的、异教的观点，我想有人恐怕会问：难道耶稣不是讲过要“爱人如己”吗？爱自己和爱别人难道不是并不矛盾吗？而且我们都是被主耶稣基督所舍命买赎来的，我们既爱自己，又爱别人，难道不是符合圣经的吗？

林：这恰恰就是福音信息从“以神为中心”被扭曲为“以人中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人会说，我们应该恨自己。加尔文反对奥古斯丁的禁欲主义，他认为，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用正当的方法去享受——比方说美好的食物，睡眠等等。而当代人包括基督徒也的确常常不懂得怎样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适当的休息，运动，或守安息日，敬拜，享受神的同在，等等。我们的确不懂得怎么做自己身体的好管家。圣经也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是圣经没有用“爱自己”这样的观念来对此做说明。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吩咐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很自然的做法，反倒保罗说，丈夫要对妻子表达牺牲的爱。所以，爱自己，把自己当作整个宇

宙的中心，把自己当作人生的主角，这恰恰跟圣经所教导的相反。不过，我承认，这是福音派越来越普遍的说法，这说明福音派严谨的研究圣经态度的低落。

赵：嗯，所以不是我们爱自己还不够，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的问题是太过于爱自己了**，把自己摆在整个世界的中心，不但没有别人，甚至没有神。

林：我始终认为：我们的信仰或者思想主导着我们人生，*You are what you believe*（我信故我是），*you are what you think*（我思故我是）。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位，这的确是很多人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方面很温柔，一方面又很严谨的劝导今天的人们，要从这种思想模式转移到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模式中去。

赵：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或者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应该给那些被辅导的人一个什么样的意象（image）？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说“灵命成熟”和“心理健康”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据说历史上有很多信心伟人，比如司布真，他们的灵命很成熟，但是有忧郁症。你怎么看人的本质？什么是正常的、健康的人？什么是人？

林：关于人是什么，什么是健康？

⁶ 张逸萍著，中文翻译本正在预备中，可参考以下网站：<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⁷ 洛杉矶水晶大教堂创办人和主任牧师，“权能时间”（Hour of Power）电视节目主持人。



一些心理学与基督信仰融合派的人大胆地宣称，圣经在这方面没有清楚的教导。我不同意。弗洛伊德认为人是一大堆欲望的总和，包括性欲和谋杀欲，所以心理健康就是人的心理欲望和社会压迫之间的平衡；罗杰斯对于自我（self）的定义乃是一个人经历（experience）的总和，人这个活物的趋向就是自主，所以罗杰斯对于心理健康的定义，不像基督教信仰那样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是要自己管理自己，要自主。其它的派别“对人是什么”也有不同的看法。

圣经看法如何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理性、意志、情感，会思想，有动机，人所说、所做的都是从心发出的。所以，**圣经辅导的首要目标不是让不舒服的人舒服一点，让痛苦的人减轻痛苦一点，让一个充满问题的婚姻变得和谐一点，乃是帮助一个人遵守神的话语，过有纪律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用第二代圣经辅导学者的说法呢，就是“往下扎根，往上结果”。根是指人的动机，果子呢，是指人的行为。这个动机就包括要铲除在我们心中的偶像，就是不以神为中心的那些动机。

赵：所以，关于圣经辅导的种种争论，根源不在于圣经辅导本身，而在于我们信仰的根基。恰恰在教会内部，我们在以下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标是



自我的快乐，还是荣耀上帝，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活才算合神的心意，等等。用系统神学的说法就是人论的不同。

林：绝对同意。

赵：现今教会处在一个无孔不入世俗化过程的影响中，我看见一些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他们在专业上很有造诣，但是在批评圣经辅导的时候，往往会拿一些心理学的观点为论据而不假思索。在基督教书房里有很多事业辅导、婚恋辅导、育婴方面的书籍，五花八门。大家在选取这些书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好好想想，在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基本问题上，作者有什么观点，他理论背后的神学根基是什么样的，是否确实出于圣经。教会现在可能还有不少观念和做法受世界的影响而不自知，对圣经辅导的争论只是表现之一而已。请问，我们如何分辨这类问题？如何改变这一切？

林：两个问题归纳到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往前走？我们的根基除了系统神学的人观以外，还有教会观。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宣讲、教导神的话语，包括讲道、查经、教导和辅导。已故戈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奥肯加（Harold Ockenga）曾经说过一句话——虽然我不同意字面上的说法，但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深远——“不需要辅导的，只要有好的教会团契生活就好了”。我想他的意思是说，真正能够帮助一个人成长，结出圣灵果子的，乃是一个有负责团体的教会和团契生活。而那种在治疗室里，关起门来，躺在沙发椅上的临床辅导，缺乏家庭与教会对个人的鼓励、支持和监管（Discipline）环节。

中国的教会如果能够很好的实行《马太福音》十八章 15 至 18 节的教导，加上发挥执事的功用的话，神一定会在其中作奇妙的工作。执事真正的工作并不是开会、筹划、事工或做某部门的部长，而是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做怜悯、关怀的工作是执事职位的定义。**执事的关心，加上正常的团契生活，加上教导，加上长老们的督导，会让教会走上稳固的道路。当主耶稣的羊接受教导和劝导，又有负责团体支持的时候，破碎的心灵会被建立起来，并带更多的人进入教会——这些人很可能也是需要圣经辅导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巩固教会内部，这是圣经辅导者的异象。✝



我的教会“辅导”体会

文 / 彩虹

说是“辅导”体会，不如说是没有辅导的体会，因为很多教会并没有把对基督徒的辅导当作一项重要的事工。这里的分享无意批评任何人，只是把我一些经历和感想说出来，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反思。

我过去生活中曾经遇到很大的问题，虽然当时我也算挂名的基督徒了，也受洗了，但对真理认识不多，我一个人无法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我需要帮助。

我先是在本教会求助，教会长老说：“你没信主前犯的罪，信主后自己要承担后果。”我想，我反正都是死，没指望了。我又跟弟兄姊妹讲：“我很痛苦，怎么没有办法啊？”结果她们回答：“那是你自己不愿悔改。”本教会没有希望，我又求助于外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们是灵恩派的，他说，不是你的错，这是魔鬼的错。然后带我到他们教会的内部小组，一群人一起说方言，我觉得害怕就跑掉了。我又打电话去一个有名的教会，正好那有名的牧师在，我问：“我生活中遇到很痛苦的事，我是不是被鬼附了？怎么办？”他回答说：你说话很清楚啊，不像鬼附，我很忙……。再后来，我跟一个老师谈，她认为我是头脑的化学变化，问该吃什么药，回答是没药，给了我一些圣经的话。就这样。

最后我只能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拖了有一年，走投无路，几乎要死掉了。神怜悯我，对我说话，我才浪子回头。估计没有比我更难的辅导案例了。

虽然回头了，其实也就是一个从死里刚活过来的人，根本无力站起来。感谢神，他引导我先后听到了唐牧师和陈牧师¹的讲道，让我的生命有了改变，那是一系列恩典，又是另外的故事了。神也给了我话：“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3:15）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不必担心没有牧人。后来又遇到许多弟兄姊妹帮助我，我就慢慢的强壮起来，感谢神。

在这之后，我遇到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有曾经或正在患忧郁症的姊妹，有儿子被完全烧伤而贫穷无助的母亲，有被丈夫抛弃的妻子，有被骗财又骗色的姊妹，有聚会中看起来属灵其实不能面对生活中问题的姊妹……，他们都需要个别的帮助。我对教会的辅导也有了一些体会，注意到我们存在的问题都有哪些：

一、我们的爱心经常不够

我们不能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不能体会肢体的软弱。主耶稣曾在会堂里面对一群犹太人，怒目环顾，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为了靠住借以为自义的律法规条，他们变得毫无怜悯。我们就像那些人，神的道不是用来安慰、扶持、建立众圣徒的，而成了打人的棒子。

比如，有个姊妹总想结婚，她羡慕教会里一些大龄姊妹能够不想结婚，就问她们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她们回答说：因为你没有真信耶稣。就像当初一些

¹ 指唐崇荣和陈佐人——编者

人说我“这是你自己不想悔改”一样。我丈夫信主不久，工作上碰到为难的事，就是要代公司给上面送礼，得批文，我们知道送就是犯罪得罪神，但不送公司无法生存。和弟兄姊妹说，也有让他灵活处理的。我们就打电话给教会长老，她回答说她很忙，又说圣经教导已经清楚了，那意思，这个问题我们都不该问似的。我现在想起来那位长老的语气，心里还有些不是味道。最后，我丈夫还是递交了辞呈，尽管找工作不容易，又要养全家人。那几天人都说他憔悴得很。好在神保守他，最后没丢掉工作。

我们靠自己爱心是不够的，特别在辅导困难的对象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跟一位牧师谈起一些在各教会间游荡的基督徒，他叫他们“流浪汉基督徒”，语气里满是厌烦和轻蔑，我猜大概神很重视他，所以他可以如此厌烦别的肢体。我怎么也无法鄙视流浪的基督徒，因为我自己也去过好几个教会。我的第一个教会，牧师给赶出了中国，第二个教会分裂几次后几乎没了。第三个不是教会，是跟着一个老师，第四个教会当我透明，因为我不是在他们那里受洗的。于是我也成流浪的基督徒了。

我曾经碰到一个流浪的基督徒，他各个教会都去，哪里也呆不下去，他找我问问题，我耐心回答了四个小时，到最后，他又问了刚开始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头开始痛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谈





话，神经兮兮的。但是，我想到这次谈话前的神迹：之前他与我很久没联系，打电话约我下午三点，想与我谈谈。当时，我女儿学校下午两点半要开家长会，家长会从来不会半小时结束的，我已经多次没有参加家长会，被我女儿多次催促了。两边都不能推，就只能都答应下来。开家长会的时候，学校竟然还推迟了十分钟，我女儿是班干部，看来我是走不了。眼看要到三点，我就做了一个祷告。结果，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家长好像被激光射了一样，突然跳将起来，大叫“好热！”老师吓了一跳，就马上宣布散会！就这样，我准时与这位基督徒见面。这件事让我知道，神喜悦我去帮这个被佛教和金钱等偶像捆绑的人。他以后也常来，也有进步和反复，有时我也不耐烦，但我坚持一个底线，坚持欢迎他来，告诉他，惟有纯正的信仰可以救他。

这以后，我不敢嫌弃任何人，因为我这样顽固的人，神都为我除偶像，挽回我，那样的胸怀是人间没有的。我得了这样的恩典，怎敢忘恩！？我们的爱心常常会不足的，特别你帮助的对象有时会欺负你，但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也是被洁净的罪人。

二、我们对个人性辅导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个人性辅导其实和主日讲道，门徒培训等等一样，都是教会基本的事奉，是造就门徒的主要手段。这个工作比起讲道（有人称为“集体性辅导”）来，更花时间，精力和爱心，但有时对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却更有果效。理查德·巴克斯特有一本名著叫《心意更新的牧师》²，里面说，他给一个人单独辅导一个小时，其效果胜过那人听他十年的讲道。巴克斯

特自己和他的同工每周用两天，从早到晚做这种单独辅导的工作，一周接触十五、六个家庭，这样就在一年内把他负责的教区里面，大约八百个家庭全部探访过。他说，这是圣经所教导的牧养方式，是牧师应尽的义务。但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把这个问题忽略了，“传道人”的工作似乎就是讲道和主持圣礼，个人性牧养被忽视了。

当然，也有很多教会做探访的事情。有个弟兄告诉我，有一次，他正在离家很远的公司上班，突然接到电话，原来是有几个老太太此刻在他家楼下，要探访他。他当然不可能马上回家了，不过就是探访了，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结果。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说普通话的外地年轻人和说本地话的老太太之间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这位弟兄是声乐专业本科，很热心，很愿意带诗班，教会唱诗从来就找不着调，但他们竟然不用他。我觉得很遗憾。

我目前在一个查经小组里，不是教会，成员来自不同的教会。我们有团契，也有探访。我们的老师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美国老人，有一次，我跟她出去探访之后，她说起一些姊妹连自己看书学习都不会的时候，眼里是泪光闪烁的。听她讲弟兄姊妹的诸多问题时候，我心里总是很沉重，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受过任何的辅导培训，只是有一些自己的体会而已。

有次老师让我陪一个患精神病的弟兄去看乙肝，我开始以为是让我给他们带路，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是让我单独陪他去。我以前看见过他直直眼看我的样子，很害怕，就找了其他弟兄和他自己的姐姐陪他。这件事当时没能很好的沟通，以至于后来整个小组都说我没爱心，凭外貌待人。我很委屈，回

² 英文名《The Reformed Pastor》，中文或译《新牧人》、《革新的牧师》——编者

家同丈夫讲，结果丈夫也责备我。那时，我的孩子手指骨折了，我们因热心事奉，忙得也没时间陪她去看。整个环境真是奇怪极了，我真的觉得孤立无援。感谢神，在很多人打电话责备我的时候，还是神帮了我，我读圣经，神的话让我安静而有力量。

我们探访辅导的时候，不仅仅是做善事，而是用真道使人归正，辅导者需要有恩赐，要经过培训，同时，在事奉的时候也需要得到鼓励，不能把他们仅仅当作免费的钟点工。我有时就会被叫成钟点工。这也算抬举我了，没有人愿意真请我这个钟点工的，我做饭和做清洁的能力，也就我丈夫和孩子勉强可以接受。

三、我们不知道圣经所教导的牧养方式是什么

教会辅导问题，很多是因为神学上的偏差造成的。比如世俗心理学的巨大影响，又比如安民念³的观点，对软弱者就只是说“你自己不愿悔改”了。

灵恩派找遍所有人和魔鬼的错，就是不找犯罪者本人的错，从思想上就让人有逃避悔改的心，这违背了神要人悔改的心意。基督徒明白真道是理智上明白，从而用意志指导感情一起改变，心里没有真道建立，感情如何回归？当神带领我听陈佐人牧师的讲道，关于“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真是字字珠玑，深入我心。我得到了归正。当夜睡觉梦见过去，醒来时记忆犹新，但新人的我对旧人的我说：我同情你的痛苦，但是我已经靠着基督得胜，那样的悲哀不再属于我。这段经历对我个人而言是划时代的。

心理学可以很好很细致地分析对象，却没有真正的

解决办法。我们只有用神的道武装自己。我不知道我的脑子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但是听到真道之后，所有反应都拨正了。偶有想不明白的地方，神总用他的话来让我归正，每次归正，都让我有更深的喜乐，所以我就真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因为神把我从为罪奴仆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

辅导需要极大的爱心和忍耐，但是真理上不能妥协，妥协是害人。对弟兄姊妹的罪一定要清楚指出来，我们如果真的爱他们，就应该用神的真理照亮他们、建造他们。

有个忧郁症病人在发病的时候表现出的行为，可以看出她信仰上的偏差。她会想以梳妆打扮来吸引人，又会扮孩子，让七十几岁的老人照顾她，还会去最有名的餐馆吃饭，或者总是跟人借钱，胡乱买东西，等等，让我们应接不暇。这是她没有忧郁的时候，没有真正建立起基督徒的价值观的缘故。

当集体探访成风气——比如一群人一起去医院看某个病人，当廉价的爱充斥教会的时候，当教会中有假冒伪善的倾向的时候，坚持真理很可能不讨人喜欢，但却是真正爱人的表现。要知道我们所做的首先是为神而不是为人，我们的信仰本来就应以神为中心的。✝

³ 即 Arminianism，又作“阿米念主义”、“阿民念主义”——编者



是谁战胜了歌利亚？ ——给 debar 的一封信

文 / 小卫星

亲爱的 debar:

平安！能在这里写信给你，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在听说你的情形几天之后，神把写这封信的感动放进我心里。关于怎么写这封信，我挣扎了好久，你现在读到的这一篇，是我写了几千字以后，又重新再写的，希望前面写得还会用得上。我也曾在忧郁症的死荫底下挣扎，后来被神医治（不是灵恩派或心理学的那种医治，可能看起来有点像，但是很不一样，请容我后面再分享）；最近几年，神又给我机会学习圣经辅导，使我对于曾经走过的路，有了更深的体会。

神允许每一个人经历忧郁症的原因不一定相同，我所挣扎走过的路径，多多少少都会和你的不一样；再加上我们毕竟素昧平生，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分享能为你带来多少帮助。但是，在我心里的那股催逼，却一点都没有因着这样的犹豫而减少；我觉得，此时若我不与你（也许还包括此刻也正在受苦的其他弟兄姐妹与朋友）分享神给我们的盼望的话，那么我就有祸了！

是的，我想分享的，是“盼望”！

在神带领我走出忧郁症的死荫之后，每当我听见有人——事实上，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杀的时候，不管这个人认识的朋友，或者只是报章杂志上一个



从未听说过的名字，总是会有一种揪心的痛，反反复复地在我心里哭泣着：“我们是有出路的啊……”

曾经，想死的念头之于我，不再是一种可怕的纠缠与梦魇；而是一个极自然、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就如一杯凉水之于一个口渴的人，看起来是那般的友善、亲切；去饮下它，是再自然也不过的反应，一点都不痛苦，更无须挣扎。

曾经，每天早上一觉醒来，一个接着一个沮丧的念头，就像某个有位格、有意志者手中的箭，带着目的与意图，不断射进我的脑海。我受不了，却躲不掉。于是，起床，成了一天中最累的时刻。

曾经，主日崇拜的诗歌，不但不再给我温暖的安慰，反而引起我心里的千百个声音，要和每一句歌词唱反调。我的信仰，整个儿就是乱的。“那你还是基督徒吗？”有人会问，请容我稍后作答。

那时的我，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内心里却常常觉得自己跟死了一样。然而，最可怕的，却不是那种整个人仿佛已经死掉的感觉；而是一种“不知道自己会死到什么时候？”的忧虑……

现在回头看，我才明白，那时的我，大概只有向着忧郁是活的；向着世界上其它的一切，都是死的……。还记得，我的心理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我问他：“读经让我觉得很烦，我可不可以暂时不读？”他说：“可以。”“可以用看漫画代替吗？”“当然可以啊！”但漫画也不能让我不烦——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不烦的：读经、不读经、祷告、不祷告、商店里的音乐、路上的行人、平常舍不得进去的餐厅……包括所有想找个出路的尝试，都行不通；我就变得更忧郁了。

然而，会有那样吉光片羽的时刻，一种真正的安宁，会从我以外的地方临到。从人的角度来看，那只不过是一种无法确定的可能性：如果，我过去清醒的时候曾经听说过的那样一位神，那一位凡事都能、慈爱、信实，不会因为我现在变成这样，就后悔他曾与我立的约的神，如果他是真的，那么我就应该有盼望……即使我现在看不明白。”在我所有与忧郁症有关的回忆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盼望。

但是，我亲爱的姐妹，你知道吗？早在我忧郁症发作、整个人崩溃的第二天，我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神，我决定不相信他了！没错，当时我的精神状态很糟糕；然而，你知道吗？这样的告白并不是某种混乱意识下的副产品；反倒是因着这样的意念，我整个人觉得“醒了过来”、“如释重负”，以致于我能以清清楚楚的意识对神说：“神，我不相信你了！”但是，就在同一天，神让我经历到，什么是“人的不信不能使神废弃他的信实”（参见罗马书 3:3 ~ 4）；什么是“我心里发昏的时候，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盘石。”、“我心里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前面的道路。”（参见诗篇 61:2; 142:3）你知道吗？想起那一天，我仍然会流泪；但是，不论这个世界要拿什么跟我换那一天，我永远不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坐在开往台北的火车上，准备亲自到公司申请留职停薪。前一天夜里崩溃之后，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面对的，是我的主管；我一直在挣扎天亮以后是不是还要进办公室。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实在不行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应该要负责任，至少得亲自到办公室移交工作。当然，那天早上我就起晚了，错过了平常的车班。我还记得，那时天空中下着大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骑着摩拖车，在安全



帽和雨衣的遮蔽下，一遍一遍地哭着求神：“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迟到的，请你让主管不要骂我……”

但是，上了火车之后，各种各样的恐吓、有道理、没道理的责备和要求，还是像跑马灯似地在我脑子里不停地转：“迟到了，等会儿主管会生气，肯定要挨骂了。”、“算了！不进去了！”、“这怎么可以？你是基督徒，要有责任感！”、“对！我要有责任感，还是要进去一下。”……几个回合下来，我觉得再也受不了了！如果我不信神的话，就可以不用管神怎么想、也不必受责任感的限制了！忽然，我的脑子一下子清爽了起来——我明白了！于是我直起腰，抬起眼，望着对面车窗外的天空，清清楚楚地说道：“神，我不相信你了！”说完这话，卸下了责任感和罪恶感束缚的我，感到轻松无比。于是，我决定在下一个停靠站下车，计划一下要去哪里。

进办公室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我也不想回家。这两个地方都让我觉得压力好大。我想躲到一个风景优美的乡下，一个极少人认识我的地方；如果情况允许，作一个不花脑筋的工作，等到好了再回来。银行里还有一些钱，应该够躲一个月的。于是，我选好了一个地点，等候下一班开往花莲的火车。

一切应该都会没事的，我要自己往好的地方想。

火车还没来，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告诉公司我的决定；另一个则是给我们教会小组长的太太美静，想请她帮我打电话回家，因为我没有勇气面对年迈的父亲。从小，我就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有的人都说我被他宠坏了，我还觉得说：“那有？我不乖的时候还不是照样挨打！”可以想象，当他知道我的情况时，会有多么焦急、多么伤心。我无法面对自己对他造成的伤害，但又觉得非走不可。因此，我把该讲的话都告诉了美静，请她帮忙劝我父亲不

要担心，跟他说我会去安全的地方、会照顾自己，等好了就回来。

打完电话，坐在月台的长椅上，我愣愣地望着眼前伸展出去的双轨与枕木。不知怎么地，我的脑子竟然开始想要知道，那些卧轨自杀后肢离破碎的人体，在轨道上会是怎么分布的。呃，太恐怖了，想点别的吧！嗯，谦谦也有忧郁症，她说她有时候会突然失去意识，等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在哪里、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有些女孩甚至就在大街上开始脱衣服——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能够体会她们的感受呢？我也会和她们一样吗？那时候我会在哪里？跟谁在一起？……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意念赶紧再转向另一个地方。

这会儿，我开始担心起父亲的反应；而且很奇妙的是，我担心的不得了！车还没来，我再打电话给美静，想了解父亲的情形；她告诉我：“你爸爸当然很难过啊！”听了这句话，我开始着急得不行，决定自己打电话回家给老爸，也许他听见了我的声音，就会放心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管我怎么拨，这电话就是不通！眼看火车就要来了，我再打到美静家里，请她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我家电话出了问题。她拨就是通的；而我无论怎么试，就是不通。

电话不通，火车却已经来了。我无奈地跳上火车，心想可以等到了目的地再给父亲打电话。车箱里所有的位子都已坐满，大约还有七、八个钟头的车程。我站在过道上，心里被忧虑、着急、茫然、罪恶感……交相煎熬。对父亲的担忧，在当时的感觉里，就像是一根快压死我的稻草；现在回头看，才知道这根稻草是神手里引领我的慈绳爱索。我当时觉得自己再也受不了了！我不能等到七、八个钟头以后才打电话回家！万一到时候也打不通怎么办？“电话怎么可能会一直不通呢？一定会通的。”不行！

不知道是哪根筋在闹别扭，我就是等不下去了！一定要马上采取行动……

于是，才刚上车不到十分钟，我又在下一个停靠站下了车。月台上的公用电话还是拨不通，难道今天全台湾火车站里的公用电话都有问题？从来都没碰过这种事情！去试试站外的吧！……还是不通。结果，我竟然跳上了回家的火车。

车上还是没有坐位，再加上前一晚没睡好，身心俱疲的我发现自己的眼神已经不能集中了，车箱里的人看着我的眼光也很怪异。我知道自己已经濒临失去意识的临界点，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住啊！”恐惧与惊慌开始隐隐浮现，因为我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不一定能撑得到确认老爸的情况；就算撑到了，也不一定会“没事”……

就在我已经浑浑噩噩、随时要失去意识的时候，火车到了我家那一站。走出车站，我问自己，难道电话是有意要等我到了这里才会通吗？果不其然，电话真的在这里通了；还没想好要跟老爸说什么，我就听见自己口中静静地吐出一句：“爸，我回来了。”打完电话，我才发现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出来了；它的光线，很强，却很温柔、很温暖。回到家，妈和弟弟的女友正在客厅里摘四季豆，爸爸“刚好”从厨房里出来，他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好像我只是平常地下班回家；没有人拉着我焦急的询问，也没有特别的眼神或表情——对此，我非常、非常地感激。我轻轻地丢下一句：“回来了”，就往楼上走，想回到自己房间里。

其实，我有点不太明白，自己怎么就“回家了”了呢？等车时，我可以担心的事情太多了，怎么就只有老爸完全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为什么自己就在“非得立刻知道老爸的情形”上那么别扭，而不是“非得

马上离开”？为什么电话就是要等我回来了才通？为什么我会毫发无伤的回到家里？是神吗？如果不是，会是什么？可我不是都说我不信他了？他还管我吗？他不是应该严惩我、打死我的吗？

走进房门的那一刻，仿佛这个房间里没有其它更显眼的东西似的，若大的墙上小小的几个字，突然就像放大了好几十倍似地跳进我的眼睛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再也站不住了，倒在床边，我开始放声痛哭了起来……直到父亲进来把我抱上床，让我趴在他腿上，我整个人才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亲爱的 debar，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描述当时我心中的震撼；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打死我？为什么他还要引导我？而且是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而不是去饮他震怒的杯？为什么？为什么？

记得留职停薪大约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一家咖啡厅，点了一杯下午茶，决定跟自己好好地谈一谈。当服务生离开的时候，我仿佛“看见”“我”来了。那个“我”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穿着一样的T恤，扎着一样的马尾巴；她朝我点了点头，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她一句都话没说，只是对着我笑；虽然她看起来和我一模一样，但我知道她绝对不是我，因为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的温暖、有信心，仿佛在告诉我，有一天我也会变得跟她一样。望着她的脸，我哽咽地说了一句：“我很高兴你来了……”就开始哭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影像是圣灵在用当时的我能理解的方式来安慰、鼓励我。但我亲爱的姐妹啊！我哭了，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救了；而是因为我不明白，神如果要用一个人的样式来显现自己，那么他应该会选那些属灵、伟大、了不起的人的样子啊？他怎么没有用那些大牧师的形像对我说话呢？他怎么会如此纡尊降贵，选择使



用我这个软弱、没用、已经没有希望的人的形像呢？……这是第一次，我有一点能体会了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而“道成肉身”的本身又是神对人何等的慈爱与恩宠。

亲爱的 debar，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多人和你、我一样地绝望，找不到出路，觉得“神大概不要我们了，我们自己等死吧！”：被掳与亡国后的以色列人、撒勒法等着饿死的穷苦妇人（列王记上 17 章）、沮丧寻死的大先知以利亚（列王记上 19 章）、雅各井边有五个丈夫的外邦女子（约翰福音 4 章）、爬上桑树看耶稣的撒该（路加福音 19 章）、毕士大池旁永远抢不了第一个下池的瘫子（约翰福音 5 章）、以卖淫为生的妓女、长期血漏的、子女丧病的、被鬼辖制的、长大麻疯的、生来瞎眼的、遭人排挤的……。不论他们沦落至此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就是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受死的原因，他们就是主耶稣的死所要拯救的对象！他们就是你！他们就是我！

“历史”这个字的英文是“history”，也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不言而喻，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他的故事”，里面包涵了你、包涵了我，也包涵了其它千千万万的人与经历；而这些所有的小故事所要讲的，其实只有一个故事，那就是神施行拯救的故事——神的救赎历史。

而神要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让你、我这些“故事”都能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重新改写、诠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很像的：我们都有为忧郁症所苦的可能，我们都会失恋、丢工作、出意外、生病、死亡……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之后，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基督徒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患难与喜乐，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真实的盼望。于是，大家虽然都还在死荫之下，但死荫之地却开始传出赞美的歌，吸引着其它同在受

苦的人，一同盼望穿越死荫、回到父神宝座前的那一天。于是，即便我们仍和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但我们不再是活在死荫之下的将死之人；而是活在盼望之中的光明之子——即便受苦，我们也是在神的光中，而不是在黑暗里。

今天，我可以在这里给你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我在忧郁症（或其它问题）里面的表现的比你（或其它人）更属灵、更坚强、能像约伯或但以理，我远远、远远地不如你，我从一开始就决定不信神了。然而神为什么还救我呢？我的信心没有比较大、为人也没有比较好、做事情又不比别人能干。但他救我，单单只是因为我已经属他的了，所以他就照着他所喜悦、所定意的，要“救我到底”！亲爱的姐妹，如果像我这么差劲、败坏的人神都爱，神会如何的爱你呢！因为，你不只是一个故事，你是被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属于天父救赎历史当中的“故事”！你的身份不是一个“忧郁症患者”，而是“有忧郁症困扰”的天父的女儿！（参见罗马书 8:1-30）天父的孩子们，哪一个还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这样、那样的困扰呢？

我们的价值，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宝贵”，所以神要救我们。因着罪，我们早已从“宝贵的”变作了该和糠一起被火烧掉的垃圾（参见马太福音 3:17）；但由于主耶稣无比宝贵，而他竟然愿意来住在我里面的时候，因着他的宝贵，我就成了宝贵的！所以，亲爱的姐妹，像我这么糟糕透顶的人，他都愿意来住在我里面、和我分享他的荣耀；那么，像你这样在苦难中还愿意寻求他的，你所有的盼望比起我来，该是何等的大呢！我们之所以能爱——不论是爱他，还是爱人——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参见约翰一书 4:10、19）是他已经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被他吸引、愿意来爱他；是他已经先饶恕了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来寻求他的饶恕、赦免与帮助！

并且，他如果已经定意要爱你了，就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忧郁症也不行——因为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 8:31-39）

还记得，四年前我在学校里旁听了一门“圣经神学导论”。在第一堂课里，老师向大家解释说，圣经虽然是由许多不同的小故事所组成，但整本圣经要讲的，其实是一个大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这个大故事、也是所有小故事的中心与高峰；我们所有的解经与应用，也应该以此为中心，并且指向这个中心。

下课前，老师发下一篇讲章的浓缩稿，主题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迎战歌利亚巨人的故事。在生动的描述了歌利亚的可怕、以色列人的胆小，以及大卫的能力、信心和胜利之后，讲道者总结道：

“……在这个历史故事中，有两件与巨人交战有关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第一、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战胜巨人，并不是在于他们有上好的盔甲或致命的兵器；而是大卫心中那面信心的盾牌。信心使他免于恐惧、听不见威吓，以致于在兵慌马乱中保持沉着，并且有清楚的洞察力。第二、要征服巨人，不能没有高超的技术与纪律。能成为上帝的勇士、按他的方法争战，需要超乎常人能够想象的知识与节制（意指大卫在旷野牧羊的历练）……你生命中也有像歌利亚巨人一样巨大的困难吗？也许过去的这个星期你已经遭遇了一、两件；你所受到的惊吓是否令你几乎无法承受？……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吧！将你的歌利亚交在那击杀巨人的耶和华手里！向神倾诉你有多么焦急地希望他赢得这场战争。装好你的甩石机，勇士啊！别忘了石头！此时，你正站在生命的战场上！”

这样的讲道，相信你我都熟悉。但是在大家讨论

完这篇讲道的优缺点之后，老师却提出了一个很令人意外的问题：“你们觉得这是犹太会堂里拉比的讲道，还是基督教牧师的讲道？”我觉得很惊讶，信主十年，好像牧师们都是这么讲道的。

那时，班上正好有一位同学是归主的犹太人。他说，从小到大，拉比在会堂里都是这样讲这个故事的。

“是的，这是一篇犹太教拉比的讲道。”老师微微一笑，沉吟了一会儿接着又问：“其实我们比较不像大卫。那么，我们比较像谁呢？”

几秒钟的静默之后，一、两个不确定的声音嗫嚅着：“以色列人？”

是的！我们其实比较像那群惊慌、丧胆的以色列人。当我们面对各自生命中的歌利亚，我们总是胆小、怕事、怕死、绝望、自私、没有知识、没有纪律、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

那么大卫是谁呢？“大卫在圣经里预表的是基督。”

当神藉大卫将以色列家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以色列全营连一个有信心的都没有；包括他们的领袖在内，全部都是胆小的懦夫。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看见，在以色列全军的大元帅、万军之耶和華眼里，歌利亚不过是一粒灰尘，只要用一颗比灰尘大一点的小石头，就能叫他毙命！以色列人以为那威胁他们的是歌利亚巨人；然而，如果他们输了，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上帝的信心！

但是，我亲爱的姐妹，如果这场战役要靠以色列人的信心才能打赢，那么，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在撒母耳记的这段历史故事里，是那位赐下信心的神，信守着他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此，当以色列人吓得半死，甚至还不知道该怎么悔改的



时候，神就以主动的恩典、借着大卫的手，再一次施行拯救；在他们觉得“呼求神大概也没什么用”的时候，神选择在他们的困难中主动向他们显现、与他们相遇。因此，那叫以色列胜利的，并不是“他们”因着大卫“恢复了对上帝的信心”（扫罗王最后甚至因此嫉恨大卫）；而是大卫成了他们的信心，为他们打败了歌利亚巨人。

那么，罪呢？以色列人的罪呢？我们的罪呢？神难道不是因为痛恨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兴起歌利亚的吗？难道都不算数了吗？

算啊！怎么能不算！分毫不差地全都算到主耶稣身上了啊！罗马书五章八节说：“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了上帝有多么的愤怒，而他的震怒又有多么可畏；然而，上帝的震怒有多大，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我们就能看到他的恩典慈爱，实在比他的愤怒更大。所以，公义、圣洁的神，那天没有把我打死，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被打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在我心里发昏的时候，那个比我更高的磐石！我心里发昏的时候，他知道我前面的道路，也能够带我去到他要我去的地方。我们的盼望，完全不在于自己是否属灵、有信心；而在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所带给我们的赦免与拯救！

所以，那一天，坐在教室里，我突然比较明白神是怎么医治我的了。

就在留职停薪三个月后，我的心理医生宣布，我已经从忧郁症的生命阶段当中毕业，不需复诊了。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就像重生了一样。“痊愈”之后一个月之内，我考上了一个各方面待遇都比从前更好的职位，我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非常地兴奋、有信心。

但是，亲爱的 debar，你知道吗？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我不是重生了，而是“重复”进入了另一个忧郁症的循环！

这个发现让我非常地沮丧。但是在那一年年终的小组聚会里，当小组长要我们祷告、分享过去一年“最”感恩的事情时，我低下头、闭上眼，不必思索就立刻浮上心头的最感恩的事项，竟然不是找到了一个好工作；而是“神让我看见自己只是‘重复’进入一个老问题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伤心里面却意外地有着很深的感恩与安慰，因为不知怎么地，我觉得“神让我意识到有问题”这件事本身，就代表着有盼望——虽然那个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四年之后，我在美国有机会参加一个神学课程，研读出埃及记。过去，每次读出埃及记，我总自以为是地认为法老很蠢，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人？我以为，法老指的是那些不信主的人，而我是要被神拯救与赐福的那一群，所以我跟他们不一样。直到修了这门课，我才猛然惊觉，原来法老的刚硬、悖逆、喜欢自己作自己和别人的王，和我一模一样；要当初法老让我来作，我的下场也会跟他一样！这一惊，可真是非同小可；法老的结局是灭亡，如果我跟他一样，那说明我的结局也有可能是灭亡。而出埃及记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前半段描述了法老的心刚硬，后半段则是以色列人的心刚硬——以色列人和法老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第一代以色列人虽然没有进迦南，我们却绝不能说摩西没有进天国啊！而法老以及其他埃及军兵所遭受的，却是永远的灭亡！

那么，能让法老与以色列人不同的，是什么呢？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六节，摩西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



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借着这节经文，老师告诉我们，能叫以色列人与万民有分别的，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民族更敬畏神，而是因为“神选择与他们同在”！

上完课以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带着无比的惊恐去参加一个国际学生祷告会。分组祷告时，我和一位从巴西来的姐妹分到同一组。操着一口破烂的英文，我跪在地上跟神说：“神哪！我知道我是法老，我知道以色列人也是法老；但能叫以色列人与法老不同的，是因为你选择与他们同在。我知道我不能做任何事来让你愿意与我同在，我只能求你；求求你愿意选择我，让我也作你的小孩。”然后，巴西姐妹就开始用圣经中对这种祷告的响应来为我祷告，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英文字“promise（应许）”，我知道，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当我从地上起来的时候，一个令人惊讶的奇妙感觉出现在我心里：我知道自己的忧郁症好了、被医治了！祷告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想起忧郁症这回事，也不是为了脱离忧郁症所以才这么祷告。但是当我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却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一样了。祷告会结束，我兴奋地回家跟我先生分享发生的事情，他也告诉我：“你是改变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解释不清楚。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当我知道自己已经被神医治之后，在生活中发生的第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我对神赦罪的应许，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反应；这与我个性中完美主义的问题有关（完美主义是罪）。约翰壹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过去，我很会用这句话来安慰兄弟姐妹；但是当这句话要用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却不灵；我的心没有办法被它安慰。那段时间，我的教会里有一种教导：若一个

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要学习用“信心的宣告”。如果我宣告说，“我在‘信心里’相信这节经文！我相信这节经文！”那么我就会相信了。我不晓得别的兄弟姐妹觉得如何，但这一招在我身上也不起作用；我总觉得自己里面已经是“不信”的了，怎么还能“在信心里”宣告呢？但是，在我有了重生得救的“确据”（我不认为在此之前自己没有重生，而是没有“确据”），并且被神医治之后，当我再为自己的失败或错误而害怕、情绪低落时，这节经文或其它与此类似的经文就会忽然出现在我心里；并且，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就成了我的安慰。

还记得第一次经历到这样的安慰时，我正在开车。因为情绪有点激动，就把车停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下。那棵树真的很大，我坐在驾驶座上，整个人好像被一团绿光给包围着。望着挡风玻璃外满眼的绿，我在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主啊！我救不了自己；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改变。但，是你说，你一旦救我，就必救我到底！是你才能救我到底；所以，我把自己交托在你手里！”意外的，竟然有一种沉静与力量出现在我心里，不让别人对我的不满、或我对自己的不满，再次把我赶进痛苦的深渊里。渐渐地，在神的温柔与慷慨当中，我的信心一点一滴的增长；我自己个性中完美主义倾向所带来的不合神心意的罪恶感，越来越不能把我拽向忧郁的绝望（是的，罪恶感如果使得我们不能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不合神心意的罪恶感，是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去拒绝的东西）。特别地，当我一读到诗篇 147 篇，“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心里就喜乐。神若究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如果他只喜愛敬畏他的人，那么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只有站在天堂门外切齿哀哭的份。但他是怜悯的神，他知道我靠自己不能敬畏他，于是在我做不到的地方，神舍了他的爱子，好为我、



为世人预备一条可以再回到他面前的路。于是，在我做不到的地方，他不要我绝望，他要我仰望他的慈爱！因为仰望他的，必不致羞愧；神的赦免之恩，会叫人敬畏他！（参见诗篇 130 篇）

亲爱的 debar 姐妹，这是我所挣扎走过的路径。我不知道神要带你走的，会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回头看去，我的忧郁症的成因，很明显跟罪有关，因此，我需要的是悔改；而不是一个好工作、好老板、别人的肯定或友善的环境。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有类似困扰的人都是受罪影响的结果；就算同样都是由罪所造成的结果，你需要对付的问题和我的也不一定相同。因此，我们需要在圣灵和神的话语中学习、分辨¹，才能打一场有智慧地仗。

亲爱的姐妹，神医治我了，不代表我从此就对忧郁症百分之百的“免疫”了。这听起来很奇怪么？到底什么叫“医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得先了解什么是“健康”。真正“心理健康”的人，一定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而不是心理学或一般人以为的：情绪、精神状态回复平稳，能被社会接纳，有社交生活。因此，除了圣经对灵魂的心理辅导，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心理学或哲学可以带人去敬拜神；它们的预设立场一定是反神、无神的，它们对人的看法是“人是可以自救的”。我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没有办法仔细开展这个话题。但，亲爱的姐妹，我要在这里跟你分享的是，神要给我们的医治，是比“没有忧郁症”更好的医治！是忧郁症也不能夺走的医治！忧郁症不一定是因罪所起，但不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里面经历神的大能、信实、圣洁与慈爱；我们可以在其中经历到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应许我们的真平安！因此，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对神发出赞美与敬拜！我“已经”被医治了，但那全然的

医治还没有完全临到，因此忧郁症的感觉有时会再回来。但现在我已经可以辨识它、让神带领我用神的方法对付它；因此，它不再能使我堕入绝望的深渊，它不能夺去我的盼望！“盼望”虽然不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但是它让我知道正确的方向与原则是什么，让我所有的努力、挣扎不会徒劳无功！

我亲爱的姐妹啊！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忧郁症也不行！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 8:31-39）

以马内利！

小卫星

作者简介

小卫星，全职太太，热爱 C.S.Lewis 与圣经辅导

¹ 如何分辨可以参考本期爱德华·韦尔契 (Ed. Welch) 的文章《如何帮助忧郁症者》，34 页。——编者注

这一生，
不是公义的，而是在公义中成长；
不是健康的，而是在其中得医治；
我非我所是，而在变成所是；
不是安息，而是练习。
我们尚未成为我们应有的样子，
但我们正在向着它成长；
成长的过程尚未结束，却在继续之中。
这一生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道路。
生命中的一切都尚未在荣耀中闪烁，
但都在被炼净之中。

——马丁·路德





如何帮助忧郁症者

文 / 爱德华·韦尔契 译 / 魏孝娥 魏宁

忧郁症一直被称为“在地狱里的一间房”，“脑袋里的风暴”。远在1621年，Robert Burton 就如此指认忧郁症，“他们在极大的痛苦中，心灵充满了恐惧，心神不定，纷扰不安，充满持续的恐惧、牵挂、折磨、焦虑，他们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睡……”。他的叙述道出了成千上万至今仍受困于忧郁症者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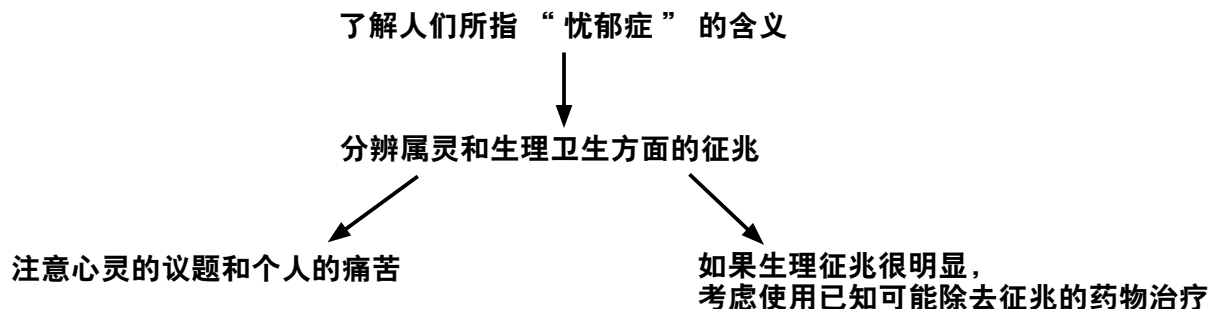
忧郁症患者会使得周围最愿委身的朋友或传道人都觉得无能为力，因为有时他看似完全拒绝改变。但是，忧郁症患者就如同一般人，即使在痛苦中，他们的信心仍可以经历到更新。要按照合乎圣经的方式帮助他们，基本步骤就和帮助那些生理有问题的人类类似（见图表1）。首先，需要了解忧郁症的经验；其次是，仔细分辨生理和属灵的症状；第三，这种分辨会帮助你专注在心灵的议题上。这样做，就可以协助这人转向基督，让基督成为她在痛苦中的盼望，你会在她的信心上鼓励她，并引导她与罪争战；这样专注于心灵的议题可能真的会解除忧郁症。第四，如果忧郁症带来极端的痛苦，可以考虑使用药物治疗，以减轻痛苦。

了解忧郁症患者的经历

关于传统的疾病，要了解病情就得读医学课本、请教那些熟悉病情的人，并与病患谈话。至于忧郁症，你可能会做上述所有的事情，然而，大多数的人了解仍是来自观察和聆听患者本人。像是：对他而言，这像是什么？她觉得怎么样？他在想些什么？

当你聆听人们描述他们的忧郁症时，你会听到两种极端的话。有些人会说严重痛楚到让人死；另外有些人会描述，是一种情绪上的麻木不仁，好像他们已经死了。有时，你会听到有人形容自己，同时活在这两种极端的状况下。

“痛苦”是最准确的说法，前美国总统林肯说：“我是世上最凄凉的人，如果将我所感觉到的痛苦平均分配给全人类，世上将不再有一张欢笑的脸！我到底会不会好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我痛定思痛的让自己非得更好。继续维持我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对我来说，我要不就是死去，要不就是好转起来。”



图表 1. 帮助忧郁者的步骤

然而，忧郁症的痛楚是令人难以揣摩的，人们不仅谈到它的强度、明显的痛苦，也谈到在情绪上的麻木。J.B.Phillips 在他的自传《成功的代价》里提到“那种所有情绪和欲望完全流失的情况，我只能停止工作……”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与痛苦相反的感觉，但是，实质上它是另一类的痛苦吧。

我的一位朋友写到，“我再次自杀，我已经没有奋斗的精力与理由，我麻木，也尝试我所知道‘如何去尝试’的所有途径；我知道我不可能继续这样运作下去，我没有可以谈话的对象，我感到窒息难耐，我可以整天想些好的想法，到头来却还是感觉忧郁，没有人知道我想死是多么糟的事，我的思维如此纠缠不清且无法停止，它们持续说：‘我想死’”。

如果忧郁症是在假期中发作，那么痛苦就更加倍，“我痛恨假日”，一位教会里的女士如此说，“特别是圣诞节和复活节，因为他们是家人团聚的节期，它们充满了对爱和喜乐的期盼，我恨透了假期。”

当某人说到“忧郁”时，千万不要假设，你已经了解各中滋味，不要有你自己的经历去体会这个词汇的意思，它们可能会拥有相似的意思，也可能不会。所以，你只要聆听就好了。让那个忧郁的人以他/她的看法来诠释这个词汇，当你认真聆听的时候，将会听到痛苦、恐惧、无望、对未来的恐慌、恐怖、静默的嘶吼，以及那股威胁着要毁灭你的虚空感。

甚至它也影响到人的感官，声音听起来像是无声，音乐听起来不协调。令人难过的是，你过去是如何欣赏音乐，但现在对音乐的欣赏，可悲的只停留在记忆中。在视觉感官上，色彩不再那么鲜明吸引人。（你还记得，毕卡索在忧郁时期的画作上所显出空洞的感受？）

对忧郁症的专业描述不像这里所勾勒得那么清晰，但它包括一些征兆。可能是忧郁症患者疏于留意的。

根据《美国心灵协会心理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在持续两周期间，你若有下列五项或更多的征兆，那么你就被看作是忧郁症的患者。若只有其中之一的征兆，可能是情绪低落、失去兴趣或乐趣

- 1) 整天多数时间情绪低落；
- 2) 多数的日子里，对所有的事情或近乎所有活动，都明显失去了兴趣或乐趣；
- 3) 因为食欲的关系，体重显著地减轻或增加；
- 4) 几乎天天失眠或瞌睡；
- 5) 感到身体无法休息或缓慢下来，到了一种连旁人都看得出来的程度；
- 6) 几乎天天疲惫不堪，没有精力；
- 7) 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多余，或不适当的内疚；
- 8) 思考能力或专心的程度减少；
- 9) 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不用具体的计划或实际自杀的尝试，就会不断出现自杀的念头。





当你开始了解在他人生命中，有这些征兆时，你的同情心会油然而生，没有人不被这类内在的痛楚所触动。

分辨属灵和生理方面的征兆

下一步是将生理和属灵方面的征兆作一分辨，当你这么做的时候，马上就会知道属灵问题的肇因，它们是发自内心的，但你不会知道生理疾病的缘由。生理疾病可能是身体退化、个人生命中的罪，或撒旦攻击所致；或者可能是上帝允许的苦难，为要教导人单单依靠主。

在一开始，就将这两大范畴（生理和属灵）作出分辨是很重要的，原因有二：

- 1) 如果我们将生理与心灵问题混为一谈时，我们就会教人为了身体的征兆负起道德的责任。
- 2) 如果我们将心灵问题混为生理问题时，当某人被诊断为心灵毛病时，我们会让这人为罪找到了借口，或者使人对灵命长进不存盼望。

作此分别时，你需要做的就是问两个问题：

圣经是否曾命令或禁止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可以被看成是优点或弱点？

1. 生理的征兆

那些对痛苦令人震惊的描述，最好被当作生理的征兆，经历痛苦当然不是罪。

情绪的麻木不是那么明确，有人可能会辩称，情绪的麻木违反了圣经要我们在任何境况下都当喜乐的呼召。但我会建议，情绪的麻木是另一种形式的痛苦。无论为了什么原因，使他们在身体和情绪上，欠缺以往曾拥有的回应，其中并无道德的对错；更进一步说，

忧郁症患者即使情绪如同已死，他仍然可以感谢神和信靠神。

还有忧郁症的其他方面，明显可被归类为身体征兆，包括睡眠问题，体重改变，疲惫不堪，以及专注的问题。

2. 灵命的问题

当你读到忧郁症的专门描述时，其中有几项极可能是灵命方面的问题。“感到毫无价值，或是极端，或不适当的罪疚感”这些是最明显的。罪疚感本身不是罪，但它是指向灵命问题的路标，罪疚感明显就是内心和良知的外在表露；它可能来自干犯神的律例，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向认罪。它也可能是违背了个人的标准，像是“我觉得内疚，因为没有讨配偶的欢心。”这也是灵命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太快用“错误的内疚感”来掩饰它。因着违逆错误的标准，或是人为的标准而产生的罪疚感，是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解读世界，而非神的标准。因此，错误的罪疚感就更深的层次而言，是违背了神的话，它可以透过神的话来矫正。

在忧郁症的描述中，另一个征兆也可以算是灵命的问题，就是自杀的念头；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太快下断语。有些想死的念头，纯粹是希望痛苦赶快结束。事实上，它可以说是盼望和确信的表现，期望神会在永恒里擦去它们的眼泪。其余的情况，自杀的意念可能是因为充满自怜或骄傲“我没有得到我所要的”，还有未能认识神；无论是哪种情况，想死的念头或自杀的意念，都可以透过神的话来开导。

忧郁症的诸多症状中，最常出现的是生气；这征兆没有出现在忧郁症的症状定义中，但它却在关于忧郁症的报告中被详细的记录下来。有时忧郁症是与被人得罪有关，或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反应就是，向那得罪自己的人生气，最终是向神发怒，认为他所给的困难是自己不该有的。

**生理问题**

失眠或嗜睡
 体重显著改变
 感到无法休息或速度变慢
 疲惫不堪，失去精力
 无法专注
 对以前认为美好、且赏心悦目的事
 有疏离感
 感到伤心、忧愁、跌如深渊里

灵命问题

羞愧
 罪疚感
 恐惧
 不懂得感恩
 不肯饶恕
 失去盼望
 不信
 生气

图表 2. 忧郁症可能有的生理和属灵症状

诉诸心灵的议题

服事忧郁症患者需要以怜悯开始，当你就近聆听忧郁症患者谈到他们的经历，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心灵的折磨，更糟的是，因为痛苦会将人孤立起来，忧郁症患者也会感到非常孤独，甚至与神隔离。有了这样扼要的描写，对神的话立刻的回应就是怜悯。教会应当亲近那些忧郁者，并且与哀哭的人同哭（罗 12：15），祈求神的拯救（林后 1：9-11），并寻找鼓励的话来祝福人，并带出盼望。

这种回应是很明显的，没有其他方式。面对忧郁症与其他精神抱怨者要如此强调的理由是，我们天生就不会被这样的人吸引。如果你曾经和忧郁症患者同住，就明白为什么朋友和家人会渐渐倦于提供怜悯和帮助了；对某些朋友和家人，他们会感到忧郁症像是有传染性的，在和忧郁症患者住几个礼拜之后，你也开始感到忧郁了。

1. 对属灵争战提高警觉

怜悯胜于单单同情一个人的痛苦，怜悯是主动的，它会分辨，了解忧郁症的孤立本质，要对抗这样的痛苦，怜悯会考虑各种用方式去鼓舞信心，并且认识神的同在。它知道撒旦深受忧郁症那种内聚本质的吸引，它也知道撒旦想制造郁郁寡欢的无神论者。因此，怜悯必须随时备战。

问题是，“在苦难中，我们如何定睛在耶稣身上？”

或者，说得更实际些，“在苦难中，我们怎能信靠顺服呢？”撒旦一直在你耳边悄悄说，神根本听不见，他根本不在乎，神不爱你了。毕竟，有哪个父亲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经历这样的困苦呢？在这些悄悄细语中，忧郁者需认识那位高升、满有爱心的神。

你可以怎样帮助他呢？如何对一个极端痛苦的人分享，耶稣并非高高在上和健忘的神呢？你可以考虑直接了当的问忧郁症患者，你如何能帮助他们看见耶稣。我认识一些忧郁症患者，他们以下的想法：

- 你可以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 和他们一起祷告。
- 和他们一起整理家室。
- 和他们一起读诗篇。
- 从诗歌本中读一些古老的诗歌给他们听。
- 和他们一起散步或做运动。

不论你选择哪种方式，你必须对恶者提高警觉，提防他采用约伯记中的伎俩；撒旦持续不断的发问，“但神剥夺你在世上的一切欢愉后，你如何还能信靠并敬拜上帝呢？”

2. 对付明显的灵命问题

怜悯并不表示忽视不信或罪的问题。通常，家人和朋友会以为忧郁症患者是那么脆弱，无法坦诚讨论罪或硬心的问题。但是，当某些人明显是在罪中，亲友们却规避这些问题，那才真的是缺乏怜悯和慈爱。

对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常会以负面的态度反应，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岂不是更加压伤了他们的自我形象？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这么想，可能我们所听到的是文化立场，而非圣经立场。圣经描述罪的问题，总是比我们所经历的任何痛苦，还要更深入。因此，忽视罪，特别是明显的罪，这简直就是一种虚伪的爱和怜悯，并且在最深的层次扣留了他所需的帮助。

当然，认识罪必须伴随着认识神赦罪的大爱；诗篇的作者说，神赦罪的恩典是如此奇妙，不像我们的饶恕，它使我们存敬畏的心（诗 130：4）当我们紧紧抓住



这赦罪的爱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圣经认为悔改是通往自由释放的道路，而非定罪，它引导我们走向光明，远离黑暗，如果说，认识罪会压伤人，那么，它所压伤的是我们的骄傲，而非我们这个人。

就哪些方面，忧郁症患者需要属灵的教导或责备呢？无望的人需要在盼望，他看过去乃是短暂的，并且注目于永恒中；那些自觉毫无价值的人，需要知道他们因信已经是神的儿女，他们可能需要承认，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我需要更多”——我要更多的钱、外表更好看、更多的人际关系、更多的爱、更多的尊重；他们需要承认“我需要”是一种自我满足和荣耀自己，而非荣耀神的心态，他们需要为此认罪。

罪疚感也会指出一些不同的潜在问题。比方说，有些人需要知道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站立在神面前，是因为基督的义，而非自己的义。他们需要知道人的罪得赦免，并非基于他们认罪的程度，而是因为基督献祭的本质。然而，这个激励人心的教导，似乎很难接触到忧郁症患者的罪咎感。其中的原因很多：

- 当事人所涉及的事，很可能是他/她应该感到罪疚的。
- 当事人不相信神所说赦罪的事。
- 当事人想要以罪疚感来惩罚自己先前犯的罪，它出卖了当事人骄傲的心态，认为它可以用某种小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罪。

不论原因为何，如果罪疚感是造成忧郁症的诸多因素之一，我们就必须勇敢面对。罪疚感是绝佳的警示灯，告诉你有些事不对劲了。然而，当它持续得太长久，就会成为撒旦谎言的加油站，并且捆绑灵命的成长。

在忧郁症期间，会有许多其他的心灵议题浮现出来：愤怒、律法主义、不信、对他人缺乏爱心等等；有些是身体症状影响心灵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的症状考验着我们的心灵，并将它显露出来；这与怪罪身体症状导致心灵问题，是不同的说法。生理症状可能会伴随着心灵的问题一起发生，但却不是导致心灵问题发生的原因。正如困境中的压力，迫使内心真正的景况浮出表面，当忧郁症患者愿意根据圣经原则来处理这些议题，他就能在信靠顺服中成长。

在处理心灵的议题时，忧郁症状是否会因此加重？在圣经里，没有这类的保证，也没有应许义人必然健康。尽管我们相信神赐人恩惠，是人在信靠顺服中成长，甚至在苦难中有喜乐，但是，我们没有绝对的信心说，身体的症状会消失。

有时忧郁症（包括心灵和生理的症状）都是内心问题所引起的，因着心灵和身体的关联，这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果然如此，当忧郁症患者明白属灵的真理，转离罪恶，在信心上跟随基督，这些忧郁的经验就会逐渐消退。

忧郁症的医药治疗

如果忧郁症单纯是属灵的问题，那就没有理由谈论医药和其他身体的治疗；但忧郁症确实是有身体的症状。因此，医药治疗可能有助于减轻或除去忧郁症引发的身体症状（对其他精神问题也是如此）。在现今的世代，各样的治疗俯拾皆是，它们并非一直都有效，却都带有伤害性的副作用。

其中最著名的是抗忧郁药物，这组药物中包括声名大噪的 Prozac、Elavil 和 Desyrel。医学上并未证实这些药物可以处理因着特定脑分泌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忧郁症。但有证据显示，这些药物会在某些人身上改变忧郁的症状。

还有许多其他疗法对某些情况可能有帮助，像是：食物疗法、高单位综合维他命、全光谱灯光疗法以及电源，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疗法。每一种都对某些人有疗效，但每一种也都有其弊端。如果你正和忧郁症奋战，通常你会很想试试任何疗法以求解脱，在你做这样动作前，千万记得，要针对该种疗法搜集足够的资讯。

当考虑要针对生理的治疗时，我建议辅导者参考以下的指南：

- 1) 如果当事人已经在服用药物了，不要做任何事，

除非他 / 她正经历有害或不舒服的副作用。请留意服用药物既不是犯罪，也不是灵命软弱的象征。

如果忧郁症患者在服用药物后有更多困扰，那就建议患者向开处方的医生请教；若是该药物似乎带来好处，或药物并无作用，那么身为助人者或朋友，应该注意更重要的议题，就是专注在属灵的鼓励上，在信心、顺服还有盼望上成长；忧郁症就如其他形式的苦难，永远是我们可以期待神教导我们的时机。

如果忧郁症患者在信心和顺服中成长，那么你可能要建议这人去和他的医生谈论用药问题。若是药物并无帮助，就没有理由继续服用，如果这药物开始时是有帮助，那很可能现在它不再有用；或者忧郁症背后的属灵根源已经获得解决。但询问医生用药问题时，有些医师可能会回应，最好还是继续用药，也有些医师可能会建议逐步减量，直到停用。在这过程中，如果忧郁的症状强烈浮现时，患者就可以再回到到先前的用量，等过些时间再停用。

2) 如果当事人并未用药，但正考虑开始用药，我通常会建议他 / 她过一段时间再决定。在这段时期，我会考虑可能的原因，并且与当事人一起求问神，教导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和他事，好让我们在困境中，仍可以因信而有成长。如果忧郁现象持续下去，我可能会让当事人了解，药物是处理某些生理问题的选择。

3) 如果这人在属灵上虽有成长，却仍旧持续忧郁，并且药物也不能挥发作用，我会建议他 / 她要考虑其他可能的问题；医药导致忧郁症的问题不胜枚举：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多重性的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红斑性狼疮、肝炎、因厌食症引发的电解质不正常，以及其他问题。医师所开药物的副作用，往往是导致忧郁症最常见的原因，像是：降血压和心脏科的药物、抗病毒药物以及精神药物，都是普遍原因。

以下线索可能是导致忧郁症的身体原因：

- 此人已经超过 40 岁。
- 未曾患有忧郁症的病史。
- 此人的环境大多数未发生变化。
- 此人一直服用处方药物。

如果当事人合乎上述的判断标准，那么，我会建议他接受医生的治疗。

案例探讨

苏珊的忧郁症简直是要她的命，多年来，似乎是每况愈下；现在，这位三十二岁的单身妇女，体重已降至九十二磅，实在无力拖着她的身子去学校，她在那儿任教于特殊教育班。她的忧郁症最特别的地方是，竟然没有人知道；当苏珊上班的时候，她习惯笑脸迎人，不论在教会聚会，或与朋友相处时都是如此。直到有位朋友问起她的健康，还有她最近在做什么时，才终于“打进”了苏珊的生活。

苏珊的朋友发现，她的忧郁症是不止息的痛苦，对所有的药物都免疫 (苏珊已经试过许多药物)。数周以来，她们祷告以求解脱，也求主教导她们两个，都能从忧郁症中学到功课，不论它是否继续下去。苏珊也承认这样的祷告，实在是很难，但这两位妇女深信，圣经教导她们要祷告。

这样的祷告带出了答案，苏珊在十年前，曾有过堕胎的经历，也就是差不多那段时日，她成了基督徒，她深知自己做错了，但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在几位朋友的鼓舞下，她终止了那次的怀孕。

许多妇女有过堕胎的经历，也不会患上忧郁症，有些人将之抛诸脑后，继续向前；有些人终究体认到饶恕。苏珊却无法做到这两样，她的忧郁症是在堕胎后就开始了，从此以后日渐恶化。她无法忘记，也不相信她能完全被赦免。

答案很明显：苏珊需要认识神赦免人的罪，她早已认罪悔改，当她相信并成为基督徒时，她就知道这点。



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她每周都为此认罪祷告。现在该是认识神丰盛恩典的时刻了。

这两位妇女开始讨论，并研读圣经中有关赦罪的经文，她们每周碰面，彼此代祷，并且力求在圣经的真理上成长。对苏珊的友人，这实在很棒，但她体认到自己蒙神赦罪后，就更加喜乐；但对苏珊，好像起不了作用，经过几个月后，苏珊的友人说了只有朋友才说得出口的话。

“苏珊，有时候好像忧郁症才是你的朋友，你不想与它分手，你看起来好像从它那里得到什么似的。”

苏珊的好奇多过生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在这儿谈论到一些事，好像已经是你忧郁症的核心问题，但是，它们却没有带给你生命，你的回应好像这些真理对我很有用，但对你却没用。你简直就是我的好辅导，当你却没有把它们运用到自己身上。”

“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这些真理，你是否认为你的罪大过神赦罪的恩典呢？”

“是的，我经常这样认为。”

“苏珊，我在想你的忧郁症是否是你表达歉疚的方式？”

“是的，我的确如此，难道说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吗？”

“听起来是没有问题，但它岂不是说，你认为你可以到半路上与神相遇？上帝为小罪付账，你却为大罪讨账来帮他的忙，如果真如此，那么问题的症结是你的骄傲，因为你以为你可以为自己的罪赎罪。”

苏珊脸上露出多年未见的特殊笑容，她的朋友所说的正中靶的，她感到神好像借此满有恩典的揭露出她的问题；问题是她必须为她的自以为义求主赦免。她一直以为自己拥有某种属灵的本钱或公义，以致她可以借此为自己的罪向神偿债。然而，当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无力偿还自己属灵的债务时，这才是灵命成长的开始。

苏珊的忧郁几乎立刻出去了，七年后，她仍拥有由多年的痛苦中得释放的自由。在她的案例中，忧郁症所带来的身体病症是出于灵命的问题。

当然，不是所有的忧郁症都是灵命问题所致，就我的观察，极大比例与灵命有关，但请不要因此就认为所有的忧郁症都是灵命所引起的。当你面对忧郁症时，你所知道的就是它令人极其痛苦，每当人在患难中，她们就有如遇见属灵争战。你知道患难时刻，也是我们祈求主监察、帮助我们在信心上长进的时刻。但神在监察人心事，那导致忧郁症的属灵问题也会浮现出来；也有时，非因忧郁症所产生的属灵问题也会与忧郁症同时浮现；还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坚定的信心和顺服，竟能与忧郁症共存，在这种情况下，你仍要持续去鼓励这样的人，持定在信心和盼望中。✝



作者简介

爱德华·韦尔契 (Edward T. Welch)，美国犹他州大学辅导心理学 (神经心理学) 博士，基督徒辅导与教育中心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CEF) 辅导与教务主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实践神学教授。本文转载自他的著作《都是脑神经惹的祸》第七章，123-140 页，台北，华神出版，2003，经同意刊登，原书脚注从略。



编者说明：对于如何定义和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及其与信仰的关系，如何评价现实中心理学对教会牧养工作的影响，基于不同的信仰根基或神学体系，不同人有不同意见。下面两篇文章的作者经历有相似之处，都学习过心理学，都在实际参与基督徒的辅导工作，而他们的观点并不相同。我们将其并列，希望借此令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当下的争论。

浅析圣经辅导、教牧辅导与心理咨询的关系

文 / 董建林

最近几年，在教授神学和教会侍奉的同时，我一直兼职做心理咨询工作。我愿意基于对圣经辅导与心理咨询关系实践性的理解，对教牧辅导做些介绍，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探索出在圣经原则指导下，华人教会的教导与牧养新模式，让教会的教牧辅导和基督徒个人心理咨询，可以有效地帮助教会和个人的成长，也使更多的人有兴趣共同参与教牧辅导事奉。

作为基督徒，确认圣经的绝对真理性，这是不用置疑的事实。但作为心理咨询师，面对无信仰的心理障碍患者，用圣经原则直接作辅导，显然不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经常成为我的第一过渡性工具，也因此带领很多人，在心理疾病治愈的同时归信基督。面对基督徒的侍奉、婚姻、子女教育、工作等挑战，结合《圣经》原则和心理学的教牧方法，往往有很好效果。

看到很多人指斥心理学为魔鬼工具，力戒基督徒做心理治疗，笔者颇感失望：已经是 21 世纪了，教会内部居然有人将圣经与科学对立。看到灵恩派的泛滥，也就理解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他们既非牧者也非职业心理咨询师，所以难免带有片面性。而实际生活中，国内外确实也有很多基督徒因患心理障碍被送进精神病院。我们要思考的是：基督徒患了心理障碍找谁呢？牧师，或者精神医生？

一、对心理问题兴趣的原因回顾

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源于 1981 年刚上大学时的“弗洛伊德”热。因童年家贫，我的心理多有不平与苦毒，由于上帝的看顾，藉着阅读大量心理学与哲学等社科、人文书籍，才没有走上与马家爵一样的道路。带着满心的苦毒、黑暗、孤独、仇恨，1999 年在我的人生走入心理最低谷时，上帝在阿拉木图带我悔改归主。从此以后生命的方向与轨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开始走上教会事奉和心理咨询的一身兼两职的特殊职位。

案例一 在教会里，我第一次开始做心理咨询是处理一起婚姻危机。那时我并不是教会同工，完全是做义工。当时教会来了一个华侨，年龄近四十岁。在交流中他说到夫妻关系的问题：他的妻子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华侨女儿，他们结婚已十年左右，两个儿子已经上学。夫妻经常吵架，妻子与母亲关系不好，又常说“孩子长大我就不活了”。他以为是笑谈，并不在意，因为家里收入还不错，而且从外地城市搬到首都，又买了新房。

我就问他：“给妻子买过花吗？”他说：“没有，咱中国人不讲这个。”当时我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



图，哈萨克斯坦属原苏联，生活习惯几乎全面欧化。我知道当地人有给妻子送花和香槟的习惯，刚好快到他妻子生日，我建议他给妻子送束花，带一盒高级巧克力，再说一句“我爱你”。“有用吗？”他有疑惑。“试试看，效果会出乎你的意外。”

等到几天后见面，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太太洗碗时唱歌，而且，与多年仇对的母亲最近也通了电话。”第一次辅导产生效果很让我鼓舞，让我发现自己过去一些知识的价值，也开始有意识参与教会侍奉。

2000年我回国，开始传福音，带职事奉。为便于走动，2001年自己开了一个“新生命心理咨询室”，半年经营，亏进去6000元。经济上虽有损失，但我取得很多心理学实践经验，也改变了我以前以圣经辅导代替心理咨询的偏差，认识到心理学在信仰中的重要性。

2002-2004年期间，我在民营企业做行政和人力资源高级主管，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心理学的重要性，所以专门花了12,000元读了一个在职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尝试将信仰与心理咨询相结合方面取得显著成绩。2004年在一个心理研究所工作大半年，咨询案例上百，积累了很多单纯心理治疗的案例，如行为疗法的作用，也接触了大量精神疾病，加上在西安市电视台做心理栏目嘉宾主持一年多，让我的“心理神学”在西安心理咨询界初露头脚。

案例二 找我咨询的员工，30岁，大学毕业，工程技术人员。他的主要问题是自卑——不愿意工作，不愿意恋爱，与父母关系不和。经过交流才知道，他从小在农村的爷爷家长大，10岁回城市读小学；父母离过婚但又未分居。从心理咨询角度看，他的问题以偏执型人格表现为主。了解这个情况后，我为他制定的方案是：心理咨询+悔改归主。前后约有3年时间，他每次参加完礼拜后，约有3-4小时与我交流，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是信仰问题还是心理问题。2005年他受洗归主，价值观与整个人格完全改变，成为教会热心的同工。

这是第一次很明确的传福音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案例，让我看到神对人心理改变的能力，也让我看到心理学的重要性：对于初信主的人，直接用《圣经》原则要求他，对他来说标准太高难以做到，而心理学作为一个桥梁，能让他容易接受和使用基督信仰。对于生活中的很多具体琐碎事件，从《圣经》中难以找到直接的答案，而心理学的方法则很有效。如这位员工，离开父母的长期农村生活，让他对父母恨大于爱，而且造成极度自卑，农村教育让他与城里孩子有隔阂，甚至对婚姻有恐惧；而较胖的身材，源于他饮食失控——这源于心理上对父母关系、对生活前景、对身体等等的焦虑。虽然从根本上来讲，一切心理障碍源于罪，但直接原因不尽相同，有个人主观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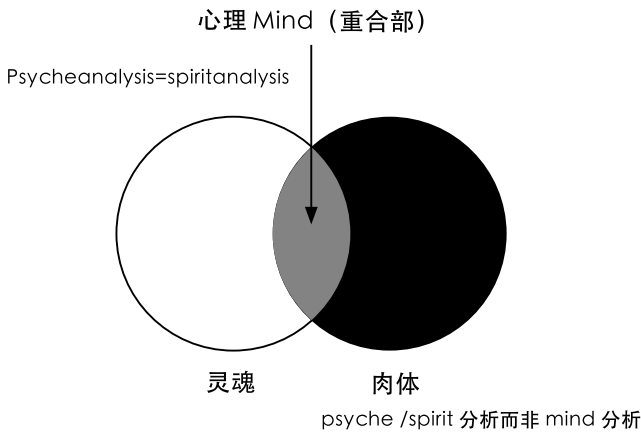
对于不信主的人，心理咨询成为他接近基督信仰的一个桥梁，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人才能得到根本治愈。人人是罪人，所以人人有心理障碍，基督徒也不能例外。心理学中将心理治疗分成：支持性治疗、认知性治疗和人格重组治疗3个不同程度，非常重视信仰对心理的决定性影响，只不过心理学不认为基督耶稣为唯一真理。在咨询中，大多数人不愿意作深层人格治疗，满足于心理状况有所改善即可。基督徒要小心的是心理学的无原则包容主义，但这可以用不露痕迹的基督真理来改变和补充，于是心理学成为我帮助别人的有效工具，也是带人信主的一种特殊方式，且在教会的牧养关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否定心理学价值的观点，我绝难苟同。

二、圣经辅导与教牧辅导

圣经辅导与心理咨询的关系，实际上是灵魂与心理的关系，那么，灵魂与心理有何联系呢？在英语中，soul和spirit意义有明显差别，汉语一般将soul译作魂而将spirit译作灵，若套用荣格的说法，soul是个体无意识，spirit则是集体无意识。在《圣经》中，the Spirit是上帝的同义语，专指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格“圣灵”。英语中psyche含有soul\spirit\mind即灵魂、精神和心理多重含义。如果将人看作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体，则心理是灵魂与肉体的重合部分，并不独



立于人的灵魂，只是灵魂的一个小窗口。潜意识是灵魂中黑暗的人不能觉察的部分：灵魂 = 潜意识 + 心理。灵魂、心理与肉体关系可用下图表示（详见《中国性科学》2005 年 11 期，《母亲阳具的精神分析》一文，作者董建林）



既然都涉及心理 (psyche)，圣经辅导与教牧辅导和心理咨询有何差别呢？简单讲，圣经辅导以《圣经》作为解决心理问题的唯一原则和方法；教牧辅导是在《圣经》原则下，借鉴心理学的方法解决个人心理和生活问题。而心理咨询以心理学原理与方法作为解决心理问题的主要渠道。若用公式表示，可能简洁明了：圣经辅导 = 圣经原则，基督教历史有多长，圣经辅导就有多长；教牧辅导 = 《圣经》原则 + 心理学，应该从新约耶稣基督算起，有学者认为“清教徒是伟大的灵魂心理学家，我们可以从他们学到神学即心理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分不开的。”（《教会工人培训手册——灵修神学发展史》第五章），美国大觉醒运动时期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著作《宗教情感真伪辨》为之标志。

李台莺¹等专家对圣经辅导有这样解释：

圣经辅导始于 1970 年代，辅导的原则和内容，早就在圣经中有教导。“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 3: 16）

这是圣经辅导的定义与步骤：叫人认识神，明白他对人的要求；指出人的需要和问题根源；领人归回正道；使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到十字架面前悔改，立志跟随主；教导人透过学习神的话，效法他公义与圣洁的性情，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此，所谓圣经辅导就是用神的话来劝勉人。（《传递生命》总第 107 期 34 页 作者李台莺等）

单单按这个定义：圣经辅导就是用神的话语劝勉人，那我们就可以追溯到亚当夏娃，因为神对人的劝勉与教训，是从亚当夏娃开始，若有人不同意，最晚也不会迟于亚伯拉罕。而摩西时代，神对他的子民的劝勉，是最清楚了不过的了。旧约的每一卷书，都是神在劝勉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辅导并非只是始于近代，那以前的人们出现信仰与心理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依靠《圣经》。

我个人认为，教牧辅导是圣经辅导的第二发展阶段。耶稣基督从传道开始（马太福音 4：23-25，10:35），继承了上述犹太传统，但赋予全新的内容。当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时，面对着没有旧约学习背景的各个民族，神使用的方法与对犹太人不同。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teaching)，传 (preaching) 天国的福音，医治 (healing) 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癩病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但河外，来跟着他。（太 4:23-24）

这就是最早的教牧辅导，服务于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独立于福音。

耶稣基督医治的各样病人，当然包括肉体疾病，以及心理、精神疾病。既然肉体疾病在今天可以有医学和医院去研究、治疗，精神、心理障碍有专业医生研究和治疗有什么奇怪呢？无论是医学还是精神、心理学的治疗方法，仍然源于对神创造的人体规律的认识和遵循，是神对人的祝福。既然我们不排除心脏病要到医院心脏科治疗，为何反对心理学对变态心理的治疗

¹ 圣经辅导专家，真生命辅导传道会会长，圣光神学院圣经辅导教授。



呢？从根本上来讲，所有的病都是对神的律的违背的罪的结果：信仰律、道德律、自然律，违反者要承担因此带来的代价：痛苦或死亡。对各种病，神可以医治，也可以不医治；神可以直接治疗，也可以通过所谓科学治疗，关键是认识到，哪些是叫爱神的人应得的益处。如果将病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就会走带另一个极端：自然神论。

如上所述，教牧辅导是圣经辅导的第二发展阶段，基于新约基督的福音，在清教徒时代达到高峰，从那以后被所谓反上帝的理性主义“科学”所冲击。到了近代，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心理学又从哲学中分离，完全被进化论和唯物论所左右。到了二十、二十一世纪，心理学在其哲学层面，已经走向反上帝。面对这种情况，基督徒是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反对层面呢？还是以《圣经》为原则，发展出基督徒的心理神学，以解决世俗心理学不能解决的精神和心理问题（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同性恋等）呢？如果我们不能以《圣经》原则解决基督徒遇到的各种精神、心理障碍，还要依赖无神论的精神病院，何以见证耶稣基督医治全人的大能呢？

这就是教牧辅导——基督徒心理神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神的救恩，在旧约时代，以犹太人的方式存留；在新约时代，以外邦人理解的希腊语言方式存留和传扬，就连神学（theology）这词本身就源于希腊语。但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必须无损于核心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今天，如果需要，借助于心理学术语和方法来表达和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又有何不可呢？今天对教会来说，最危险的并不是异端和逼迫，而是教会及神学中表面假大空的属灵主义和实质上的世俗化：表面看来字字句句不离圣经，但却将生命真道停留在口头，使很多基督徒变成徒有宗教外表的法利赛人，最后堕落到世俗的深渊里，不可自拔。这个责任要谁来承担呢？“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林后 3:6）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

感谢主，神通过众多基督徒和他的仆人们，在教会历史中跟随《圣经》的指引，发展了心理神学——基督徒的教牧辅导，不但能解决神的众儿女生命成长中的各种心理问题，也使整个社会因此受益——科学源于神学，又补充了神学的具体技术层面。精神、心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问题，这是一个人归信基督后，教会特别要加以重视的问题，要生（信）也要养（牧），正如以弗所书弗 4:11-16 所言：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梁幼忠弟兄在一篇题为《教牧关怀与教牧辅导》2 文中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个人观点，他指出：

……辅导训练专门化不期然带来教牧和辅导的分歧。主修辅导的少涉猎教牧学的科目，教牧系的同学可以选修辅导科目的更少。主修辅导的虽有 M.Div. 学位，不敢牧会；教牧同工则觉得辅导不是本行；结果教会中辅导的需要始终得不到满足。在未来的日子，除了两个学科须要更多互相交流和整合之外，教牧辅导（或教牧关怀）作为牧养的本位职事，须要重新被肯定。

……教牧关怀不单要研究辅导的技巧。传统属灵的操练（spiritual disciplines）和属灵引导（spiritual direction）与辅导的揉合，也是极待探讨的题目，亦应注意教牧如何可以透过教会一般性的事工，作预防性或教育性的牧养，让会众建立健全的人际生活。教会应该是一个“关怀群体”（caring community）或“治疗群体”（healing community）是普遍被接纳的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真正的医治只能从基督而来。教会是基督施行医治的基本渠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方面理论是有，实际可供参考的模式还不很多。

……教牧在关怀上最大的任务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² 作者及引文出处未知——编者



在教牧辅导中，牧师的人格对咨询辅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很大程度上，辅导成功与否，取决于辅导者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被辅导者的“精神父亲”。一个牧师就其责任而言，应该是一个教父——教会会众精神和情感上的父亲。父亲角色是上帝权柄在人间的代表，所以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家庭中，一个人与父亲关系的亲疏决定他的婚姻和人格健康水平。这是我在大量的心理咨询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符合《圣经》男人是头的总原则，但《圣经》并没有这样的直接教导。下面的案例就是一个证明。

案例三 一个信主两年多的姊妹，大学刚毕业不久，自杀未遂，但造成明显外伤，经人介绍，来我这里咨询治疗。自述有自杀念头，尤其是每次例假前后最强烈。

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姊妹，说话嗲声嗲气，很会打扮自己，气质优雅。自述中学与老师恋爱，到大三发现老师原来是花花公子，拈花惹草不断，于是分手。但女孩已经为这个男人流产数次，被教会弟兄无意贬为“脏”女孩。

在第一次咨询时，她低着头，泪流满面。她的心理障碍很简单：缺乏父爱，所以发生师生恋；被男友抛弃后，教会没有诚心接纳，让她感到人生的绝望；例假的流血，让她为流产的罪自责。按一般心理发展推理，她要么自杀，要么自暴自弃。而这两点，在她的行为中开始有苗头了。这时，对上帝的爱她和自己是否得救，均开始动摇不定。

第一次咨询结束时，我问她：“你愿意董老师拥抱你一下吗？”她点点头。我将她拥抱在怀，对她说：“神爱你，借我来帮助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团契吧。董老师欢迎你，决不嫌弃你！”从此以后，她前后咨询过10次，也开始融入教会大学生团契。三个月后，心理障碍基本痊愈，不再遮掩自己身上的自杀伤痕了。

在咨询中，我只是与她共同分析和回顾她与父母的情感，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的回顾和重建，并使她将对父亲关爱的渴望“移情”到我这里，以她父亲的角色给她缺失的关爱和肯定。当她在同龄人团契被接纳时，我的替代性精神父亲的角色也就结束了。表面看来咨询是单纯心理学的，但整体氛围确实是基督教的。

其实，良好的教会团契就是最好的集体治疗环境，只是必须有基督徒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做辅导支持，否则会流于表面或虚假。

三、心理咨询并非必然从魔鬼而来

华人教会对心理学的批判首先来自一些圣经辅导专家，如李台莺、林慈信、张逸萍³和钟升华⁴，他们联合撰写的一篇题为《智慧的选择——圣经辅导》的文章中最具典型性，主要观点如下：

甲：“心理学帮助了很多人，何必挑剔？”

乙：“心理学的效用正是它现在大受抨击的原因之一。研究和量度心理疗效是一个相当新的学问；但是已有很多报告指出，心理辅导效用甚微。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报导最近一个研究指出，不同的治疗学派效用差别不大。进一步研究更指出，辅导的效用并非来自疗法理论，而在于：1. 当事人是否自动自发，愿意改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2. 辅导员的人际关系和性情，例如是否和蔼、真诚、乐助等；3. 对话本身具有治疗能力。如果这就是辅导成功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用圣经辅导？”

甲：“但可否将圣经和心理学结合（integration），以化腐朽为神奇？”

乙：“你知道结合运动现在怎样吗？从前被带到港台推动心理学，也是代表了结合运动的高联思（Gary Collins）在几年前表示：近年的结合工作已缓慢下来，

³ 美国印地安纳州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哲学及护教学博士。任教于国际福音布道神学院等处。

⁴ 美国东方大学（Eastern University）辅导学研究院教授，持美国政府辅导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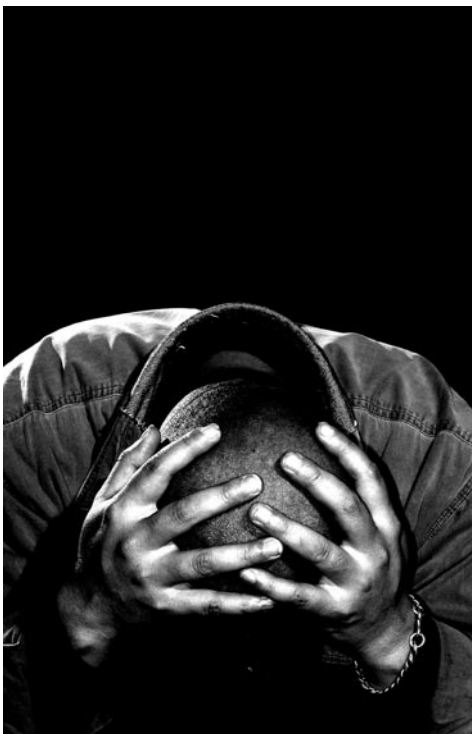


很多本来努力于结合工作的基督徒心理学家、神学家，甚或属世的心理学家，都对结合运动再没有兴趣了；现在的结合只被用为吸引学生的花招，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成就，或者实际的方法。此外，现代心理学和新纪元运动已经界线难分。张逸萍的论文研究指出，邪灵借着新纪元交鬼者所发表的教导，大部分可以在世俗心理学中找到，过半数可以在基督教心理学中找到，邪灵不单教导玄学，也教导很多流行心理学。可见结合圣经和心理学不是明智之举。”

“心理辅导效用甚微”！看到否定心理学这样的观点出自这么一批圣经辅导专家，让人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心理咨询治疗经验，但我的咨询治疗经验告诉我，心理咨询治疗疗效显著！正如个别基督徒的伪善不代表所有基督徒的行为必然是伪善的道理一样，个别心理咨询师的失败，不代表所有心理治疗都是无效的。儒家与道家传统中重感觉而轻考据研究的习惯，在这样一批“专家”身上出现，而且是对于心理学这样的实证学科，也敢轻易否定，实在是大胆。

作为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咨询师，又是教会牧师，我深感有必要以从业经验和案例，给出一个客观的说明：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和工具，源于基督教神学，它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是中性的，疗效如何，关键看如何使用它。我们不排除在基本的心理哲学层面，会有反上帝的伪科学观点，或者说从邪灵而来的利用，但不能因此将一个学科的作用轻易全盘否定。

案例四 某男，27岁，大学毕业五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岁时住精神病院三个月，病情有所缓解，但仍发作。去过很多心理咨询机构，收效甚微。两年前在我这里做过三个月心理咨询，有改善但中间流失，两年后再到我这里咨询。发现他并非精神分裂症，而是典型的焦虑型人格，外加强迫症，深层有性压抑。所以精神病院的针与药、电疗，当时能管点用，过后一、两个月，



仍然回到原状态。大学毕业已经几年了，因缺乏独立生活与工作的能力而病休在家。

后来又回到在我这里咨询，前15次，我只是听他在倾诉他的几个我的“分裂”型征战，其实也就是两个我：父母给他的“老我”，他自己想成长的“新我”。他的情况是这样：2-3岁时，他知道自己被收养，父母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大学教师。家里由母亲做主。15岁时手淫，被母亲发现，斥之为“下流！流氓！”，最后的总体的结果是：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习惯性的逃避压力习惯、缺乏安全感的高焦虑引发的人格障碍。

显然，缺乏安全感是他的心理障碍的核心原因。人有对死亡的基本焦虑和成长以后的继发性的焦虑：对生活的压力所产生的焦虑。一直担心被抛弃，所以焦虑感很重，有意识迎合父母，养成凡事逃避的行为模式，在心理深处，包括父母在内谁也不信任。有问题总是推给别人，在外面看来，是一个听话乖巧懂礼貌的文艺男孩，但实际上是一个好吃懒做、逃避责任的男孩。

在经过16次咨询后，他才开始以社交的目的来教会，但总是躲躲闪闪，很难与别人建立正常朋友关系。在约第30次的时候，才愿意接触基督教。现在他已经基本走出了与父母的敌对，可以与教会弟兄姊妹交流。但参加礼拜和聚会，常常不能坚持。藉着心理学咨询和治疗，他已经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但要康复，还要1-3年的时间和功课。但若无心理咨询的基础，他就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更不可能来到教会。但他信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我的结论是：心理咨询是一个工具，它当然不能救人灵魂，但可以帮助人们缓解急难和压力，暂时解除心理障碍。基督



徒患心理障碍已经不是一个新闻，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又患了心理障碍，如抑郁症、应激后创伤、甚至精神分裂症的。对心理学的贬低，视心理问题为魔鬼附体，或信心不够；使很多基督徒不敢说自己有心理障碍，担心被主内弟兄姊妹批评。韩国教会牧师与师母患抑郁症的比例，已经不是个别了现象了。最富典型性的当属纪福赞牧师杀人案件。

纪福赞牧师因妻子与同工发生婚外恋情，一怒之下竟失手打死同工而因杀人罪入狱。看到这样令人震惊的消息，同样作为牧师的我，长久陷入深思：牧师作为教会领袖，付出全身精力牧养教会，往往身心疲惫，经常忽略家人需要，导致国内 30% 左右牧者婚姻亮起红灯。作为牧者而犯罪，似乎十恶不赦。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们也有灵性与心理的冲突和软弱，引起我深思的问题是：谁来辅导和遮盖牧师们的灵性与心理创伤呢？这是偶发现象还是教会治理的缺陷所致呢？从理论上讲，牧师们似乎不应有心理障碍，但实际上肉体的有限和软弱常常使他们陷入困苦，而且因教牧身份的特殊不能真实表现自己的软弱，如果缺乏经常性的心理“维护、维修”，天长日久，生病就在所难免。而教会对心理的贬低，使得牧师不敢公开寻求心理咨询帮助，也妨碍了心理咨询（教牧辅导）在教会的发展和应用。

对纪福赞牧师杀人一事，有慕道友问：“牧师是教导人对付罪的，为什么他自己却胜不过呢？”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自己说：

按法庭指派的心理学家的分析，我失控的原因，是牧师及丈夫的双重角色冲突导致我精神崩溃，该愤怒的丈夫及想不断宽恕的牧师，让我人格分裂。案发前我曾寻求心理专家的协助，包括母会多位牧长专家的辅导，寻求各种处理方案。我也试图从信仰的角度切入，与当事人祷告认罪，恳求主的怜悯赦免。不料却在瞬间的震怒下，铸成难以挽回的遗憾，造成重大的伤害。不仅愧对受害者家人及教会，也让主名蒙羞。

牧师是个普通人，有着人性的软弱与极限。我曾希望像神一样不断宽恕，但我忘了自己只是个人，是个里面隐藏着震怒的丈夫。正像我的朋友是个性情温和、信心坚固、多方恩赐、满有爱心的同工，但也有着人性中难以

告人的软弱。在许多不幸的巧合中，我们不够警惕，掉入撒旦的陷阱里，入了试探而难以自拔，这个悲惨的结局就逐渐形成了。我曾苦思良久，何以惨剧发生在受害者、妻子与我，三个立志爱主的人身上？只能更认同保罗说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到去作……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 7：19；8：6）

纪福赞自己反省时指出：

在家庭和服事上，我曾以坚定的信念告诉神说：‘我照顾你的家，你照顾我的家。’因此，我曾沉迷于教会的服事，忽略了家人的感受及需要。内人常抱怨我不应作牧师，应作没有家庭顾虑的神父，专心服事。我愈拼命服事，家人离我愈远。当我专注于教会的灵性增长及策划建堂时，无形中，我的家庭正被撕裂。我曾很难理解这样的逻辑及结局。”（神国资源杂志 2006 第三期 www.krcenter.org）

从教牧辅导角度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在教会侍奉与家庭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处理家庭问题。《圣经》早已有教导：“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3：5），但为何心理专家和牧长专家在这样基本的问题上，没有能给他一个有效的意见呢？原因很简单：心理专家不懂《圣经》，而很多牧长、专家不太懂教牧辅导。很多教牧人员家庭之所以出问题，原因并不复杂：丈夫忽略了对妻子的关爱！为侍奉而侍奉本身就是错的！教会有些人过于“属灵”，忽视人的情感需要，而心理咨询单纯强调心理，忽略灵性需要，都走向片面。牧长未必不知家庭的重要，但担心被人指责为“没信心，不靠神”，人言可畏，所以只好痛苦忍耐，直到忍无可忍时爆发。种种悲剧提醒我们，重读《雅歌》，明白其中深意，未必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天主教会神父不断出现的性丑闻，也提醒我们，肉体需要必须加以重视，因为“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林前 6：19）

至于纪福赞说“我曾很难理解这样的逻辑及结局”，反映了一种华人教会牧养中的一种普遍的中国文化传统现象：事业第一，家庭第二。婚姻与家庭对基督徒是最重要的责任和功课，因为在基督里，婚姻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象征（弗 5：22-39）。所以，一个



处理不好婚姻与家庭关系的人，在侍奉中也一定是失败者。教会的管理是以神的爱为基础的，而家庭更是基于爱情而建立的。在家庭里感受不到爱的人，或者处理不好婚姻关系的人，在教会也很难爱别人。婚姻的核心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婚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人信仰生命的真实情况，因为在家庭中，爱难以作假。婚姻的失败是一个人爱的能力的失败，是对神“彼此相爱”命令的悖逆，折射出“老我”的强大。爱人必须舍己，爱的失败，就是舍己的失败。

牧师首先要在生活的每个层面活出基督真理的见证，然后才有资格在讲台上证道。证道是一个人在基督里的生命达到一个地步，他深切感受到上帝的大爱和救恩的甜美，禁不住要大声讲出来！证道与牧养绝不是一种神学知识的讲解，与自己所行的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满身疾病的医生，有何资格去给别人治病呢？不会爱妻子和丈夫的人，又怎会去爱其他人呢？婚姻失败的人对别人的爱，往往是自恋型的爱：为证明给别人看的表演。妻子与儿女是上帝的产业，管不好神所赐产业的人，能是有忠心和见识的管家吗？（路12：42，太24：45）

关于这些，《圣经》彼得后书1:2-11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但愿一切做神工作的人每天能以自我省察：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教牧辅导不仅仅是对会众的，也更是众牧者自己的

自我保健和治疗手段，牧师们也必须有自己的教牧辅导“导师”（mentor）！这就是初期教会设立主教的教牧意义。

纪福赞的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部分华人教会过分片面强调属灵、忽视个人生命整体教牧观的必然结果。因人天性的软弱，基督徒甚至教牧人员出现心理障碍都是正常的，关键是怎样依据《圣经》原则具体实施治疗！在耶稣的身上，教训、福音、医治三者并不互相代替，而是互相补充。没有教会牧养经验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出现心理乃至生活问题，本人肯定要负主要责任的！但由于华人文化的特殊性，很多参与教会侍奉的人本身就带有心理创伤，国内教牧人员普遍被人们和社会轻视，同时又有很大的权柄，业绩考核又很世俗化和结果导向，迫使教牧同工产生很强的成功欲望，长此以往，自己癫狂不说，必然将教会带向混乱和纷争！

华人教会中，教会对教牧同工要求很高而各种物质精神保障很低，更谈不到对教牧同工的关怀了，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参与教会事工的同工都承认，华人教会的管理中存在着从制度上扶助软弱者（包括牧师）的制度性缺陷，最典型的就是教会牧师缺乏基本的教牧辅导训练，如婚姻协谈与辅导；还有牧师缺乏牧师（主教）牧养的管理缺陷等。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教父时代，寻找办法。今天华人教会所遭遇问题，初期教会也遭遇过，而且解决得很成功。缺乏传统的华人教会，有必要在《圣经》原则下重新寻找教会传统，这就要看我们众牧者是否有一个谦卑的学生心态。这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主教制与长老制比较研究》一文中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四、教牧辅导绝不是“内在医治”

教牧辅导是基于《圣经》原则而综合运用心理学方法治疗信仰障碍和心理障碍的教牧工具，这需要在教会中逐渐推广普及。当教会面对基督徒心理障碍束手无策时，一个以“内在医治”（Inner Healing，或作心

灵医治)为名的心理治疗派别开始浮出水面,引起一些教会的混乱,很多缺乏教牧辅导基本概念的,热衷于给别人做内在医治,差一点走到异端里去。有必要对这个危险的现象加以说明。如果要给内在医治下一个结论,简而言之:这种“内在医治”不是异端,也离异端不太远了。

内在医治专家们自己说:近代兴起的内在医治祷告操练,最初被称为“记忆的医治”(healing of memories),着重处理记忆中的创伤。由于受创的经验不会被时间冲淡或自行愈合,而记忆更重复其杀伤力,日益蚕食心灵,需要运用祷告和辅导来追溯个人经历,邀请耶稣基督一起重返记忆,让⁶治疗过去的创伤及后遗不良影响。但有些心灵受创的病态表现,未必直接归咎于某件特定事故,而是日久养成的负面态度和习性。因此,内在医治更积极的目标和更深层的意义是正视心灵的状况,寻求基督徒生命整全的发展和成长,真正实践与神与人重建关系。内在医治不是一般心理辅导会谈服务,也不是强调追求方言和身体医治的灵恩派活动,更非“新纪元”(New Age)运动所倡导的超觉冥想,而是把握圣经的教导和应许,顺服圣灵的引导,在父神的保守和主耶稣的权能下进行心灵重整与更新。

先来看一个内在医治过程的解说:麦丽婵女士⁵尝试以一个案例说明内在医治“重开”、“重演”和“重译”的三重进程。

永贤(化名)是一位接近四十岁的弟兄,他要处理的问题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感情的压抑及心灵不自由。在倾谈的过程中,知道永贤的父亲职业是海员,母亲要独力照顾他和弟弟。在孤单郁结之中,母亲选择了永贤成为他的倾诉对象,一有空间就向永贤倾诉,却没有作为永贤的聆听者,当时只有十岁的永贤就视这一种沟通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谁不知代入了母亲的苦情世界,使他渐渐失去了喜乐、自由及自己,而唯一找到自己的地方,就是在认同母亲之处。他深刻记得一幅图画,就是十岁的他躺在床上,聆听着母亲诉苦。

在“重开”进程中,笔者邀请他闭上眼睛,求圣灵让他

看见那幅图画,并在整个过程中祈求圣灵的指引及保守。当图画呈现时,笔者邀请卧在床上的永贤向母亲表达内里的感受,起初有点困难,因为那些感受压抑了很久,但在笔者引导下,渐渐可以表达出小朋友期望母亲了解的心声,同时也流露出听母亲诉苦所带给他的心灵枷锁。他明白到没有自由与喜乐的原因,是因为长期被捆在母亲的苦情世界之中。

在“重演”的进程中,笔者邀请那个小朋友的永贤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之后他见到耶稣带他离开现场一起在天空飞翔,呼吸自由的空气。

在“重译”的进程中,笔者看见永贤由愁眉深锁到开颜展笑,他经历到耶稣的医治,感觉到与母亲以往过分黏缠代入的关系被更新了,并且意识到他与母亲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份关系的重译,会帮助他的心灵更自由、更释放地表达情感,这完全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及主耶稣的爱。(麦丽婵,《内在医治模式》)

从心理学角度,这完全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所谓的“自由联想”而已,加上“圣灵”与“耶稣”就变成了“内在医治”的方法了。把想象当作真实,把幻想人物当作“耶稣”,真是危险至极!这种方法与印度教知名人物奥修所谓的“默想”“观照”等无甚差异,也与中国佛道教中的打坐、坐禅本质一致,只不过把其中的“佛”换成了耶稣而已。这种治疗虽然自称以上帝的话语治疗,但其实与耶稣基督毫无关系。这是极端灵恩派在教牧辅导上的新诡计,把救恩简化为治病的新花样,但因打着灵魂与心理医治和耶稣基督的大旗,迷惑了很多人,应该引起教会同工的高度注意。其实这是钻了当前很多教会教牧辅导发展薄弱的空子。耶稣的血已经救赎了我们的灵魂(内在)和肉体,还需要哪门子的内在医治呢?

张逸萍指出,近年流行的各种内在医治,虽然办法略有不同,却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在祈祷的时候“想象耶稣来临”,治疗心灵所曾经受过的创伤。请看下面几段形容

……想象耶稣带领进入一座花果丰盛的园子,在那里接受耶稣的代祷…从在母腹成孕开始,回顾过去人生中的每个阶段,每到一处都尽可能重组现场实况,并

⁵ 香港禧福协会(Jubilee Ministries)基层福音事工训练学院导师



察觉耶稣临在的位置。

……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生动”的画面…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意境”，用信心借着圣灵的带领经历到此意境的“产生”或“出现”。

……想象自己被对方仇恨的绳子捆绑，不得释放，这时他祷告，求主释放他…主用圣灵的宝剑将他身上仇恨的绳子一条条砍断…求主借着这样的想象，使内心得医治。

……内在医治名人 Leanne Payne 在他的书《The Healing Presence》中表示，神给我们话语或者图画（符号或异象等等）。他有一个祈祷伙伴最擅长“看见”这些图画，而且常常是连续一串颜色鲜明的图画。他继续解释这样的想象和一般的想象有所不同，他称之为“更高的想象”，是“收到思想或图画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较低的（生理上的）想象是被挡着或者被挪开的，即是说，这不是一般的想象。这个中文翻译为“想象”或“冥想”的做法，英文是 visualize，我想最理想是翻译为“观想”，进行的人是用心灵力量去看见或者收到一幅图画，现在有人干脆叫它做“心像”（mental image），从上边的形容，可以很清楚了。（张逸萍，《心理学偏离真道》12章，生命出版社）

张逸萍准确看到内在医治的本质，但很可惜，书名却是《心理学偏离真道》，一句话就否定了——一个学科，实在令人遗憾。如果这只是针对超个人心理学和超心理学，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是针对整体心理学，未免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鲁莽！严格说来，偏离《圣经》原则的学科，又岂止一个心理学！从此我们也明白，为何中国基督徒不能在中国的文化与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和影响，因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是非观，除《圣经》以外其他均属魔鬼的极端思维，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也倒了！物质性的存在，如金钱、性、自然界等，它们都是中性的，在本质上并非是罪的，关键在于什么人以什么的心态和动机去使用它们。否则，我们的一生都只有吃住都在教会里面。可是如果那样，我们要修建多大的教堂呢？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强调，本文观点均属个人一家之言，不一定全对，限于篇幅，只能算是抛砖引玉而已。我愿意以哥林多前书 10:23-33 这一段经文作为建议，送给主内从事科学研究的弟兄姊妹共勉：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作者简介

董建林 (dongjianlin@hotmail.com)，西安某家庭教会牧师。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教授，陕西省性学会性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安某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专家。

人类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心理辅导是神学问题¹

文 / 大卫 · 鲍力生 译 / 高静 校 / 吴玲玲

一个人若想学心理辅导需要去神学院吗？想要从事心理辅导的年轻男女应该去神学院或圣经学院学习吗？二十五年前，这种问题象是无稽之谈。就象问你为了研究佛蒙特州（Vermont）的地质要不要去维吉尼亚州（Virginia）一样可笑；或象问你是否会在汉堡王餐厅（Burger King）点麦当劳的巨无霸（Big Mac）一样荒谬。人们去神学院是为了学习圣经、教会历史、神学和怎样讲道，要成为牧师、宣教士、传道人或者圣经教授。而心理辅导应该是那种严肃的、有目的的、一对一的交谈，是世俗研究院里才有的；神学则是对人宣讲的，不是对话交谈式的。

可是二十五年前我确实去神学院接受了心理辅导的培训。而且我衷心推荐今天的人也走这条路，我这样说是非常慎重的。那时神学院里没有辅导学位，对于我这

个对辅导蛮有兴趣并且满怀问题的年轻人来说，神学和圣经课程是个贴切的入口。在这里我得到关于人性、苦难以及神旨意的教导；我学到基督如何借着恩典赦免我们的罪，并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还学到人类堕落的思想是怎样蒙蔽他们对己、对神、对环境的正确认识等等。虽然大多数课程从细节上来说都不能应用在辅导上，但它们是关乎辅导的本质问题的答案所在，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在成为一个成熟的辅导师的过程中，我从神学、圣经甚至教会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和我在正式辅导专业课堂上学到的一样重要。

在从事精神健康领域工作中接受了主

在早年间我曾打算去世俗的研究院学临床心理学。我大学的专业

是心理学，又在精神病医院工作了四年，后来我自己还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给人作心理治疗。我当时坚信，心理学是解决人类问题的真理；还认为心理治疗就是以爱心和权柄将此真理付诸实效，能治愈人类灵魂的各种疾病。但在我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我渐渐对世俗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感到失望。有三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并且最后改变了我受教育和心理学工作的方向。

首先，我渐渐意识到心理学不同理论之间的分歧不是偶然性的，而是本质性的。

不管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在整个系统方面，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系统建立者之间都互相排斥。我研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史各那（B.F.Skinner）、艾尔夫来德·爱德乐（Alfred Adler）、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以及

¹ 本文的缩写版曾发表于《神学院和研究所手册（1994年度）》（Evanston, Illinois: Berry Publishing Services, 1994, pp. 22-24,48），原名为 *Answers for the Human Condition: Why I Chose Seminary for Training in Counseling*（人类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选择去神学院学心理辅导），现题目为编者所加。



心理药理学理论。它们就好像是五种不同的“宗教”，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如此相互对待！我对客观关系心理学（object relations psychology）、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ist psychology）、卡尔·杨（Carl Jung）、安·弗洛伊德（Anna Freud）、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爱尔兰本·亚罗姆（Irving Yalom）、弗里兹·博尔（Fritz Perls）和亚伯拉翰·马斯洛（Abraham Maslow）尤其感兴趣。我最初是从这些大师的理论中开始建立我自己比较松散的综合性系统理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体系被证明是不牢固的。因为体系里面不同理论之间相互矛盾，各持己见。到底谁是对的？每个理论看起来都象是对的，直到另一个理论以看似相似的结论却不同的角度、或是干脆以不同的结论证明前者是完全谬误的。

而第二代的理论家、编写教程的人、心理辅导工作者或是像我这样的实习生，对各种理论会采取更加包容、灵活和综合的态度。我们试图把对人性的互相不容的观点综合成一个圆满而正确的理论。但是就像有人对其中某一种

理论狂热推崇一样，这种看似有节制的综合理论其实是把自己当成最终权威，各自建立自己独特、伟大而统一的理论。现在我才明白，这就如圣经所言：“各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²。我对现代心理学越来越有质疑，它比常人的见识和善举到底超过多少呢？而同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基督教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传达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刻的爱。

其次，我在精神康复服务机构的工作经历使我越来越失望，并且怀疑我以前的立场。

我当时在波士顿城外的马克林医院一个高度戒备的部门做心理健康工作者（Mental Health Worker，简称 MHW）。有一天，一个叫马利亚的年轻女病人用破瓶子割伤了自己。当我们给她包扎伤口让她镇静下来时，她止不住嚎啕大哭：“谁愿意爱我呢？谁愿意爱我呢？谁能爱我呢？谁能爱我呢？”最后药物终于让她安静下来了，但是在她的痛苦和不安面前，我曾信仰并付诸实践的心理学显得那样无能为力，她发狂般的哭喊是那样真实，令人心碎。可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事物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她，包括她的精神科大夫、药物、父母、工作、男朋友和我带领的那个心理辅导小组的成员。我们也许能在一定程

² 出自《士师记》21:25，中文和合本作“各人任意而行”——编者注

度上控制她的行为，可是我们的理论或技巧无法真正解决她的痛苦。玛利亚的绝望像是我鞋里的一个石子儿一样，纠缠着我，让我苦于无法解答。现在回头想来，她那种绝望的呼喊只有在耶稣的恩典和盼望中才有真正的答案；而这恩典和盼望正是我们的理论、治疗和我们的机构所无法给她的。

其它的经历也让我越来越对这些理论和治疗失去兴趣。在我们所有人中对病人最有效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一位职业心理健康工作者（MHW），这让人感到格外稀奇，因为他是唯一一位没有读过大学和护理学的工作人员，也是唯一一位对上研究院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他对病人有爱心，同时又严格。他和他们建立真正的关系，并要求病人对自己的想法和言行负责。不管这些病人是受了精神创伤还是得了精神疾病，他从来不将他们看成是无助的、对自己行为负不了责任的受害者。他如此行不是采用某一种心理学理论，而只是出于仁慈，这仁慈是神所赐的普遍恩典。他的做法与精神学理论和本机构的理念都不相符，也与我的职业计划完全相反³。然而病人都敬重他，与他一起欢笑并且爱他，为他着迷。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都要找他谈话。

两三年后我终于明白，即使是我们所谓“成功”的例子，究其程度而言都是很微不足道的。在我们的帮助下，一些人会稍微“控制”他们的行为，一些人的症状会轻一些。可是那能表明心理学理论和咨询是正确而有效的吗？还是由于病人吃了减轻其症状的药，又在这里住了60天，远离生活中的一切压力，因此他们病情有所减缓？否则为什么病人返回率那么高？即使我们所信的理论和我们所做的确实有一些果效，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任何关乎生命的系统化理论（即使这理论最终证明是虚假的）都强于生命的混乱和妄想（虽然这种妄想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还是仅仅因为人类最基本的良善对那种混乱的生命起了作用？虽然我

看到病人的一些症状减轻了，可是却从未看到过那种改变生命的深刻变化，我从没发现质的变化。“尽量控制”这个词让我泄气，这是一个让人消沉的词。生活是无望的，正如圣经上说的，是“虚空的虚空”，只不过有一些人学会了更好地控制自己。

第三，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也得不到答案。

若将那些“有问题”的人也看为普通的人，而不只把他们当成病人看待，我们会发现，他们和治疗他们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最颠狂的病人和治疗他的，最理智的康复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我们这些职员生活中也有破碎的关系、沮丧消沉、混乱迷惘，我们也会逃避，也有令我们上瘾的东西。我们同那些病人一样心里狂妄（传9:3），不信神。这不信的心是别人灌输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也去看我们的心理医生，并且能感受到那藏在心灵深处的绝望，只是比起那些“病人”来说，我们的控制能力要好一些。

这些经历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越是观察，经历，思考，比较，阅读，咨询别人，同时别人也咨询我，我所学的那些理论就越显得无力。我对自己和别人理解越多，我就越觉得对人类现状的正确描述不是在现代欧美心理学中，而是在别处。在我阅读过的索非可乐斯，莎士比亚，托思妥耶夫斯基，科卡科德，卡夫卡，福克那，迪伦托马斯和T.S.爱略特的作品中我能找到自己和我的病人的影子：罪性与自我欺骗，爱与坦诚，苦难与虚空，喜悦与满足，欲望与失望，狂妄与自私，谦卑与自我牺牲，痛苦与迷惘，希望和破灭的梦想，死亡的阴影，对于救赎的盼望。感谢赞美神，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对人性的了解是最准确的。他不仅仅是了解人性，而且道成肉身，为了拯救人类。

³ Peter Kramer 在所著的《立约时刻》中描述了一个精神病医生如何在实践中内行地运用这种源于普通恩典的仁慈原则。他的描述非常吸引人。



我以前一直对神的话不屑一顾，并且非常排斥。我最终能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因为神的话比所有心理学加在一起都更好的解释了我的动机、我的境况、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感情以及和别人的关系。这些心理学理论都像在黑暗里蹒跚行路，虽然看似高深，其实只涉及表面；它们在描述和处理病人的症状时，虽然有繁多的细节分析，并具有让人赞叹的深奥的学术研究，还带着真诚的人文关注，却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本；他们对问题看得很清楚，做事也兢兢业业，然而他们的分析和解释是错误的；他们无法真正给予足够的爱，也不会正确调整他们内心看待事物的角度；他们和我们这些跟从他们的人一样，最终错领人群，就如瞎子给瞎子带路一样；他们充满希望的在兜圈子，在口哨声中行进在死亡的幽谷里；他们无法摆脱以自我和社会为中心的，人本至上的思想，也无法在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里呼吸到新鲜空气，享受到明媚阳光。

神的话把我解剖了，又把我从新组装起来。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我的生命开始改变，这改变将持续发生在我一生的年日中，圣经称此为“成为基督的门徒”。满有怜悯的天父，赐下各样安慰的神，给予了我真理，爱和能力。基督揭露了我一度信仰的心理学系统和方法的假象。更妙的是，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让我相信他，跟从他。

智慧的神学建构智慧的辅导

尽管 25 年前我去神学院时，那里只有几门辅导基础选修课，我却学到了大量关于圣经、神学、历史以及宣教的知识，这些知识深刻的影响了我今天的辅导工作。圣经辅导不仅包含心理辅导专业课程，而且充满着许多关乎人类的基本事实：

- 神掌管人类所有境况。神是包含所有的，人所有的的生活都离不开他。在人的每一个境遇中都有神的存在，都有他特定的旨意。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依靠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并与他相交。

- 神监察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并对此做出指示。
- 我们的父神和救主，住在我们心里的主，是一位有恩典，对人有宽容，大有能力的神。他愿意和每个人、每个群体相交。
- 罪并不仅仅存在于各种各样败坏的行为中，罪乃存在于人的每个方面。人的每一个部分都全然被罪玷污。
- 各种形式的苦难，欺骗和诱惑的存在都有神的目的。神叫不幸之事、令人痛苦之事变得对人有益处。
- 罪和痛苦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神的救赎带来的改变就有多大。基督带给人一生长久而持续的改变。
- 最重要，最持久的改变乃是我们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这是质的改变。这样的敬虔、信心和爱心指导我们生活中每个细节，包括思想、感情、交谈、待人待物和怎样抉择。
- 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令我们改变的首要原因。神也会用其他人，尤其是基督的肢体，和我们所受的苦来造就我们。
- 许多心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都被罪影响，一定要经过神的话的检验，来纠正其中的谬误。神的眼光和看法与堕落之人类的眼光和看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 对于每个文化和历史（包括每个国家、民族、语言和人群，他们都是福音宣教的对象）都适用的真理也适用每个人（即单个的人，他们是咨询事工的对象）。
- 真正的事奉，不管是对公众还是对个人，都是以爱心把神的真理带给他人。

这些真理并不是老生常谈，尽管它们经常被误用，被轻看。它们是具有智慧的辅导的基础。奥立佛·文德尔·荷尔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说道：“我不在乎是否能把我们眼睛看见的复杂情况描述的有多

简单，我不惜一切想要得到的是那个复杂事情后面简单的答案。”基督的话就是那个复杂事情后面的简单答案，它能让我们面对一切，它也包涵一切。爱迪生·立池 (Addison Leitch) 对荷尔摩斯的话稍加改变：“忽视事物的复杂性叫做简单化，能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解释复杂事物的答案叫做简明扼要。”神的智慧能够解剖理解复杂事物，不是简单化，对事物的复杂性视而不见。

当然，圣经辅导也可能被一些人弄得过于简单空洞，就像最无聊的流行心理学一样。愿神怜悯我们！而那些不以圣经为基础的知识会发展成为一个无比复杂的，解不开的迷宫。这种折衷主义 (eclecticism)、后现代主义的相对论 (post-modern relativism) 和当代心理医疗学家所相信的多模式实用主义 (multi-modal pragmatism) 是认识论最后的挣扎。基督是简单的，可是他的话语却可深入任何沟壑隐密之处；他发出简单



明亮的目光，带给人们清晰的思维，让我们站稳脚跟，仔细思考事物的方方面面；他教导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也学会自我批评，同时去勇敢地持守真理；他在我们内心建立了一种不可动摇的救赎动力和一种不可摧毁的盼望，让我们投入生活，不管它是多么混乱、肮脏、痛苦、暴力、成瘾或可怕；他使我们学会正确面对自己的软弱，同时也叫我们昂首阔步地走路。我是在一个很好的神学院里和一个相当不错的当地教会里，学会了把我的生命投身于这样一个简单而伟大的事实中。

在神学院里，我学会以圣经的角度来思考人生；我体验了内心挣扎，学会了让神重新塑造我的内心；我明白了什么是痛苦，什么是避难所，懂得了基督的恩典，我也明白了神给我的恩赐和呼召。我见过很多爱神的人，他们提供了很多充满智慧的辅导，可他们从没把自己当成“心理辅导专家”。就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场合中，我观察到并经历了辅导最重要的功课。

最后，我是通过实践学到怎样辅导的。就如一个学习游泳的人必须要跳进水里亲自实践一样，我带着辅导课程中学到的一些基础知识，不断练习，吸取教训，向人讨教，和人商量。这种办法让你学会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在神学院里的辅导课程更全面的话，我的学习过程可能会少走弯路。系统课程、观察、不断交流指导是非常有效和珍贵的。但当时的神学院还不具备这些课程，然而，关乎辅导的核心却是具备的。一个人可以具备全部的教育和世上最好的教导，但根本不知道辅导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专家可能会错误地引导我们，使我们产生错误的世界观。我们可能会非常有技巧，却不知不觉地误导了我们所辅导的对象。

那么什么是心理辅导中最重要的因素呢？是神的智慧。真理和爱在每一个例案中越来越显出其智慧。没有一个神学院能保证人获得这种智慧，不仅如此，任何世俗的咨询课程都不能教导人真正的智慧。从定义上来说，这些课程设计的前提就是弃绝“敬畏神”。然而，即使没有心理学专业课程，良好的神学教育也



可以提供辅导的原材料。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加上你有诚实的人品，并经常与教会里面很好的成员交往，同时寻找机会帮助别人，并为自己找到很有智慧的辅导者做指导，你的辅导智慧就会增加。优秀的辅导课程就象好的讲道一样，应该把原材料或半成品转变为成品，把神的真理和人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

心理辅导 是属于神学范畴的问题

在神学院里接受心理辅导培训？在二十一世纪这个问题不再显得荒谬。神学院里设有许多咨询专业及课程，可是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应该去神学院，接受心理辅导的培训吗？怎样做选择呢？允许我介绍一种实际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先提出一个原则，然后再阐述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原则：你去神学院学习辅导的课程，不应该单单因为那里有这样的课程，而是因为辅导本身是属于神学范畴。请记住这个中心原则。作为一个基督徒辅导者，你是否能忠于职责，取决于你是否能抓住这个原则。神学院的专业也许能从这个原则出发，忠实于这个原则，但也许不能。最终你要自己去坚持这个原则。

下面我来回答几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心理辅导？广义上讲，在神看来，辅导就是用我们的舌头说话，我们口里说出来的每一个词都表达某种价值观、目的和世界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6:45），所有人类交往究其实质都是一种互相咨询的互动行为，这种咨询有时智慧，有时愚昧；有些话是无用的，只会败坏人，误导人，对人没有丝毫益处（弗：4:29a）；有些话则是帮助人，及时、真诚、有爱心、充满恩典的。没有任何话语是中性的。

狭义上讲，辅导是那种影响人，指导人或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的谈话。律师、经济顾问、中学的指导老师，你可以一吐衷肠的朋友，还有牧师和精神治疗医生，他们或直接或间接都可以给你提供建议和忠告，这是

从你们之间谈话的内容来说；而从你们之间的互动和整个过程来说，他们就是给你提供辅导。想学辅导课程的人可能对后三者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做事、如何谈话最有兴趣。这后三者即“同龄人”，“宗教专职人员”以及“精神健康专业人员”。

其次，这后三者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各自所解决的问题分别是什么？他们都强调关心人，不带个人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占你的便宜，不是为了赢得你的崇拜，也不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是有能力的、成功的或高人一等。他们从大体上都对你的生活充满好奇，喜欢你对他们坦诚布公。不管他们有无智慧，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倾听了你的盼望和恐惧，沮丧和喜悦，生活的艰辛和甜美，愤怒与嘉许，失落与祝福，伤心和喜悦，负疚和释然，冲突与和平，遗憾与成就，无法控制的习惯与或大或小的成功，迷惑与清晰。他们听你们讲述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和坏事，包括你所做的事以及别人对你所做的事。他们和你的全人打交道：行为情感、思想环境、关系、欲望、选择、信仰、记忆、期盼、价值观、动机。这样的辅导者，或者大多数即将成为辅导者的人是和你的“经历”打交道。事实上，他们也成为你经历的一部分。通过语言和行为，甚至通过他们的提问，不可避免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的经历进行修改与诠释。他们要处理的问题是：你是谁？你如何生活？你要面对什么？他们并不关心你遗嘱的用语、互助基金的好处与坏处，也不关心哪一个学校会录取你。不管这个辅导者是你的同龄人、朋友还是专业人员，他们都承认要通过改变你的某些方面来帮助你。

现在让我们再具体一些。从他们所面对和处理的各样生活问题中，那些将来的辅导者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这些问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第三个基本问题。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哪些必须改变？哪些需要加以鼓励？什么才是真实的状况？这些问题本身表明所有的辅导都脱离不了价值观，然而价值系统各不相同；辅导必然是关乎道德与神学的问题，若有辅导体系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太天真了，是自己欺骗自己，



表里不一，然而神学之间也存在明显或隐含的不同；所有的辅导都要揭开人们所经历的事，并对此进行编辑，在人类生活的舞台之后，什么才是真实状况，然而人们的经历各不相同；所有的辅导必须处理各种问题，包括事物的对与错，善与恶，珍贵与玷污，荣耀与羞耻，称义与负罪，然而答案各不相同；所有的辅导或明确或间接都在处理关于救赎、信心、身份和意义的问题，然而它们所提供的救赎也是各不相同。

请仔细思想马丁·路德所说的话。这话关乎耶稣所赐下的独一无二的救赎：

这一生，
不是公义的，而是在公义中成长；
不是健康的，而是在其中得医治；
我非我所是，而在变成所是；
不是安息，而是练习。
我们尚未成为我们应有的样子，但我们正在向着它成长；
成长的过程尚未结束，却在继续之中。
这一生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道路。
生命中的一切都尚未在荣耀中闪烁，但都在被炼净之中。

路德在这里明确了辅导的一个潜在目标。它正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辅导目标，也是基督工作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其他任何心理辅导所不具有的。当然，任何形式的心理辅导都有与之相似的方法和程序，都要解决与之相似的问题。然而圣经辅导和其他理论之间目的不同，途径不同，经历不同，解决问题的来源也不同。以圣经为本的辅导单以个人的成长为目的，这样的成长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果效是恒久的。它致力于在人里面重新恢复耶稣的形象，借着圣灵的能力除去罪恶和不信的心，把对神和对人的爱刻在人的心里。

它给予受苦的人一种特别的盼望，这种盼望是和一个有特殊名字的人息息相关的，他天天扶持我们。圣经说，那一位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基督的日子。那时，所有的愁苦和罪恶都没有了，所赐给我们的是爱、喜乐、平安和安息。

世俗化心理学模式当然也使用路德在描述圣经心理治疗时所用的字眼：成长、治愈、过程。如果这些理论与真理毫无相似的话，是根本行不通的。谎言总是以良善的面貌存在着，仿冒物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和真实物相似。不以神为本的心理辅导对于灵魂的医治目标不同，讲述的经历不同，同样的词语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唯有路德提到的那一位伟大的辅导者，他致力于实现路德所描述的目标；唯有这位辅导者搀扶他的孩子走路德走过的这条路。但愿这位伟大的辅导者能帮助我们这些辅导者忠心作工。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指导你选择神学院的最关键的原则：心理辅导问题是神学范畴的问题，这句话永远成立。所有的辅导者面对的问题在圣经中都能找到，他们不是忠于圣经的，就是错误的，当然这是指原则而言。由于罪和各样的恩典，辅导者和各种心理辅导体系或多或少都有些对，或多或少都有些错。尽管世俗的模式和从事心理辅导的人有时是完全错误甚至是邪恶的，然而神所赐的普遍恩典常常会使它们发出一些光；尽管神的孩子靠着他的恩典有时会发出极其明亮辉煌的光，然而神的孩子身上必然残留着罪，这罪会使以圣经为基础的模式及其实践者失去光泽。只有耶稣是完全正确，全然丰富而简单明了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应该立志成为一个这样的辅导者：多些正确，少些错误；多些智慧，少些无知；多些简明扼要，少些简单化和复杂化。无论是接受教育还是接受培训，你都要以此为目标。你要弃绝任何其他理论体系，并立志学习和提供良好的辅导，这样的辅导是表达基督的心肠，以基督的心为心。⁴

⁴ 若一个人具有清晰而综合的以圣经世界观，他研究任何学科都会满有成效，包括社会的、行为的、医药科技的。例如，在 CCEF 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里，有许多从事心理辅导的工作人员在获得高等神学学位之外，还有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其中有神经生理心理学 (neuro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医学、文化社会学、科学与医学的历史和社会学 (history & sociology of science & medicine)、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提出好问题

你应该去神学院或是圣经学院接受辅导培训吗？我相信良好的神学教育应该教导一个人学会如何去做抉择。我自然会偏向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和位于费城这里的 CCEF（基督教辅导及教育中心）。我们这里有富有经验而合一的教员，我们也有授予辅导学位的专业。但本文并没有对此吹捧的意思。许多圣经学院、南浸信会各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seminaries）、以及改革宗的各神学院里（Reformed seminaries）的心理辅导教员越来越对圣经辅导感兴趣。也许其他地方也还有，只是我不太清楚。你应该自己好好做调查。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老师不再是简单地在世俗心理辅导的基础上加上一点圣经知识，而是想用神的话语来主导他做个人辅导。他们能否实现这一想法？如何实现？当你在调查和了解这些问题时，你要保持一种谦虚和坦诚的态度。

为了了解这个学校，你应该多向人提出一些好问题。当你与在校学生、毕业生和教授谈话时，你可以直接问他们问题；当你听课时，或是阅读学校指定的文章和书目时，要问自己“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各样提问都会对你有帮助。下面是一些范例⁵：

1. 他们教的是什么理论呢？他们认为哪些作者，文章，或书籍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

这个问题帮助你发现这个院系的观点和理论。它会帮助你明白这个院系是有统一的观点还是众多折衷的观点。很明显，这个问题不能给你一个详细全面的分析，也不能使你熟知其“地貌”。如果系里有统一的理论，你怎么评价这些教授的辅导？如果他们教得是一些折衷的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当然，真实情况经常是复杂的，但理论上四种可能性以圣经为基础的一致理论；以一个有缺陷的模式为

基础的理论；有意把一些不同的观点综合在一起的理论；完全是东拼西凑的混合物。

2. 向学生和教授询问，他们用什么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自尊心低、饮食紊乱或被情欲捆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治疗？

这个问题让你发现他们的主体思想。比如说：人的心是被动消极的、受外界控制的（如受欲望支配，这些欲望是没有得到满足的），还是根本上是积极的（比如说神的第一戒律）？个人历史决定个人命运，还只是作为个人意志积极决定的背景？不同的概念只是描述性的（经常描述一种病症），或是解释性的？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将来所做的工被放在最重要的地方，或是只被局限为辅助角色？是用圣经解释事件，还是用其他解释事件？他们认为圣经只是道德教导，还是圣经向我们启示那位我们应该去认识、去相信，去顺服的主？

3. 在课堂上、在辅导期间以及在所推荐的文章和书目里，他们在事实上如何讲解使用圣经真理？

他们在辅导中用了多少圣经知识？在关乎什么是心理辅导的问题上，他们将圣经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把有用的属灵资料 and 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以及“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搜集详尽的资料和证据”的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圣经是完备的，远超过那些诸说之结合论者。神的观点与人的研究、个性化的理论以及治疗是截然不同的，神显明的旨意绝对不是仅仅作为资料为心理治疗服务。圣经所能使用的范围更加宽广，同时也更加严格，远胜过那些将圣经作为辅助材料的观点。神的众先知和使徒给我们做出榜样，并吩咐我们：要努力将神学用在实践中，将恒久不变的真理应用在我们每个新的境遇中。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心理辅导中，圣经的作用被看作是完备的、必要的，还是被认为是缺憾的，或具有魔力的？

⁵ 编者相信，虽然相当多本刊的读者可能没有机会做这样一个“考虑该读哪个神学院”的选择，但是作者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选择合适的辅导书籍、培训课程或者辅导机构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4. 心理辅导和传福音之间是什么关系？心理辅导和做门徒之间是什么关系？心理辅导和讲道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能显明一个系统对人性、对基督、对心理辅导和教会的观点，也能显明那些自称为“传福音”、“门徒训练”和“讲道”的活动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的。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是居住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由基督来掌权的世界上，还是居住在一个自治的、独立于神主权之外的世界上？

5. 毕业生准备从事什么样的事奉和工作呢？

这是属于那种“事实胜于雄辩”的问题，它会显明这个专业是把严肃认真的辅导作为有智慧的、健全的服侍的一部分，还是认为辅导只是精神健康工作人员的特权，而将教会服侍视为低等的辅助工作？

6. 他们怎样看待迈尔新生活诊所 (Meier New Life Clinics), 杰·亚当斯 (Jay Adams)、拉里·克莱伯 (Larry Crabb), 《圣经辅导期刊》 (The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或者心理药物治疗和属世有代表性的心理学家？如何看待各种驱除邪灵的事工？

我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只允许有一种正确的答案，或唯一正确的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主张你去和别人辩论。你的目的是搜集资料来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你要弄清楚他们的辅导框架和细节内容，即它们的“地貌”。这样你就能学到非常珍贵的信息，这信息能开启你的双眼，帮你做出智慧的决定。对方是怎样得到信息的？他们无知吗？平衡吗？有偏见吗？深刻吗？浅薄吗？这些问题和评论都是他们针对别人提出来的，你也可以这样向别人提问。要想发现他们对那些属世的心理学家的看法，你可以问他们，“你认为最重要的属世心理学家是谁？你怎样评价他？”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他们对于认知-行为心理学 (cognitive-behavioral psychology), 马斯洛需求理论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和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看法，因为它们深深地影响了福音派基督徒。

7. 从世俗心理学中能学到什么？从心理学研究、个性研究、心理治疗中能学到什么？有什么危险？要当心什么？当你问这些问题时，要对方举具体的例子，不要太笼统的答案。

各类“基督徒”辅导人员，包括主流新教信徒、罗斯米得心理治疗医师 (Rosemead psychotherapists)、杰·亚当斯 (Jay Adams), 马丁·鲍伯 (Martin Bobgan) 或者其他人都认为，基督徒可以从属世的心理学家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指什么呢？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呢？第一个问题比较有概括性，它帮助我们发现对方是怎样定义心理学的，并知道对方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把偏重神学的心理学与偏重科学的心理学分开 (尽管研究本身绝非中立，它们常常受社会决定论或生物决定论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针对那些以“宗教”为名义的多样的观点和行为。这个问题显明一个人能否对一个细微的区别看得清楚。比神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他到底是如何行？他看重什么？提问有关“危险和当心”的问题常常让你发现，对方到底是把基督教作为基石和基本世界观，用其来解释一切现象，还是仅仅把基督教当成“筛子”或“过滤器”，以过滤一些明显很败坏的行为 (比如说性方面的罪恶或新世纪运动)，而对许多其他观点和行为不加以查验，置之不理。

8. 什么是这个专业的弱点？对方采取了什么措施加以改正？

当你问这个问题时，最好的态度是诚实谦卑，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克服骄傲和夸夸其谈的毛病。

9. 从历史来看，这个学校辅导的传统和观点来自何方？现在是什么发展方向？

学校总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就象一个人或是不断被洁净，或是越来越败坏。然而方向很重要，你也可以问个别教师关于其一生的设想：“在这之前你的立场源自哪里？你以后打算怎样？什么对你最重要？”正如你要询问一个神学院或圣经学院的



其他神学立场一样，你也应该问对方这些问题，了解他们关于辅导的观点。

许多学校把一些与圣经相背的思想和方法引进它们的专业，它们对圣经的目的和作用的认识非常浅薄，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以基督的价值观来做心理辅导的基石。现在许多神学院都设立辅导专业，这有利也有弊。辅导是否与圣经神学教导相吻合呢？关于基督和辅导关系的声明只是套话作为点缀呢，还是事实的本质就是如此？

你还应该对神学院和大学知道一点，这是在学校简介里找不到的。你常常会惊讶地发现，在同一个学校里，心理辅导或心理学系与神学，圣经学以及讲道学各系之间的观点相互有分歧。他们对人性、苦难、神和转变的看法彼此冲突。你可以询问其他系里的教授和学生是怎样看待心理辅导课。你要仔细斟酌他们的回答，思想其中的原因。不管是肯定还是批评，其中必有许多或好或坏的原因。在你做抉择之前，这是你进一步要学的。

选择一所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前你必须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这样事后才知道自己找到没有。这些问题对你会有帮助，而且一定要记住这篇文章的开端：在辅导事工上，你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也许来自圣经和神学课程，条件是你一定要认真努力的把这些真理用在实践中，永远不要把神的话与人的生活分开。当年我在神学院里学习辅导的时候，这个神学院非常认真严肃地将神的话语用于辅导课程，对此我很感恩！我后来不需要回头纠正错误，也不需要抛弃什么。但即便心理辅导系里确实有严重的问题，也不会对你接受良好而有益的教育形成致命的影响。你当明白自己所寻求的是什么！

神关心并审察辅导理论如何被用于实践中，因为辅导的问题是一个神学问题。他盼望你在工作中满有智慧，他会祝福美好的辅导。在这种面对面的服侍中，你会经历无比的喜乐，也会体验悲伤，但那是值得的。跟

人一对一的谈话和星期天讲道一样都属于教会的职能。你若要成为辅导师，你应该考虑接受神学教育。但当你做这一选择时，一定要有坚定的原则，要看得清楚，并善于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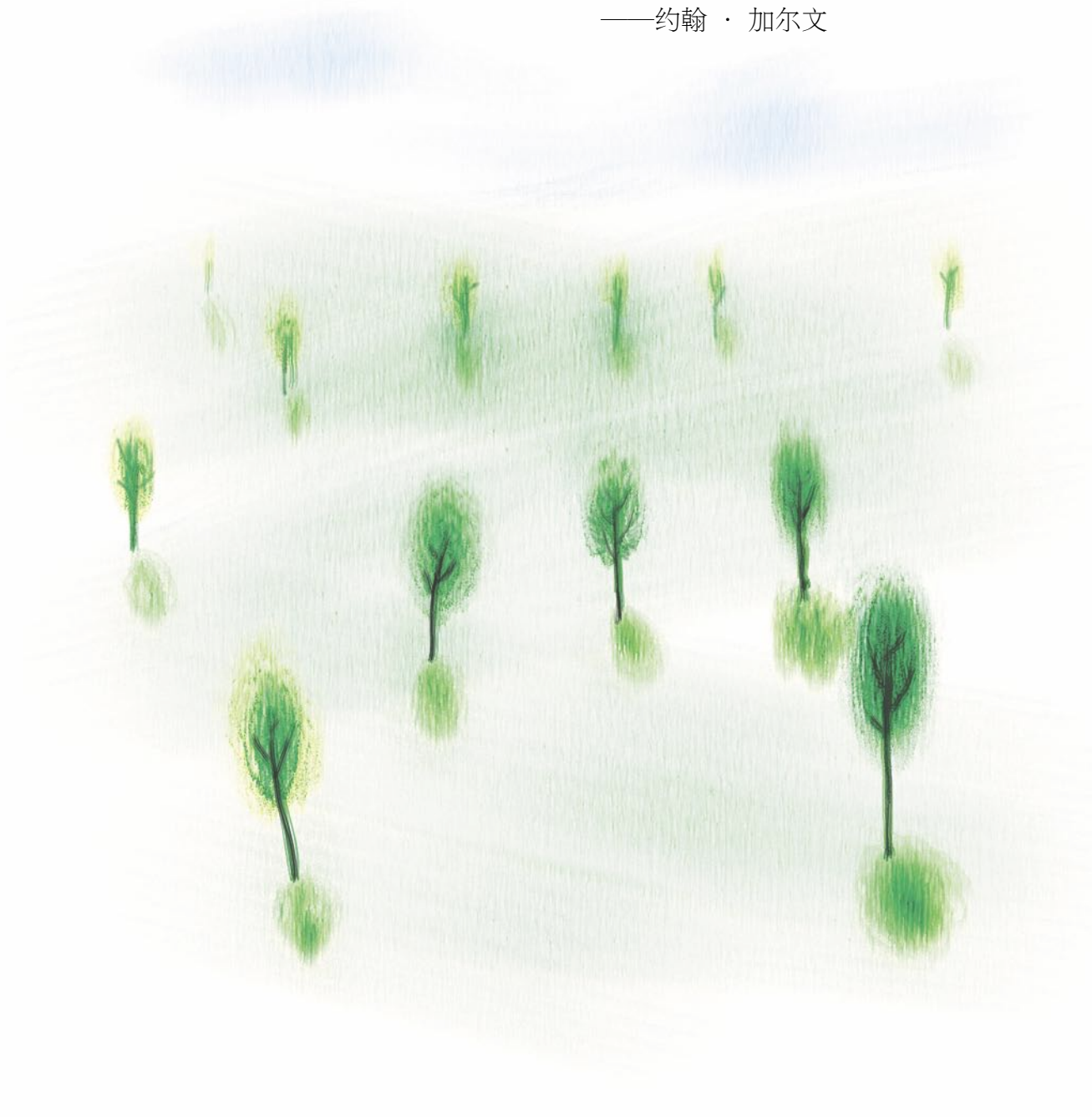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大卫·鲍力生 (David Powlison)，基督教辅导和教育中心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CEF) 辅导员，《圣经辅导期刊》(The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编辑，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实践神学教授。

基督设立牧师，绝不仅仅是让他们泛泛地教导公众，他们还当关怀每个羊，把他们从漂流分散的状态带回羊群，缠裹那些受伤的、残疾的，医治那些有病的，扶持那些软弱的。

——约翰·加尔文





个体性牧养工作的意义

文 / 理查德·巴克斯特 译 / 单传航

本文选自《心意更新的牧师》(The Reformed Pastor) 第三章第二部分《对群羊进行针对性的个人指导和信仰规范教育》，有节略。

当我察看面前的这项工作¹，想到在上帝的祝福下，如果能够正确地操作，这项工作就会产生美好的果效，我的心就禁不住要欢呼雀跃。是的，弟兄们，你所要开始的是最蒙祝福的工作，不仅你的心会为此喜乐，你的教区也会喜乐，整个国家也会一同喜乐，甚至那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也会一同喜乐。当我们成就这项事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们都会因此而感谢上帝。尽管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为过去长时间的疏忽这项职责而内疚并谦卑自己。但是，因为我们即将要从事的伟大事业，以及将要获得的那蒙受祝福的成功，都足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欢喜快乐。



理查德·巴克斯特

工作。因为这项事工会给教会带来丰富的益处，所以我愿意将这些好处列举出来，并希望我们的实践能够带来这些好处。当你看到这些好处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执著地深入这种工作，也就更不希望因着自己的懒惰、疏忽而失败，将这些美好的成果都破坏或毁掉。那些真心成为基督牧教人员的，如果在展望事工未来的时候，能够看到美好的希望，就会欢喜快乐的。那么，对于这样的教牧人员来说，在他的生活中，再没有什么事情要比推进这项事工更为重要的了。现在，我们所计划的这项工作一定会带来美好的成果，对此，我想具体说明一下其中的益处：

我感谢主，能让我活到今天，并与这么多上帝的仆人们一起，庄严地参与这项伟大的事工。我们所要进行的，是一种更加需要勤奋而会有果效的操作方法。这不是什么新发明，只是重新恢复古代教会的一种侍奉

1、为了让灵魂归向基督，这是最为有效的工作方式。因为这项工作集中了那些最好的方式和内容，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既定目标（提后 3: 15）。

¹ 指教牧人员对教会中的每一个信徒进行单独的信仰教育和生活指导。——编者注



(1) 对群羊进行规范教育这一职责所涉及的内容，都是最必要的方面，涉及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和本质。

(2) 对群羊进行规范教育这一职责所采用的方式是，通过私下与信徒之间的交流，寻找机会让他们的意识和心灵都找到正确的属灵方向。

与信徒进行个人交流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告诉他们关于上帝的审判，这是基督教的基本原理；二、真理对他们心灵和意志的改良作用。在监督群羊的工作中，我们会涉及两个方面的美好成果。在向他们提供基本的信仰理解的信息时，必须要产生出色的效果，让人们在记忆中形成基督教的基本框架。如果你所说的话人们不明白，那就无法改变他们；即使你说最明白易懂的言论，如果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怎样才能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让人们接受并消化呢？是通过言语还是神迹呢？我想，那些嘲笑信条规范教育的教牧人员，更应该嘲笑他们用自己的言论将自己的想法传播给别人的方式。难道书面上形成的信仰理论不如讲道中的那些短暂易变的言辞吗？这些书面的指导能够反复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指导他们，进入他们的记忆中，稳定而清楚，是非常需要的。因此，“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没有果效，而是适合对所有人进行正规信仰的引导和深入教育的最佳方式。

当我们有机会与人们进行单独交流的时候，就会知道他们对信仰规条理解的程度如何，同时向他们解释一些问题，帮助他们明白那些最需要听到的道理。因此，口头清楚的解释配上书面的文字理论，能够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产生最好的效果。

此外，当我们与人们进行单独交流的时候，针对他们的具体需要，能够将真理解释清楚，让他们吸收消化。我们还可以抓住机会对罪人说：“你就是那人（撒下 12:7）”，并指出这个人的具体问题所在，从而将类似情况中所需要的真理解释明白。这是他们在人生中需要得到的帮助，是最令人他们得好处的。也就是说，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他们就容易明白我们讲解的道理，而且这些是他们曾经在讲道中听到过的真理，

只是他们当时并不明白。这样，他们就能够运用这些真理，使自己得到极大的益处。

此外，你还能够听到他们的反对意见，从而知道撒旦在哪些方面仍然影响甚至控制着他们，以及他们还有哪些错误认识，并驳斥他们的有害观点，最终能够有效地令他们信服真理。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将他们推到正确的位置，同时敦促他们发现能够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法；并让他们承诺进行自我革新，运用真理的模式解决问题，正如我们所示范给他们的那样。还有什么要比我们自己的经验更有说服力的呢？也有这样一些少数的情况，那就是当我专门这样与一些人私下交流，严肃谈论信仰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深层次的悔悟，意识不到他们的处境，那么在谈话结束离开的时候，就难以有明显的认罪态度，也难以有顺服真理的承诺。

弟兄们，如果我们忠心而高明地从事这项工作，就会给黑暗的国度有力的打击。看到那些得救的灵魂，你的邻居和许多其他人的灵魂得救，你就会认为自己的忙碌和劳动是有价值的，是令人欣慰的。如果你能够成为许多人得到重生的带领人，就“... 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赛 53: 10）”，并且在最后能够说，“看哪，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来 2: 13）”，——这就是辛勤从事这项蒙祝福的工作的美好结果。

如果你希望看到，你所带领归主的人会被列在荣耀圣徒的行列，在宝座前赞美羔羊；如果你想满心欢喜地将他们毫无瑕疵地献给羔羊，那么，你就要勤奋工作，并热情地珍惜每一次摆在你面前的这种机会。如果你真是基督的教牧人员，那么就会盼望看到基督身体的完美，以及基督肢体的联合；你将会承受生产的痛苦，但是也会看到基督的样式在人们的灵魂中成型（弗 4: 12；加 4: 19）。因此，你会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仿佛已经进入丰收的季节，并且就好像是丰收时期遭受雨天，然后突然放晴了，你绝不对站在那里袖手旁观，不可理喻地无所事事，无动于衷。如果你此时心中还有一丝基督徒的热情，你就一定会竭尽全力，从死亡中抢救灵魂，并因此“遮盖许多的罪”（雅 5:



19-20)。这样，你就确实是基督的同工，在从事他的工作，也没有怠慢他为之而死的灵魂。

所以请记住，如果你正在和一位尚未归主的人谈话，你就有机会拯救一位灵魂，让天上的天使欢呼，让基督也喜乐，并且你是将撒旦从罪人里面驱逐出去，增添上帝大家庭中的成员。弟兄们，什么才是你的希望、喜乐而荣耀的冠冕呢？不正是那些你所拯救的，在耶稣回来的时候与耶稣同在的那些灵魂吗？是的，毫无疑问，这些得救的灵魂正是你的荣耀和喜乐。

2、正规而有秩序地塑造那些已经归主的基督徒，并在信仰中促进建造他们，这是基本而重要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正确的模式和路子来造就他们，就会影响甚至阻碍我们的工作。例如，如果你不首先打下基础，怎能进一步建造呢？又好比如果建筑的中间环节薄弱，你怎么能将房顶的石头放上呢？恩典并不能直接让我们的信仰生命飞跃，这是自然的道理。基督教信仰的第二层信仰是以第一层信仰为基础的，如果信徒的第一步信仰学得不好，那么怎能进行第二步的学习呢？

同时，这还会让你许多的工作都归于无效，因为他们“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提后 3：7）”，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单词，就开始进行阅读了。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的信仰建立失败：他们会在每一次的诱惑中动摇，因为他们没有在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中打下坚固的基础。正是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能够将人们带到真理的深处；人们正是要在这些原则上得以建造；正是这些原则能够在人们身上兑现所有的恩典，并赋予他们的职责以活力；正是这些原则能够坚固人们抵挡诱惑和试探。如果不明白这些基本原则，就等于什么也不懂；深刻懂得这些原则的人，就懂得许多道理，并且也会因此满有喜乐；精通这些原则的人，就是最好也是最明白的基督徒。

因此，在你的教会中那些最为敬虔的信徒，当他们花费力气学习这些信仰教义规条后，就会发现这是

非常值得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勤奋努力，安全地造就他们，坚实地建立他们。

3、通过私下接触的方式进行基本的信仰教义规范教育，能够让听众更好地明白和关心你在讲台上的讲道。

当你教导他们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就会更好地明白你所讲的。一旦他们已经熟悉了主要的信仰框架和基础，他们就能够理解你想让他们明白的道理。所以，这些基本教义的培训能够预备他们的头脑，开启他们的心门。如果缺乏这个环节的基础，你大部分的辛苦就可能付之东流，你在具体建立他们信仰的过程中，就会有更多的痛苦烦恼，并且果效也会差得多。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前功尽弃，就请你脚踏实地进行私下的这种基本信仰原则培训。

4、通过私下接触并培养人们的基本信仰核心，你会与人们熟悉起来，并因此可能与他们建立感情联系。

这种方式的缺陷是，对于那些人数众多的教会来说，教牧人员无法做到与每一位信徒私下接触，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容易成功。由于与信徒之间的距离和生疏，在教牧人员和会众之间就容易产生许多的误会。反之，如果能够与人们熟悉，人们就容易接受我们进一步的信仰指导。此外，当我们与他们熟悉后，他们就敢于向我们说明他们的信仰疑惑，并且比较自由地与我们一同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一位教牧人员不熟悉他所牧养的会众，那么就难以给会众带来任何有深度的好处。

5、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会更加熟悉每个信徒的属灵状况，从而更好地知道如何监护他们。

一旦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性格脾气，他们主要的反对观点，以及他们最需要听到的什么，就知道如何更好地给他们讲道，让他们更容易明白我们的意图。我们就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林后 11：2）”，以及明白需要监督他们抵挡什么样的试探。我们也知道怎样更准确地为

他们伤痛，怎样与他们一同喜乐，以及怎样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怎样为自己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和缺乏，知道自己心灵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怎样为别人祷告，当然需要尽可能地知道当事人全部的情况。

6、通过这样的尝试和熟悉人们的情况，我们就会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们当中的哪些人有参加圣礼仪式的资格。

我知道，有些教牧人员会专门找时间把人们逐个叫来谈话，了解他们的信仰成熟状况并指导他们，仅仅是为了决定能否让他们参加圣餐仪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教牧人员只是为了决定谁能参加圣礼，对信徒们进行一次性的信仰鉴定，而不是出于教牧人员的职责在任何时候都对群羊的信仰情况进行考察，也不是为了让人们在任何时候服从牧师的教导和指引，那么，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造成一些无知的人对信仰鉴定不满意，并且会与教牧人员发生争执。但是，如果我们在进行私下的信仰教义培训过程中，就能发现他们的情况，是否能够参加圣餐仪式，这样的方式要比临时一、两次的鉴定有效得多，而且也不容易造成判断错误。

7、这种信仰规范教育的培训方式，能够反映出教牧人员职责的真实本质，从而能够让人们对这一职责更加尊敬，改变从前无所谓的态度。

对人们来说，太容易认为教牧人员的工作只是讲传道、施洗以及主持圣餐仪式，或者去探望病人而已。根据这样的理解，人们当然不太愿意服从在你的管理之下。甚至有许多教牧人员都不知道自己的呼召是什么，那么你怎么指望人们能配合做什么呢？常常令我忧伤的一件事是，我看到许多杰出的布道家，但是他们拯救的灵魂却非常少，因为他们的侍奉工作只局限于讲台。并且，由于这种私下教导人们信仰工作的疏忽，他们工作的目标就被打了折扣。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却并没有为了他们的拯救而和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私下的信仰教导。如果我们这样指责他们，他们就会说私下与人交流不是他们的职责。之所以这

些教牧人员会在这方面如此刚硬固执，是因为人们常常忽视这种私下培养信仰的方式。如今，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侍奉，并且在许多敬虔和有能力的教牧人员当中，对这种方法的轻视意识也变得非常普遍，而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在这方面的疏忽和不足。

如今，在还没有经历到特别的提醒和失败之前，我们就需要意识到这种疏忽的罪。在教会或我们的国家里，如果一种罪不再成为丢人的事情，甚至还被视为正当的事情，而且对于监督者来说，这也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了，那么，这种罪就开始统治教会或国家。但是我也有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通过重建教会中的监督反省体制，就一定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教牧人员相信，这种私下的信仰教义培训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工作责任，正如他们现在所做的其它方面的工作一样不可忽视。如果一名医生只是给病人讲一通医学理论，那样的话，病人恐怕不会有什么好转；同样，律师们也不会因为进行一场公开的法律演讲就能为当事人赢得利益。所以，牧师的工作也是如此，需要与当事人进行直接的私下交流。让我们向这个世界显明我们的实际行动吧，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空洞的信仰理论中变得漠不关心。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被误导，所以特别伤害了教会。我们走到了与教皇制度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他们是将每一个人都叫到面前，附耳忏悔。在废除他们的这种制度之余，我们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并且带领我们的会众走到更加错误的境地。我读过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的文章，他是一位浪荡之人，想要在忏悔室里摆脱神甫严格地盘问，他后来在德国的改革宗教会里，发现自己享受到许多自由的乐趣。这个人的文章让我感到有点不安。是的，即使那些从其它角度反对宗教的人们，也会因着“忏悔室”的制度站起来大声反对罗马教皇制度。我也坚决认为罗马天主教中到密室中的附耳忏悔制度是有罪的，是初期教会所没有的制度。如果只考虑他们的忏悔制度忽略了神甫自己的问题，不考虑他们与这种制度相关联的“炼狱和偿还”的教义，那么我敢说，我们对私下教导信仰这一职责的忽略，比他们的问题还要



糟糕。(或许你认为我的说法有点奇怪)。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疏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那么对于那些认为讲道就是全部职责的教牧人员,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让他们看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工作和职责需要履行。做群羊的监督(使徒行传 20: 28),是那些懒惰、渎职的教牧人员们所无法接受的责任。如果有人已经理解了这一职责的必要性,但是却把这项最重要的职责不当作一回事,并且继续疏忽这项职责,那么,他就是一位不知悔改的罪人。

8. 这种职责方式也能帮助我们的会众明白,他们对监督人所应该负有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并且能够将其责任很好地履行。

如果他们只是考虑我们的缘故而负责任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但是,他们对我们的这种责任是与他们的救恩紧密相关的。我有令人遗憾的经历,那就是如果教会中的人们不明白教牧人员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对教牧人员应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那么这样的教会是不会有真正的革新,而这些人也难以获得救恩。这样的人认为,教牧人员除了讲道、主持圣礼、看望病人之外,不应该在他们身上做更多的事情。并且还认为,只要听听教牧人员的讲道,从教牧人员手里领受圣餐,除此之外,教牧人员不可以更多要求他们,他们也没必要服从教牧人员。

这些人不明白教牧人员在教会中,就好比学校里的老师,需要教导并且了解每一个人的学习情况;同样,所有的基督徒就好比在学校里,都应该成为门徒和学者。这些人也不明白,教会的牧者就好比当地医院和诊所里的医生,每一个前来就诊的人,都需要配合医生了解他们的病情,从而进行治疗。所以,



“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玛 2: 7)。这些人也不明白,教会中所有人的灵魂都仿佛在一条船上,即使为了他们个人的安全考虑,也应该主动与牧师进行个人之间的交流,咨询解决困惑的答案,帮助自己胜过罪恶,明白责任和义务,获得更多关于救恩的知识。我们应当明白,教牧人员是专门在教会中从事这项工作的,并且随时准备好,给群羊以忠告和帮助。

当会众明白他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时,就会主动来到我们面前。如果他们希望得到信仰的指导,就会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目前的知识、信心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他们就会自愿前来,而不是被动的;他们会经常来敲我们的门,寻求咨询来帮助

他们的灵魂;还会问我们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徒 16: 31)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人们现在不明白我们的职责,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带领他们。因此,当教牧人员劝勉他们,给他们学习教义信条和指导,或者了解他们的信仰状况,他们就会反问:“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太 21: 23)他们就可能认为,这位教牧人员是一位喜爱忙碌和爱管闲事的家伙,喜欢在职责之外的事情上获得荣誉,是一个骄傲的人,甚至想要禁锢管理我们的思想。同样,他们也会问教牧人员凭什么权柄讲道、施洗和主持圣餐仪式。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权柄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履行我们职责的权力;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他们,我们的权柄是为了他们的益处。那些人这样的做法是无疑愚昧的,就好比有一个人来到他们家帮忙救火,他们却与这个人争吵,质问他凭什么权柄来帮忙救火;也好像我们把一些钱给贫困的人,他们却质问我们凭什么权柄要求他们收下钱;

又好象有人要摔倒，我扶了他一把，有人在水里快淹死了，我把他救上来，他却质问我凭什么权柄救他？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这样忽略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呢？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观点。实话说，其实正是我们没有让自己和他们都习惯于这种工作，没有人认为这是在人们当中一种正常的公益事业。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有许多的习惯。例如，人们可以习惯于向教皇体制下的神甫毫无保留地忏悔自己具体的罪行，但是，我们要指导他们学习信仰教义的时候，他们却认为是受到了羞辱。这就是人们的习惯。他们还感到奇怪，对我们说，从来就没有做过和听说过这样的做法。因此，如果我们将这种职责和工作进行推广，好像推广其它的职责那样，成为他们习惯性接受的事务，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地配合和顺服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人们不分男女老少，都愿意来到教牧人员面前进行咨询，寻求救恩信仰方面的帮助，并且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好像听讲道、领圣餐那样的习惯，那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局面啊！但是我们当明白，我们推广这方面工作的努力，才是实现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9、我们这样的工作也能够让政府更加正确地了解教牧工作的性质，从而有可能获得政府的帮助。

在许多人口众多的城镇，只有一、两个教牧人员监督数千人的灵魂，因此没有任何人从事私下的信仰教导。对于教会的改革工作来说，这真是令人难过的事情，尤其是这样的教会管理机构还不知悔改。在这种情况下，一、两位牧师根本无法完成需要许多信实的牧师才能共同完成的工作：即单独和信徒接触，进行私下的信仰规范培训。我反复提到过这个问题，这是英国教会的悲哀。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属灵的饥荒遍及大多数的城镇和城市，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自己营养丰富。在我们的身边，有成群的无知而堕落的罪人在到处游荡，这里一个家庭，那里一个家庭，甚至整个街道或村庄都是这样的家庭。我们的心为他们难过，他们是何等需要我们快速而殷勤的安慰，让那些需要听到的人们，有耳可听的，就能够听到（启示录 2：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

们不是非常乐意和热情主动的话，就难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固执的，我们也缺乏机会。根据经验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乐意和他们说话，并清楚地说明他们所陷在其中的罪和危险，那么就极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益处，尤其是那些有时间听我们公开讲道的人们。

但是，我们主动走向他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教牧人员太少，有许多必要的工作都把我们拖住了。我们无法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毕竟我们公开性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一次就同时可以令许多人的信仰得益处。由于工人太少，我们只能尽量多做公开的针对全部会众的侍奉工作。如果我们在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从事工作，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被拖垮的，然后就连公开的侍奉的工作也无法做好。这样，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人们灭亡，为他们难过，但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帮助他们得到医治。弟兄们，这样的情况是否能够荣耀伟大的福音呢？我对此深表怀疑。我想，任何一位相信永恒的享乐和永恒惩罚的人，都会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

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记得那时我和另外两位教牧人员一起工作，我们愿意将每一小时都用在基督的工作上。在我们决定进一步推进工作的时候，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已经满了，但我们还是决定每个星期抽出两天的时间，从早到晚，对信徒进行单独私下的信仰规范教育。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长期从事的工作。同时，在公开的布道方面，我们的准备工作就没有那么充分，在传讲上帝的信息方面就有点草率，讲解得就没有那么清楚，无法满足必要的层次和人们灵魂的需要。这一点，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在工作的时候也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除非我们放弃单独的信仰教导工作，否则就无法在讲台上释放准备充分的信息。如果放弃这种单独的信仰教导工作，我们是根本不敢的，因为这是最为必要的工作。在面对上述的不利因素同时，我们每个星期抽出两天时间，尽最大力量进行单独接触的工作。即使是这样，我们将教区内每个家庭接触一遍，需要花整整一年的时间（大约有 800 个家庭）。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被迫从简进行这项工作，大大降低工作的质量，一个星期要匆忙接触 15 个家庭。这



样，一个人每年只能被我们接触一次。与实际的需要相比，我们被迫采用的工作方式是何等粗糙。

尽管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获得相当可观的果实。如果我们每个季度都能够与人们单独接触一次，更加全面而仔细地进行教导，就象在小教区中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将会获得何等大的果效啊！在英国，有许多教牧人员的教区比我们大十倍，如果他们象我们这样进行私下的信仰教导，那么，他们接触一遍教区的每个家庭需要十年的时间。这样，当我们有机会与他们谈论信仰的同时，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去世。令我们的灵魂难过的是，在我们与他们单独交谈并看到他们的生命变化之前，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的机会是我们为他们主持葬礼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悲哀的局面呢？这是因为教会的管理机构没有看到，一个教区需要多位牧师与当地家庭的人数相称，并且他们没有看到私下教导信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些教会管理机构中的领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疏远了教会，同时在这个国家里造成了大面积的属灵饥荒（愿主能够让他们谦卑下来，同意并支持私下信仰教导的工作，以免让整个国家的教会都荒凉）。我们非常容易与信徒群众脱离，让教会的管理机构脱离广泛的信徒基础。教会最后只顾及少数能够在每周一次的讲道中得到满足的人，而听凭那些没有因为教会中的讲道而得救的人们灭亡。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和爱心，我想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

我发现，应该受责备的是我们；作为福音的教牧人员，我们应当去这样做。对于那些负责小教区的教牧人员们，他们是完全可以承担这种私下教导工作的，但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个人是这样做的呢？而那些在大城市和大城镇的教牧人员们，本来是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却什么也没做，或者只做一些偶尔碰上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情况，那些教会管理机构的领导们就根本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工作的份量。

我们要竭力做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人手够的话，就要继续这样的工作。当教会管理机构的领导们看到这种可喜的劳动成果时，如果他们人们心中存有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对上帝的真理和灵魂的热爱，他们就会伸出援助的手，而不是听凭那些从未听说过真理的人灭亡。因此，他们就会从一种或多种渠道援助人数众多的教会，提供与人数成比例的教牧人员的数量，承担这种艰巨的工作。这样，就能让他们看到，我们是一心扑到工作上的，工作在我们的手中正在繁荣和成功。当然，这需要我们的正确操作和上帝的赐福。这样，这些领导们的心就会热衷于推动这项工作，不仅不再会将教区合并，减少或分散教牧人员和教师，反而会增加每个教区内的教师和教牧人员的数量，或者是将教区分得更小。

10. 这种工作还能够极大地在下一代人当中促进教牧工作。

我前面提到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控制着会众，那些首先打破这种有害习惯的教牧人员，需要忍受人们愤怒反对力量的冲击。现在，我们当中需要有人做这些事情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份重担就要落在我们的接班人身上。那么，我们怎样能够要求他们承担比我们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呢？因为时我们看到了上帝沉重的审判，也听到他通过这块土地上承受的战争向我们呼吁；是我们这些人被放在炉子的火中，是我们需要被主熬炼；也是我们深深亏欠属灵的责任义务，并承受了许多奇妙的释放、祝福、经历和各样的怜悯。如果我们畏缩并扭头不理这样的呼召，坚持错误的心志，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对接班人的期望高于我们对自己的呢？因为是我们被主鞭打，被绳索牵引，而不是我们的下一代人。如果这些职责落在下一代人身上，那么他们就要承受我们所回避的那些反对和憎恨，甚至因为我们如今的职责逃避，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将会比我们现在更大。那时候，人们还会告诉他们，作为他们的前辈，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如今能够突破坚冰开始这项工作，



他们就可以跟随我们，他们的灵魂就会为我们祝福，我们的名字就会被他们所尊敬，他们就会在侍奉中每天感受到我们的劳动成果。那时候，人们就会乐意顺服教牧人员及其私下的指导和检查，甚至是纪律约束；因为我们已经让他们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偏见已经被去除了，在我们的上一代人中所形成的恶劣习惯被我们清除了。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接班人就会在我们的工作基础上，做更多更有效果的教牧工作，拯救不计其数的灵魂，从我们的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未来的时代。

11、这项工作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家庭秩序，以及让家庭更好地使用星期天。

如果我们能够让一家之主自愿承担，教导子女和佣人学习圣经以及信仰教义的责任，这将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否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无所事事，甚至从事一些无聊的工作。许多家庭的主人在信仰方面也不知道多少，但是当他们承担这份教导工作的时候，就会在同时也教导他们自己。

(12-16 略)

17、最后，我们推荐的这项工作有极大的份量并且是极其卓越的，这是教会革新的主要方式，这也是实践并回答这个国家所经历的审判、怜悯、祷告、应许、代价、努力和流血的最好答案。

如果缺乏了这项工作，这一切都无法解释；这一切的目标也无法很好的获得；改革的意图也无法实现，教会还会处于低潮。人们对基督的兴趣仍然会被忽视，上帝还是和这个国家处于对抗状态（何 4：1）。最重要的一点是，教会的侍奉工作会陷在深深的罪中。

我们谈论教会的改革已经太久了，我们曾经热情地发誓，我们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了。但是，我们却忽略这项工作，一直到今天，这确实令人感到羞愧。我们无所谓的态度仿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过我们曾经发誓要进行的教会改革。就好比属

情欲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充满自信地宣布他们相信基督，接受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为基督而争战，却没有得着基督；他们因着拒绝耶稣而灭亡，尽管他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拒绝了耶稣；这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救恩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得到救恩。他们甚至认为，救恩的获得，不需要经过自我否定，不需要排斥肉体的情欲和世界，不需要圣洁，不需要离弃罪恶，不需要降卑和顺服在基督与圣灵面前，不需要付出代价和劳动。

同样，许多的教牧人员和其他人们谈论、写作、祷告、斗争，都是为了实现教会的革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恐怕也不愿意相信（真应该有人告诉他们），尽管他们这样做了许多，他们的心其实是在抵挡教会的革新。他们为教会的革新祷告、禁食、甚至不惜流血，但实际上却从未接受革新，并且自己还扮演了革新的反对者和破坏者。事情就是这样，已经被明白地证明了。所以，人心的诡诈和自欺是如此的厉害，即使是一位好人，也不见得更有自知之明。因为情况是明显的，那些人相信教会的革新是上帝所推行的，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支持这种革新。这样的人希望能得到赐福，但是却从没有考虑过得到赐福的方式。好像他们想到了所有的方面和因素，唯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因素。

他们可能盼望圣灵的重新降临，大行神迹，每一次讲道能够使数千人归主；或者是天使降临，或者是以利亚再来，复兴万事；或者是议会的法律、执政者的权柄，能够被完全改变，从而控制全局，成就所有的工作。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教会的革新需要他们的勤奋和孜孜不倦的工作，需要他们真诚的讲道和信仰的教导，以及对个人的指导，监督群羊，并且不惜为此付出痛苦和承受羞辱。他们也不懂得，完全的教会改革能够使他们的工作事半功倍。但是，我们的头脑中总是充满许多这样属血气的想法。例如我们看到不敬虔的人，就怜悯他们，认为事情的全部就是需要征服他们，命令让他们归主，或者是用某种方式恐吓他们，让他们决定要选择天堂的道路。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事情根本不



是这样的，实现教会的改革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模式。

一些人可能因此会感到泄气，对教会改革的热情降低。事实上，我们对将要实行的教会改革，可能不认为是一件大事情，因为纸上谈兵总是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开始临近改革，要动手开始工作了，就需要把盔甲穿上，穿透最后的屏障；这时人心的真诚和坚固就会得到考验，并显明他们从前对改革的承诺和期望是什么。

教会改革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就好比犹太人看待弥赛亚。在弥赛亚来到之前，犹太人翘首盼望，为弥赛亚自豪，在盼望中喜乐。但是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们却无法容忍他，反而憎恨他，甚至不相信弥赛亚就是这样一个人。于是他们就迫害他，把他杀死，但是却给自己的民族带来诅咒和悲惨的后果。“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硷。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玛 3：1 - 3）。事情的原因在于，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所想象的样式，与耶稣的样式太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就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犹太人认为，基督来了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和民族的解放，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等待这样的弥赛亚。

而对于盼望教会改革的许多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他们希望改革能带来许多人加入教会，带来许多财富和荣誉，以及带来权柄可以强迫人们按照他们的意思去行。但是如今他们所看到的教会改革，会将他们带入前所未有的卑微和痛苦状态。他们原以为会将那些抵挡敬虔的人踏在脚下，但是现在却发现要亲自谦卑下来，主动走到那些人的面前，甚至为了让那些人得益处，宁可把自己的手放在那些人的脚下。此外，教牧人员甚至要谦虚地劝勉那些

威胁他们性命的人，每天都要用温柔对待那些人，用爱来赢得他们。所以，有多少人对改革抱有属血气的认识，于是，他们在真实的改革面前就会极度失望的。✝

作者简介

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1615-1691)，英国基德敏斯特 Kidderminster 长老会牧师，被誉为“清教徒之父”。《新意更新的牧师》是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教会》网络杂志

双月刊 逢单月11日出版

主页：<http://www.churchchina.org/>

投稿：cc@churchchina.org



非卖品